

煉

作 同 齊



友良
行印司公書圖

煉

作 同 齊

行印司公刷印書圖友貝海上

一九三七，六，十日付排
一九三七，七，廿日初版
一〇〇〇

著者	齊	同
發行者	余漢生	
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八百五十一號	
印刷者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發行所

每册實價五角

No.503

目次

十二九前後	一
平凡的悲劇	三四
風波	六八
巡禮	八四
狂人	一〇四
中秋	一三五
煉	一五六

十二一九前後

——一個大學生的十三天日記小引——

小引

去年秋天依然爲了吃飯，到一個學校裏去教幾點鐘的書。教書在這年頭確是表面舒服而其實極無聊的事，有時自己向空發一句問：「你究竟給了人家什麼？」終究是沒有答案的；甚至有時令你感到這是人類祖先留下的把戲之一種，千百年間這樣輪迴下去，欺騙下去，騙人者既不肯揭破自己的假面，被騙者也裝出一種榮耀的面孔，大家心裏的苦痛是不願明說的，說明了就有些意興索然，生活中是最怕被索然攻了進去的。

在被人尊敬中，依舊看見往年的一些面相，人的面孔偶然看來是沒有多少不同的。

不過在上課兩星期之後，我發現了一雙古怪的眼睛，自然這是在談講最爲興奮的時候。人在最爲忘形得意的時候，常會在偶然中得到一種意外的針刺，有時這針刺要引起強烈的反應，或是叫你興奮，或是使你狼狽，不幸這次我却輪到了後者。這一雙古怪的眼睛釘住我，幾乎使我暈下來，彷彿這兩道光輝告訴我這是在騙人。「你把什麼東西給了青年了？青年人需要他的路，你有資格指給他嗎？你在顧慮和遮掩中討生活……」這是羞辱，定命的羞辱呵！我幾乎就要掩了講義走開，挨餓也只好認命。

意外的是我真就支持下去。在驚慌和害怕的風雨中，我還是走去上課，大概這要算是人類責任心的作祟。也慨歎，也笑罵，雖然對象都是自己，却彷彿就像是別有所指，於是把自己造成一個頗爲危險的人物，其實自己是有着相當生存特權的。

一天夜晚，事情終於來了。彷彿是在十二月廿號以後，這時因爲城裏發生了許多血污的事情，教書的人正有着他們悠閑的日子。八九點鐘的時候，外面刮着冷冷的寒風，

塵沙不斷擊着窗紙，我正在修改着譯稿，有人進來，我抬頭，人是陌生的，眼睛却很熟習，正是那雙古怪的眼睛，我突地感到了空虛！

他一坐下便抱歉說來訪的冒昧；並且告訴我說他的名字是黃丹三。

「此地人麼？」

「不，鄉下。」

「忙麼？」

「忙，却是無聊的很。因為這裏忙得無聊，所以要回到鄉下去。」

呵，原來是辭行。我想他是爲功課而來的，所以我問：

「要介紹幾本書麼？」

「不，書是不想讀了。」於是他便說，來到都市心情變了，原故是從前許多想像都被現在的事實征服了。借了錢到這裏來原是爲讀書的，誰知一到此地便感到從前的理想

全不對，書裏是讀不出來什麼東西的，就是有，鄉下人也不需要這個。他覺得這兩個多月的時光，都市所給他的東西已盡夠了，鄉間有些比讀書還重要的事情，所以他非回去不可。他又說原來是沒有讀過多少書的，然而現在讀書這件事情又使他很失望。城裏不盡讀書的學生也有，別的事他們也要去做；但是他想那是沒有多大用處的！想做事這樣還不夠，而且在這裏做事結果會令人失望的。

談到這裏我便覺得無話可說，只是湊了些無聊的發問，例如：學校裏是否有復課的消息？受傷的人數有多少之類。一面我又對那雙古怪的眼睛懷着恐懼。

天哪，終於他告辭了。臨走時丟下幾張稿子，說，這是他最近兩星期的日記，文章寫得不好，請我修改，然後留下寄信地點便去了。

無聊之後，接着又是我窮忙的時候：在這漫長寒假中怎樣吃得飽？文債怎樣還得清？這樣便惆悵了好些時候。

新年早已過了，有些閑，偶然翻開一些學生留下的習作，那古怪的幾頁稿子又在我的面前呈現了。於是我又想起那雙古怪的眼睛。攤開看，使我慚愧，雖是學生的見解，有些却是我所應得的新教訓。無論如何，是不能動筆刪改的，因為我的筆就沒有那樣的力量。

因為想到要受這樣教訓的人。不僅是我自己，所以便請編者在這裏發表出來，也許算是霧氣中的一絲電光。原作者也許會不高興，某一部份讀者也許會羞惱氣忿，只好一併請求原諒吧。

十二月七日

幾天來飛機就是在上空盤旋，五架，九架，……雖然還敵不得鴉羣；這就受不起，天上的機聲和課堂裏的書聲攪成一個力量，壓在人的心頭如同一塊鉛，這世界本來是鉛

色的！

近幾天來課堂裏的情形也很不對。學伴們各人都彷彿盡力掩藏他們心中的秘密，誰知這祕密得空便溜在他們的眼角上，脣齒間，還有不調和的行動！同系的人除了老屠和老魏是我的同鄉——他們都有錢，來就學是爲接續書香的——之外，我簡直認得人很有限。時常在一起談話的倒是幾個日本留學生，這幾個人原來很和氣，時常說些明白話，也間或和陸先生討論過研究科學的新方法，思想彷彿是很那個的。他們對我這鄉裏人講話，打動我的同情，原來他們也知道自家政府是不對的；他們有時也問我：「你們的政府怎樣？你有什麼意見？」我紅了臉，說不出。可是自從飛機在天空發出叫聲以後，他們便漸漸失了常態，每日鼠子也似地躡出躡進，見面除了勉強的微笑之外，便怯生生地走開，彼此間竟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窘促。今天課堂裏竟沒有他們的影子了，這是兩月來未曾有過的事情。

中國學生呢，除了得便提醒他們所愛護的教師的注意之外，彼此也很少說話，大家見面的時候，彼此交互了會心的微笑，也就慢慢走開，這種空氣真沉悶，沉悶到緊張的極限，彷彿各人的鬼魂都在喉嚨間突躍，他們却又緊閉了口不使鬼魂出來。

大家漸漸的都覺得在書裏是找不出什麼來的，書裏能給與的只是一些法則和方式，而且這些法則和方式是只能增加心頭苦悶的。然而，書還得讀下去，一則是因為花了錢，其次是爲了無聊的原故。近來課堂裏有一種新的現象，足以擊破讀書的心，就是大家都覺得讀書不如認識時局要緊。所以便常是拿着這問題去拷問教師。教師對於這種拷問是不大歡迎的，然而問到頭上却又躲不過去，只好以支吾的言辭加雜些笑料和無聊的感歎，便混過去兩點鐘，算完。

昨天陸先生發了兩個鐘頭的牢騷，大罵中國智識分子連德莫克拉西革命都做不出，大家都不做聲，各人心裏澎湃着苦悶和悲哀。前天老屠做着鄙夷的面孔對我說，學生中

間已有些異動了。同日雷先生又勸我們說，應當用兩個星期把三年的書都讀完。「讀書在這年頭也是不容易呀！」自然他是憤激之言。

我是一個鄉下的孩子，走入都市中的淒漠與感傷之羣，自然是苦惱萬分，前天一位先生說中國智識分子也定命地走入了排中律，鄉間人雖然貧苦，然而他們那種天真樸質，是都市人所及不到的。他們待救的迫切，比都市人更多般急。都市人多半是死的，彷彿失掉了魂靈，是不可靠的。我覺得要作整個救亡的打算，我們自是靠不住。我無時不覺鄉間的繁練在拉我回去；我又想要看看都市裏還要有什麼表現，在我想是不會多的。

十二月八日

清早老王來說，因為×××委員會的名單已發表了，所以P市的學生要舉行一次

總示威，又說，現在人心都死了，多數青年的心都成了灰色，我們若沒有一點兒表現，顯得這地方沒有人有活氣了。而且××的面具是必要揭破的，要以我們的威力嚇住投機者的心，喚醒麻醉了的羣衆。

我們學校終於舉行了預備會，足費了三點多鐘的工夫，議決案幾乎是一個。

同學的意見可以分爲三派：一派是讀死書的；一派是觀望主義的，他們覺得什麼事情都應該研究好了然後再動手；還有一派是急進的，他們覺得應該做的事情馬上就得做。於是在躍走，騷動，質疑和辯論中，議案算決定了：

「聽命學聯，明日早晨以非常的手段示威請願。」

這次的示威，預期是帶有嚴重的危險性的。士子的頭，士子的血，已不如昔年的價重千金了。這不是五四，不是三一八，而是比那個更爲嚴重的時代。多數人都明白，却仍是要不顧一切去幹，都市的精華也就是這一點點了。

歸來夜已深，興奮不能成眠。

十二月九日

天將明，太陽還沒有出來，城上籠着一片輕輕的曉霧，街上靜蕩蕩的。行人很少，彷彿都躺在被子裏躲避戰禍似的；巡行的保安隊却是特別多，多了幾倍是數不清的，在曉光下，所見的只是憧憧的黑影和鏗鏘的武器聲。三數個行人，幾個小販，爲生活走着早晨的路，面孔都很嚴肅，又彷彿有話要說，却被這冬城的冷氣噤住了。不久，寒風從北山掃下，帶來了滅亡與恐怖。這寒風是沒有偏心的：警士，學生，行人，小販，都跳起急步的舞。

P城裏的塵土是和寒風有些瓜葛的。若是在晴明的冬日，穿着棉衣走路，還要見汗，北風一起，溫度馬上要降低到零下二十，同時那著名的P城塵土便在街上吹起，打

着行人的因勞苦而創痕斑駁的臉，彷彿在說，人類是地的兒子，是地的奴才，這種欺凌與屈辱是應得受的。

風雖有着他的威力，使人們的頭幾乎都縮進了胸腔，同時却也喚出來太陽。太陽用他那紫金色的光羽，掃蕩了冬城的曉霧，街上人陸地歡然叫道：「我們不僅有寒風，我們也有太陽呵！」

學生都出來了，在警士們的眼裏他們和往日是沒有什麼分別的，騎車的，走路的；而且還都有書囊，是在上學讀書去。「昨夜的緊急命令是神經過敏吧！」警士們想，「不然可真糟，開水龍頭會把手凍僵；用刀背砍人也是不大寫意的，何況又都是中國人！」然而如果是細心人，便可看見學生的面色和往日有些不同，蓬勃的一團朝氣中藏着沉悶；而且每一步都懷着機心，彷彿在作夜襲。這却一點不錯，他們是到學校去的。

約莫八點鐘過了，正是作週會的時候，從城中各角落，起了蠕動。這次的請願示

威，事先並沒有規定出發的地點，只有集會的地點因為怕遭遇破壞；所以在各城是由一個遊行團體陸續去到各學校喚出示威羣衆來的，老王在前面，旂子捲在外衣裏，一羣人在後面隨着這個哨兵，到了一個學校，狂喊幾聲口號，便另有一羣人湧了出來，這樣便陸續加多，分路向大街衝去。

這時，大街上的警士爲了一月幾塊錢的生活費，不得不喪失了他們的人性，發着狂在捉人。學生衝入大街却是用着游擊式的戰略。他們三個兩個地，五個六個地，從小胡同裏溜出來，像行人，像隨便走路的學生；這樣，在不久的時候，街上，邊路上，便成了鬧市。

忽然——

「保持主權和領土的完整！」

「要求言論自由！」

「打倒……！」

「反對……！」

馬上便集成一列大的隊伍，老王的旂子撐開來，我跟在他的後面。

北風在嘯，雷線在嘯，武器在嘯，羣衆的力量在嘯；……一切都甦生了！隨着，逮捕和虐殺也一齊來了。

這時我是在最前線的，雖然覺得所謂和平制止的說法是含着欺騙和可怕，同時心裏又胆壯起來，忘記了一切，忘記了安適，忘記了死，只想着向前走。冒着寒風，旂幟幾乎撕裂，我們開始嘗試「和平制止」的試驗。首先警察集攏來，陸續捕去好多遊行羣衆，斥罵，鞭打，揪着頭髮或圍巾，甚至還給你幾刺刀。

看見了同志的被捕，羣衆的血越熱，人數越聚越多，仍是向前走，刷地一道水箭，人身馬上成了冰糖葫蘆。然而血仍是熱的，而且加倍地熱，要熱化了身外的冰層。終於

人力的奮鬥勝過一切障礙，蜂湧到了新華門。新華門算是我們集合請願的目的地，雖然明知請願是白費，然而爲了「和平」，這一步是必要走的，這時我一看，張胖丟了一隻鞋子，李慧撕破了大衣，老王臂上着了一刺刀，却還用那隻赤血淋漓的臂撐着旂子，他真勇敢呵！我這時已成了冰人，我一面用手揭着冰片，一面向老王說：

「痛麼？」

「不……」可是我看見他的手指顫動了。

在萬頭攢動中，方才從被子裏爬出來的當局代表出現了。他的面色牽強而且矜持，似乎心裏有着內愧，並且預先知道遊行羣衆是勸不回去的。當即有具體條件提出。

一，反對祕密外交；

二，保持領土完整；

三，保障言論集會的自由；

四，不得擅自捕人；

五，釋放被捕者；

六，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他覺得事態是擴大而且嚴重了，結果自然是滑頭的不答應。於是羣衆開始了第二步示威。

傳單蚨蝶似地滿空飛舞，口號的聲音像霹靂，在羣衆中，各種黨派都在活動，都要取得民衆的信心，握住集團的領導權。這種行動彷彿是一種試金石，看誰試鍊得耐久，便是真。在叫囂中，人羣由新華門向西單湧去，長安街上便斷了交通。彷彿像礦工炸了窟，又像工業都市的饑餓。羣向廠主索要麵包，大的集團開始向強硬的敵人衝鋒，木棒，刀背，水龍，刺刀，……和它們抵擋的却是血和肉。

街頭佈哨的保安隊，一方爲羣衆的威力所懾服，一方又爲主子的命令所驅遣，在這

心身矛盾中間，大隊終於繞過西城轉入定阜。沿途破空過雲的叫聲，使羣衆的數量增多，威力也就加大，氣慨也越加激昂，忘了冷，忘了餓，忘了一切。

這時老王的臂膊已是不能支持了，只好由人送他到醫院去，前線却換了些女學生，李慧也在內，他們更是勇敢，發狂地向前衝，喉嚨都嘶啞了，

最意外的是幾個美國人竟來參加了，他們一樣跟着喊口號，身上水淋淋的。我問他們：

「高興嗎？」

「呵……這是應當的。世上有大多數人在準備着援助弱小民族的運動呵！」

「打倒×××主義！」

「槍斃×××！」

「……………」

原來我們已到了王府井。

朔風直吹了一天，這時更是加厲，傍晚的天色，四面籠起塵霧，西方透出若隱若現的紅光。大家一天沒有吃飯，冷風吹着餓肚皮，飢腸在打轉；然而熱血的沸騰使人忘却飢餓和疲憊，仍是舉着齊一的脚步向前走。

到了王府井的南口，看見××兵在戒備，機關槍都向要路上瞄着準，他們面上現着驕傲的嘲笑和殺氣。在北面有中國的武裝保安隊，他們以腳踏車代替電網橫斷馬路作爲第一道防線，後面是水龍，不住掃放白光光的水箭，同時他們的手裏有刀。

「大衆起來！衝上去呵！」隨着這聲喊和七亂八糟的口號，一羣女先鋒隊向前衝去，我就跟在後面。我眼見一個個都成了水鷄，頭髮和腦袋黏在了一起，這時已看不清是一個一個的人，却是黑壓壓一股力量。在吶喊，號哭，斥罵，和雜亂腳步聲中，我看見白亮亮的刺刀刺入凍得蘋果一樣的面頰裏，狂號一聲，我似乎要暈倒，一回頭又一支

刺刀已刺入李慧的肩胛裏了，我這時眼前漆黑，幾乎要被熱血衝散我的軀殼，朦朧間又見一個女學生被警士趕入水溝裏按着打。……

逮捕，虐殺，……終於羣衆把他們的血灑遍了灑青油鋪得淨光的大街。

歸途遇見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學生，頭髮紛披，衣服破碎，我問她：

「怕不怕？」

「不怕！」

「還敢來不？」

「不死就還來！」

我不由感到世界上不僅是強者才有力量！

回到宿舍裏：食不下嚥，如染重病，又寫得這樣多，頭暈更甚，不知明天是否還能

見到太陽。

十二月十日

今日幸而還有命，又可多看一些醜惡的把戲。早晨起來，頭暈，有點作嘔。昨日壯烈的一幕尚在腦海裏縈迴。老王不見，李慧更不知消息，悶得很。學校罷了課。

昨天城門關了一天，這古老的城門也只有這一種用處了！今天下午西郊有人來，知道城外另有一幕，而且也一直鬧到天黑，長途車都停駛了。昨天城內所發現的T大學，原來都是繞道永定門來的。

到學校裏找不到人，消息無從探聽，各學校的口門都佈了嚴密的崗。晚上葛進來了，知道T大學今早又發生了令人傷心的事，事實是這樣：T大學的當局昨晚探知了學生會的罷課通知，認為是事態惡化，爲了保持地位和討好x人起見，所以連夜便請x局派兵到校捕人，結果除了重要分子事先跑掉外，一共捕去了八個人，學生憤激得

不得了，內外的交通幾乎又是斷絕，學校當局又要以停伙作爲最後的手段，情勢甚爲緊張。

這兩天的經驗給我很大的教訓，它除了告訴我力量戰勝一切之外，還告訴我在某一種地位的人是不可信賴的，無論怎樣有良心的人一經佔了那樣的地位，就得改變。因爲他們的利害和我們的利害根本就不同，在相當的場合上，種族觀念打破，國家觀念打破，利害相同的人類聯合在一起去肅清他們的敵人。依昨天的情形看，他們不是顯然結合在一起來欺騙我們嗎？我們相信他們今後的結合還要更加嚴密。那末我們的結合呢？

十二月十一日

四五十個同學入了獄，二三十個同學受了傷。我還是游魂般地活着。各大學教授聯名請求釋放被捕的學生，所得的答覆是：沒有捕人，臨時傳訊的學生早都放了。我們要

爲被捕的同學爭自由，我們要有第二次示威！

今天去看老王，微笑還是掛在他的臉上，雖然他的臂已不能動了，破了二寸多深的一道創口，他發過暈，流過血，說過謔語，現在已經上白布了。他對我說：「老黃，不要怕，你還要幹下去，我好了，再出去……是一樣。」我掉淚了，偷着用手巾拭下，我真儒怯！我怕看他的臉，我羞愧。

同時又聽說李慧進院不到兩個鐘點就死了。

學校爲了免得學生「胡鬧」，特地爲男生組織研究會，女生組織救護隊，校長楊湖說：我們是要愛國的，但是學聯的做法不好，不可跟着學，「你們知道他們都是些什麼？人人說是危險……分子呢！」我們應當先把國際局勢和中×問題研究好了，然後再定舉措。……把眼主任說，女學生是應該加入救護隊的，中國的健兒是需要你們來看護的。

多麼甜蜜的一服醉人的麻藥呵！說這話的人，我敢保，不是偽善者便是白癡！他們讓我們等着被自己的人送到別人的刀砧上去！

至於危險分子呢？我知道，不久我們都會成了危險分子的。

晚上李慧的未婚夫來了，一見他就哭起來，說：「慧是多麼可愛，平時是綿羊般地馴順，……被人騙了，白白地送去死掉了。」我心裏想，李慧活着終究也會和這蠢物離婚的。我便對他說：「綿羊若發了猛虎的性子，猛虎也許擋不住。你不要再和青年女子講愛了，這年頭都是靠不住的。最好你借個盤費回家吧，這個地方可怕得很！」他沒有話說。

臨睡的時候，心裏忽然想：李慧還是死了好！

十二月十二日

因為要替大家盡點兒力量，所以冒着狂風去找老王的朋友——劉時。其實今天並不比九號冷，也許因為一個人走路，沒有那種熱氣，反而覺得難支。路上經過王府井，大前天的印象縈迴在我的腦海裏。眼前現着黑圈，圈子裏不住的變：白的肉和紅的血！

我再也不走這條街了，倒霉的街！

當我見着劉時的時候，他對我說：「工作很是困難，學生團體裏起着分化，會議常是開不成，因為有人用種種私人利益來誘惑我們羣中的不健全分子，因之他們便爲了獎金或其他別的利益來阻撓我們，破壞我們，洩露我們的消息。……」

「然而我們是不怕的，」他最後決然說：「我們還是要幹下去的。」

老劉這人的相貌並不高明，冷眼一看彷彿是個鄉下書呆子，然而在那不大好睜開的眼裏藏着兩團火，離得近了令人彷彿覺得有些怕燒。

我問他——

「老劉，我也覺得悲觀，死傷了這多人，荒廢了這多時間，大家這樣賣着氣力，……可是你看溜冰場上，電影院裏，人數更加多了呢！」

「不要太苛求了吧，傻子！」他笑了笑。「作運動的人不能怕那些。固然是大家一齊來幹的好，可是等到沒有一個人不來幹的時候，那早就成功多時了。這些追求娛樂的人不大可怕，他們蹣蹣跚跚，看看電影，一旦間有事的時候，或是說將要完成大任務的時候，他們也會馬上跑來作羣衆的。只要我們幹得好就行。可怕的是另一種人，他們面上裝着熱心，好虛榮，有領袖慾，讓給他，做不了，你來做，他却要嫉妒，想法子來破壞你，出賣你，在革命時期他是頂革命，反動的時候，他比誰都來得厲害。這樣人最可怕，因為他竟日攢求機會，眼光又極不定，害了自己也害人家，這最可怕。」

我意味着他的話，覺得和那日示威的情形又有些出入了。

十二時睡。

十二月十三日

明天就是第二次示威的日子，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知道這一次將要更困難，更危險，對方更要露出猙獰的面目，犧牲的人一定更要多，但是我們不怕，我們要在鬥爭中爭取自由！

爲了充分準備應付這次嚴重的決戰，計劃還算周密。衝鋒，接應，別動隊，奪水龍頭，……都是分工的。集合地點在天橋，然後舉行擴大的總示威。

示威，自然是示威，不能再請願，因爲那是沒有用處的。

今日一天盡是工作，回來已是兩點了。

十二月十四日

十二 九 前後

今天一早示威的消息傳遍了全市，保安隊嚴密的佈了崗，各學校的門口都增加了大批的警士。學生沒法子出來，小胡同都被便衣警塞滿了。這一定是洩露了消息，大家急得跳腳。

在學校裏看見一些嘲笑的面孔，教務長又昂起頭來，喜洋洋的，看見了荷槍的警士，他的胆子陡壯起來。這一天罷課仍是照舊，却也沒做出什麼事情來。有幾個學校的電話就叫不通。

十二月十五日

今天是星期日，清晨走在街上，教堂的鐘聲敲在心頭沉顛顛的。街上市民的心裏彷彿鬆了一口氣，因為他們知道今天是不會有事的，星期日裏學生照例是到電影院去，不會來請願示威的。

這幾日飛機竟然不叫了，這裏頗有耐人尋味的地方。漢奸自是煞費氣力的，他們却也怕學生，那無疑是求着長保其漢奸的壽命。

漢奸雖然是國民公敵，可是仔細想來，做漢奸也頗不容易，一方要伺候主子，一方要欺騙百姓，完全是寄生的生活，一旦間主子怒了，或給百姓發覺了，他便會有着生命的危險。世間若沒有漢奸，主子和百姓也許早就分個強存弱死了。

今天夜裏下了秘密通知，示威改在明天。

十二月十六日

天色曇，頭上如同壓着一塊重鉛。

冒了整天的風霜，嚐受了更加苛酸毒辣的待遇，嗅得更濃的血腥氣；同時却也得到
新的經驗，新的力量！

沒有力量寫下去了……留待明天。

十二月十七日

早晨醒來，渾身奇痛，沒有太陽。

想起昨日的景況，簡直是一個夢。閉上眼，像似倒垂冰筋一般的刀影，一排排地在眼前掠過，這是拿父親的錢買來殺死他們兒子的刀。隨後，黑色的頭，白色的肉，紅色的血，……叫，銀色的刀！這些影像增加創痛，比昨日還深。

起來，看左臂上一條鞭痕，滲出來的血已經凝結，是羞辱，是榮耀，簡直說不出。衣服昨日已被水洗過。而且印上一些血紅的花。烘乾了穿起，這簡直是叛徒的文憑。

歷史上充滿了壯烈和迫害的事實，曾做過我們標榜淵博的資料，其實這是不該的，得到了這種經驗之後，才知道作者和讀者相差的勛兩太多。從讀書和談論中得來的事

實，腦子裏也只能波起漠然的激動，是虛幻；眼見老王浴血的時候，則渾身脈管緊張，得大興奮；昨天鞭子和刀背挨到自己身上的時候，神經便麻木了，心裏已沒有那些慨歎和難過了，只在機械一般地運轉你的四肢。當那刀背和鞭子離身上還有若干距離的時候，我還可以從那武器帶來的風聲中意味着即將嚐到滋味，後來便成了狂人。因此，我才明白那天老王爲什麼浴着血還要撐住他的旂子。羣衆運動的實演和書齋裏所想的並不一樣呵！

我眼見遊行羣衆被捉去；我眼見一個青年人被三個保安警察拉住痛打；我眼見一個熱烈的女性被人按在地上，揪住頭髮用腳踢，然後帶到區裏去；……我又見他們用雪亮的鋼刀斫傷一個青年的手指，還要罵。「讓你這王八旦搗亂！」這簡直是獸性的發動，使你清楚了人生的兩面。

最壯烈的是宣武門邊的一幕。兩個遊行的大羣被城門給分開，隔着牆彼此對喊，相

約着不准走開。當時我向一個同伴說，若是有人去把那兩三個守兵打倒，城就開了。可惜指揮的人在這裏表現了幼稚，他彷彿在幻想着若是能有兩隻象……突地大隊軍警趕來，這到手的勝利又成了泡影，於是人們在刀光水箭中奔逃，不管你是遊行羣衆或是旁觀者，不管你是叛徒或順民，都要經過一番洗劫！從舖面跑到後門，從後門跳過高牆，有的就跌傷了腿。

從和平門跑來（也許是漏網）的人說，那裏竟自開了鎗，這算是衝到最後防線了。人命不值錢，愛國就是造反，使人對於他的敵人面目認得更爲清楚了。

我爲什麼不死去？不，我不死，我還要接着一幕一幕地往下看，往下做去！

十二月十八日

工作很是緊張。組織，宣傳，募捐，慰勞傷者。受傷的人真可憐，冒着死，爲

國，……不見容於當局，不見容於學校，不見容於父兄，甚至在受傷歸來時，母親都要說，「誰叫你胡鬧？活該！……」這流血的人能不能馬上轉為癡狂嗎？現在二百多人躺在病院裏，住院費，藥費，手術費，……從那裏出來？所以一些人跑瘦了腿，凍裂了手指，要救他們的一命！

.....

無論如何，將來怎樣去幹是成着問題的。有人說終會有那麼一天，保安隊也要加入的，這話太理想；否則就要感到大麻煩。從昨日起有人就表示着瑟縮的鼠相；何況再有些貳心，離間，挑撥！不用說別的，學生會就開不成，而且有人還要另外組織一個冒牌的學聯。

劉時說，還要掙扎做下去，做到這口氣喘完為止，同時我却聽到他的聲音有些微顫了。

十二月二十日

都市是不中用了。恐怖的都市，詐欺的都市，都市是一切東西賤價出賣的市場。比如說，恐怖你不怕，你原來就是想往恐怖裏面走走的。於是在恐怖中通過了，或犧牲了，一般人反以不屑的眼光看你，說你是胡鬧，示威運動也就被人稱爲「鬧學生。」本來麼，人家過着好好的太平日子，你楞起來說是過不得了，快來救亡吧。其實他們很能適應環境，怎樣都能喘出氣來。即便有了痛楚的感覺，也會被那大的誘力所腐蝕，他們知道沒有國家是不不要緊的，有人給飯吃就行。所以在這種趣味低下的市民身上是不會得到什麼的。

所謂優秀分子的學生呢？勇於幹事的人自然不少，他們也知道「吃苦是我們的，幸福是別人的。」不過這終算是少數。許多還是投機的。投機，便容易歪曲運動的路線，

何況，四周又有許多恐嚇，分裂，與收買的力量！

還是到鄉下去吧！那裏都是淳樸的農民，他們不懂什麼叫做詐欺與騙取，只知道沒得吃，沒得穿。可是他們這生活的破產究竟是因為什麼，他們也不知道。這須要我們去喚醒，去組織，去提示，那便能造成新的力量，這世界是需要這新力量的。講壇的教訓，街頭上的口號……是爭不出什麼公理來的。

回到鄉下，我決定要回到鄉下。

今天我把這話對劉時講了，他微微地笑，我似乎沒有聽見他的回答，我的心已飛到鄉下去了。

平凡的悲劇

天陰得很沉，下着小雨。

是寒食的日子，微風拂動路旁列樹上的芽黃柳枝像是送殯的隊伍。「哇」的一聲鴉叫，柳枝上爆豆一般地洒下淚來，街上顯得更淒涼了。

「這雨真是油一樣的啊！」

「這般落沒淒清，斷了魂也不是玩的！」

兩個見解不同的高樓上的酒客心裏想着不同的事情。

小栓子蹲在酒樓的對過洒了一泡尿，一面用一隻柴棍攪着。心裏想：

「讓它再多下點，明天也得有我一頓薄餅吃！」

「八馬……」酒樓裏面的聲音。

「馬的巴！」小拴子回頭看看自己的房子要比酒樓矮得多，便不再說什麼，用那隻柴棍盡力塗抹積水中酒樓的倒影。

小拴子才七歲。

從前的事情他記不清了，恍惚是隨着爹和媽，坐着火車，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的；有多麼遠他那裏知道？不過，這事情他却記得：從前有東西吃，有錢花，茶葉罐裏面常有一些紫葡萄，蜜棗，青梅，佛手片之類。爹不常在家，一回家罐子裏的東西就多了；所以他常是盼着爹出去，又盼着他回家。

他爹是當廚子的。

前年冬天 冬天是不錯的，他還記得穿是氈疙疸；前年是聽媽說的。——他們全家跑到這兒來。住在東城一條崎嶇的街裏。

媽時常抱怨說，這個地方太不好，沒有好朋友交，沒有好事情做。

小拴子整大撇着嘴。不單是沒有紫葡萄，佛手片，……連那隻茶葉罐都沒有了。

媽怨爹；小拴子更怨爹。

家裏佈滿了憂愁和怨恨的雲霧時，爹什麼話也不說，只是嘆氣。再不然，便出去喝酒，直到夜深才醉醺醺地回來敲門，媽開了門，爹進來，大家都睡覺，沒有什麼話說。

這些道理，小拴子不明白。

五天以前，趙大叔來了，穿得很闊氣，小拴子只記得他從前那件破大褂是看不見了。爹很歡喜，買了些酒肉，親自做菜，請趙大叔吃。小拴子有二年沒有看見爹這樣喜歡過。

小拴子坐在窗子底下用尿水合着泥。

窗子裏有趙大叔的聲音：

「大哥，你還是回去好，咱們這行人這裏不用，白挨餓，是不是？」

「大兄弟，我們是好朋友，」是爹的聲音。「你走了運，不是更好？不過，你不要介意，我是不想回去，伺候……，我賣不着。……」

「唉！……」停一下又是爹的歎息聲。「沒有辦法，每天當着賣着地過活，……還要挨怨！我能原諒她，她不原諒我。可是無論如何，回去是辦不到的！大兄弟，你不要多我的心！」

趙大叔也是當廚子的。從前爹關，現在趙大叔關，小拴子心裏疑惑現在爹穿的，許是趙大叔從前那件大褂。

小拴子那裏能明白呢？

趙大叔和吳老順——小拴子的爹——是換帖的弟兄，交情好不用說了。趙大叔原來受過吳老順提攜，手藝大半都是和吳老順學的。現在吳老順拚着過窮日子跑出來，趙大叔却作了御廚房的頭兒，每月好幾百塊，這次是到×城買貨，買些燕窩，銀耳，……。

想起老朋友，來看看，並且勸他回去。

「這不是和咱們自己的事一樣嗎？大哥，多被屈吧！」

「你的好意我知道，大兄弟，我不能回去！」爹的嗓子接着嗚地一聲，彷彿呷進去一杯酒。

「……」
趙大叔走了，還給留下二十塊錢。

一家人歡喜了，小拴子嚷着要吃薄餅捲醬肉，媽也要做一件絲夾袍。爹什麼話也沒有，也沒有笑，只是看着他們歎氣。

結果，媽的絲夾袍穿上了，小拴子的薄餅捲醬肉却推到清明去。小拴子一天天地盡管算。

今天是寒食。天下着小雨，愁人落着淚，窮人歎着氣。然而大家還得吃，還得喝。

小拴子一面攪着尿水，想着明天早上的那頓薄餅。

「小兔崽子！要吃薄餅也得明天呀！家裏這樣，你還那樣饒，看，雨下得這樣壞！」

這是房裏媽的聲音。小拴子一半聽不懂，一半不愛聽，撇着嘴，冒着雨，一口氣跑到後面河堤上。

河堤上都是樹，數不盡的樹；風一吹，樹枝向河裏低頭。河裏有魚，小拴子知道，這時却看不見。小雨點落在水面上。做成無數的小薄餅，不久却又化去了。這更引動了小拴子的「饞蟲。」

小拴子蹲在堤上，靜默了兩點多鐘。看樹，看雨，看水面上的薄餅。

「小拴子大雨天這裏來幹嗎？」

他一看原來是南街的曹疤眼。曹疤眼是個廿多歲的漢子，整天看不見他做什麼，他

也沒有家。因為他是一個閒人，常好和小孩子們起鬧，小拴子就是這樣認識他的，說起來有一年多了。

小拴子喜歡他，因為他的紙烟吸得特別好。他像在望空打鳥似地把嘴裏的紙烟向上豎去，隨着火柴一劃，「吸」的一聲，就完了大半支。小拴子的爹也吸煙，却沒有這個來得爽快，所以他喜歡他。

「曹大叔，喂，疤眼大叔，再來一支！」小孩們都愛這樣要求他。

「不能白看，看一看，一大枚。」

他這種要求是成功的。小孩子們的口袋裏若有錢，一次五六枚總可以湊起來的。他們甯願不吃碗豆糕，不吃醃魚，不吃硬面貯餅。

曹疤眼遠遠走來，小拴子如同得了意外的慰藉。

「來一回，曹大叔！」小拴子喊。

「看一看，一大枚。」曹疤眼狡猾地回答。

「半大枚都沒有，一小拴子顯然又擡起嘴來了。」前幾天趙大叔給爹好些錢，吃一頓薄餅都不肯，還要等明天！」

這話很刺動了曹疤眼的心。

「你沒有，不要緊。我的烟都沒有了，怎麼玩？」

曹疤眼的眼珠轉了幾轉。

這時，雨住了，河面上再也印不出那一張張的薄餅。微風一起，陰雲馬上散開。金色的夕陽在河面上照出來許多希奇的花朵。一羣鴨子遠遠地浮來，雪一樣的白。

「你當真要看我吸烟嗎？」曹疤眼道。「得跟我到一個地方去。那裏，煙也有，薄餅也有！」

「真的嗎？」小拴子有些愕然了。「薄餅也有嗎？……今天不是寒食嗎？媽早上對

我說，不許動烟火。」

「傻子！不許動烟火？誰說的？酒樓摘了幌子嗎？」

小拴子忽然想起來方才酒樓裏還有人划拳。

「媽說，今天晚上爹就都買來，洋麵，醬肉，青蒜，……還有鷄子和木耳呢。」小

拴子彷彿願意這個夢還是明天實現才好。

「說你傻不是！不是還等明天嗎？那裏什麼都有，吃完了一面看我吸烟，一面還吃

着冰攪糕！」

「冰攪糕我最愛吃。」

「今天吃完了，我送你回來，明天家裏再吃一頓，不好嗎？」

小拴子動了心，眼前浮動着一張張的薄餅的影子，還有冰攪糕。

「孩子，走吧！」曹疤眼拉起他來就跑。

「大叔，不，我得告訴媽一聲。」

「告訴媽就不叫你去了！」

於是，小拴子隨着曹疤眼拐彎抹角地跑，經過許多街道，他都不認識，遠遠彷彿有他媽的叫喊聲：

「小拴子，回來，小拴子！」

小拴子回頭看看，沒有人，也望不見他家的房子和門前的酒樓了。跑得緊，小拴子的腿子發了痠。

「曹大叔，得歇歇兒！」

「你看，到了不是！」

到了。小拴子以爲這地方要比酒樓還闊氣：却是一個大破院子！小拴子有點兒害怕，想着不進去，禁不住曹疤眼後面一推。

走進一個小屋，裏面黑洞洞，土坑上裱糊着新聞紙，這個地方那裏會有薄餅吃！

小拴子想着怕起來，他哭了。

「我要回家，找我媽！」

闖進來三個男女，怪樣兒的：男的白褲子，女的白裙子。他們幸虧沒伸出舌頭來，

要不然小拴子就以爲是看見了吊客。

「曹大叔，我要回家！」小拴子哭着說。

「小拴子，不要哭，我去買紙烟，回來我們吃着，玩着……給你媽送信叫她來接你。」

曹疤眼穩住小拴子不要哭。一面和那三個人嘍咕一陣，據他對小拴子說是叫他預備薄餅，然後，三人中間的那個老頭子，從身上取出來一個紙包交給曹疤眼。曹疤眼歡天喜地往外走回頭望着小拴子：

「我去買東西；……給你媽送信叫她來接你，你等着！」

「曹大叔，我怕，我要跟你去，……」

小拴子一面喊，一面往外跑。

那個穿白裙的女人一把抓住他。

「不要跑，這裏就是你的家！……『巴嘴，』你跑，打死你！」

小拴子望了望三個猙獰的面孔，不敢作聲，蹲在角落裏掉淚，他盼着曹大叔，盼着媽。

西山收回了陽光，把城市交託給黑暗的夜。

雨後真是透着寒冷，行人打着抖躑回家裏去。一陣兩陣的微風，微風傳來一個女人的呼聲：

「小拴子！小拴兒！」

老順回家了，買了許多東西：青韭，豬裏脊，醬肉，……還有洋白麵。

他看見小拴子的媽站在街門外，喊：

「小拴子！小拴兒！」

「小拴子呢？」

「你沒見他嗎？下雨時候，還在這裏弄水來！」她指了指門前的泥潭。

老順心裏一動，臉色刷地發了白：

「那裏去呢？……你知道，他媽的，這些日子盡鬧拍花！……」

「拍花？……不會的。小拴子那麼精！……也許到河沿看水去了。」女人顯然是有

點兒害怕，雖然故作鎮靜，聲音却發顫了。

「扯蛋！誰在這麼黑的天，還看水？不信去瞧瞧吧！」

老順急忙跑進屋裏去，把買來的大小包裹都丟在柜櫥裏，出來就拉着小拴子的媽往河沿跑。

雨後那有好路走，一脚水，一脚泥。

來到河岸，眼前是一片漆黑，河裏有細微的流水聲，天上星光射下來，有幾處爆着金色小點。兩岸的楊柳朦朧中畫出輪廓來，黑忽忽的嚇人！

有老順在跟前，她自然不害怕，

「小拴子——小拴兒！」

遠遠彷彿有聲音。

「小拴子！爹在這裏。」

細聽，聲音又沒有了。

小拴子是否來過這地方？他們看不見脚印，也沒有人可以打聽。

「得了。回去吧！這樣黑，怎能在這裏？」老順說。

「不許掉在水裏淹死了？」小拴子的媽聲音有點顫。

「不會！河水不深，河岸又不陡；自己跑下水裏去，不會那麼傻！」

「也許到王二姨那裏去了？」

「也許會到他大舅的家裏去？」

兩口子垂頭走回家去。再想尋找，夜已深了，誰家不睡覺？

小拴子的媽開開櫃櫥，買來的東西對他沒有什麼刺激，又關上了。她想小拴子明天能回來，這些東西壞不了。

「明天回來，我打不爛了他！」老順這樣想。

誰都沒有心思吃飯。臥在床上，兩人的心都和亂麻一樣，想着想着，天明了。

天明了，小拴子沒有回來，媽的眼睛都紅了。

兩口子都吃不下早飯去。爲了這個獨生子，爹去找大舅，媽去找二姨，一面跑，一面喊：

「小拴子！小拴兒！」

回到家裏，兩副苦臉相對着，誰都啞了嗓子說不出話來。

兩人肚裏都有點兒發空。本來麼，昨天晌午吃的飯，整整一天了，柜裏東西幸而沒有被貓偷去。不過，沒心思做，沒心思吃，小拴子沒回來，怎麼過清明？

兩口子垂頭喪氣地喝了兩碗粥。

有人敲門。

老順出去看，原來的李二改。

李二改是熱河人，來到這裏五年了。他當過土匪，當過兵，現在是拉車的。如今都成了同鄉，而且住在一條胡同裏。

「你們小栓子回來啦？」

老順素來就看不起李二改，因為他的人品不濟；可是……可是今天劈頭這一句，如同在老順的面前攙了一手電筒。

「沒有呢，二叔請進來坐坐！」

「二叔怎樣知道的？可有些影子？」小栓子的媽跑出來。

「不是，不敢說。今天早晨我拉車到南小街，看見一個紅漆大門，上面貼着一張招領小孩的紙條。我回來，走在路上聽說你們丟了孩子，我就來了，呀……是不是，不敢說。」李二改滿臉都是笑。

其實滿不是那麼一回事，昨天晚上他還和曹疤眼一塊兒抽，今天他剛起來，臉還沒有洗。

「費心啦，李二叔進來坐坐吧！」

李二改睽了睽眼：

「不啦！我還有事……有事……有一支會，今天的日子，身上一大枚都沒有，得趕緊去借錢。唉，沒法子，……」

「用多少錢？」老順覺得不過意。

「兩塊就夠了。」

老順掏出腰包來看，還有兩張法幣，一張五塊，一張二塊，趙大叔給的錢就剩了這些。

老順一狠心把兩塊一張的遞給李二改：

「拿去用吧，沒有多，別處找去太費事了。」

老順這話說的好像財主，其實這幾塊錢花完，他也不知道再到那兒找去。

「太客氣了，大哥，就是大哥知道兄弟苦。」李二改說着接過那張法幣，走下去

了。走幾步還回頭說：

「記住了，大嫂，出門往南，往西，再往南，向東一拐，路北，廿號。」

兩口子心裏一塊石頭落了地，小拴子——那招領的孩子一定是小拴子——倒底有了下落。他們想，找着了應該怎樣謝人家，那深夜收留小孩的善心人？

依着李二改所說的路，他們不久就走到了，原來是南小街裏的桂冠胡同，果然，紅大門上有一個條子。吳老順讀過幾年私塾，學過做詩，現在雖然鬧荒了，這幾個字還認得：

「照領——

令有小孩一名，吳姓，七歲，身穿藍布夾褲褂，臉上有麻，交錢一百元，當天領出，不悟。

本院主人白」

老順一下就看到裏面有三個錯字：但是所說的孩子卻不錯，他走上去打門。

打了廿分鐘，門很斯文地開了，走出一個絡腮鬚的老頭子。

「你找誰？」語音很硬，吳老順吃了一驚，他從前就聽見過這類的聽音。

「你這裏檢着小孩了嗎？」

「小孩？七歲，姓吳？有的。你是他的父親？」

「他是小孩的父親，我是小孩的母親，小孩叫小拴子。在這嗎？謝謝你老，給我領去！我們好好謝謝你。」小拴子的母親搶着說。

「你的明白？一百大洋有，孩子有；一百大洋沒有，孩子沒有；今天下午五點鐘，你的明白？錢的沒有，孩子命的沒有！」

兩口子幾乎要喊出來。

「你這不是綁票嗎？去告你！」眼淚在小拴子的媽的眼裏打轉。

「不管！沒有錢，人的沒有！」

這人說完了碎的一聲關了門。

「不行，給我小拴子，土匪，紅鬍子！」女的一溜喊。

「碎！碎！碎！碎！」男的盡力搥門。

門一開，男的幾乎閃了一個馬爬。這次出來了兩個人，除了第一次出來的那一個，

還有一個小夥子。

「還我孩子！」小拴子的媽哭着。

「你們土匪的有？」老頭子說，然後又告訴那小夥子：

「打他！」

小夥子楞得很，上去就每人敬了兩個頸子拐。

女的打着滾兒哭，男的瘋狂一般的喊警察。

砰的一聲，人家又關上了大門。

警察來了，以為是出了人命，結果女的從地上站起來，他沒有看見一滴血。

「好喪氣！——他心裏想：「這又是要說合事的，不是要打官司的。」

他覺得這次算白來。

「什麼事？」他不能不問一聲。

「他們拐了我們的孩子，還打人！」老順說。

「怎麼拐的？」

「我們的孩子丟了，滿街找，在這裏看見一個條子，他們楞要一百塊錢。」

警察看了看那張招貼，說：

「這我們管不了，你們自己想辦法吧。」

「怎麼？」——兩口子也呆住了。

「這裏不是中國人，我們管不了！」

「這不是中國地方嗎？」

「中國的地方多着呢，你都管得了嗎？」

警察彷彿來了脾氣。等一下他又把氣平了平，帶着點兒內愧的樣子說：

「老實講，我們也不易。這幾天丟錢子的事情多着呢，都被流氓領到這種地方換了白面。你要贖，就得給錢。」

「那麼，丟了小孩子不找你們找誰？」女的說。

「找誰？誰也找不着！」警察又有點兒來脾氣。「怕丟誰叫你們不好好看著？什麼事情都找警察，警察管得了那許多嗎？」

「警察是管什麼的？」男的也有些急了。

「你問得着嗎？告訴你說，警察管的是中國人，人家是外國人，……我們惹得起

嗎？您別和我泡了，趕快回家張羅錢贖孩子！」

警察說完，冷笑一聲，走了。

太陽向西偏，照得紅門像一張血盆大口。

槌門無效，叫喊也無效，這一條胡同裏什麼聲音也沒有。

看不見一個人，兩口子像被人丟棄在沙漠上。

門也叫不開，只好沒精打彩地回去。「回去想辦法。」其實辦法是沒有的。

進得門來，想到今天是清明，是上墳的日子。

「媽的，簡直是見鬼！」

小拴子的媽，看了看櫃櫥裏的東西，天暖了，有點兒發邪味，想起小拴子。淚珠流得一串一串的。

吳老順想起半句什麼詩來：

「無花無酒……沒有兒子，媽的屍！」

兩口子對了對眼睛，沒有辦法。

這事情早來幾天也好。趙大叔在這裏，百而八的不算什麼，何況的救一條小命！別人呢，大舅家和二姨家，都吃了這一頓，再找那一頓，

把所有的東西都賣掉，所有的錢都湊上，也換不回來小拴子。

「我說不到這裏來吧，你偏不聽！看看趙大叔，多末闊，看看你！……」小拴子的媽說着哭起來：

「連兒子都貼上了！……嗚嗚嗚！」

吳老順心裏有苦痛。他想，到這裏來是爲了免得受氣，誰想到「是禍躲不過？」他

不肯和他的女人辯解，因爲知道她的心裏也有苦痛。而且，說了她也不會懂。

女的坐在屋裏哭，男的在地下來回走，歎着氣。

「不會出什麼岔兒，我想。」老順說了，搔了搔頭。「他反正要的是錢，明天把東西都賣了，去央求他？實在不成，我留在那裏做當頭，你帶着小拴子走。……不會的，不會出岔兒的！」

女的彷彿沒聽見，只是哭：

「小拴子……嗚嗚嗚！」

太陽落下山去，約莫有六點鐘了。清明時節，天還不看有多末長。

外面有人敲門。

開門看，不認識。那個人有四十多歲，說，他是拐去小拴子的……人的街房。

「小拴子是你們的孩子不是？不必惦記他了，他死了。約莫在五點半鐘的時候，聽見孩子哭：『媽，救救小拴子！』大概是因爲你們不去贖，他們就撕票了。我們大家聽了都氣憤，沒有辦法。現在我們那一條胡同都上了門。我覺得我們都是中國人，所以趁

着出來打煤油，跑一輪，算得了什麼？你們不要難過呵！」

兩口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直僵僵站在那裏，眼睛發直。送信的人話將說完，他倆雙雙暈倒在地上了。

醒來，送信的人走了。兩人沒有了兒子。也沒有淚，在光天化日的都市裏，就這樣隨便殺人嗎？誰都不管！

吳老順有了新覺悟。

活着是不容易，要拚着，要搶着！你讓步那就辦不到。他們都是一起的。

他方才也深悔着不應該來，現在他又覺得沒有什麼，反正都是一個死。

「媽的辰！不讓我活着，咱們都不用活！」老順的眼都紅了。「就是今天晚上！今天晚上！」

「找他們拚命去！反正沒了兒子，不然也得想死。」小拴子的媽也不哭了。「小拴

子，我的孩子。大家死在一處吧！」

「預備飯吧，就是去也得用力氣呵！你看餓了這兩天。」

「好吧，總得吃點兒東西！」小栓子的媽會意地慘笑一下。

老順抓了帽子走出去，回頭說：

「就回來，去買一把傢伙，回來就吃。」

「你去吧，不用替我買了，我有。」

小栓子的媽一下就做完了飯。廚房裏有很久的磨刀聲，

老順回來已是八點鐘了，還提着一個酒瓶。他們就這樣悄悄地過着殘餘下來的清

明。

有酒，有菜，有薄餅，……沒有小栓子。

漆黑的夜。

三更梆子敲過去了，天上漆黑，胡同裏漆黑。

南小街靜蕩蕩，沒有一絲風，沒有一個鬼。

遠處有更鑼聲，有警察在喝問口號。

紅漆大門在朦朧的夜色中活像一面棺材頭，

忽然兩個黑影溜過。逡巡地，輕悄地。

「開門！——砰，砰，砰！」

沒有聲音。裏面有燈光。

「砰，砰，砰，」敲門的聽音快要擴張到大街上了。

等了半天。

「誰呀？……作甚麼的。」

「買貨。」

「天晚了，不賣了。」

「請方便一下，我們都是老主顧。」

門一開，看影子就知道還是那年輕的漢子。

「嘯！」這漢子的頭一下就劈裂了，手法真準，刀也快。

「嘭！」加上一刀就倒下了，

「媽的屁！王八旦！」血流了一地，腳底下濕濕的。

砍人的男子的眼睛想見是冒了火，夜色黑得很，看不見。

「砍掉一個了。」他輕輕招呼那隱在柱子後邊的那個女的。

不用說，一個是吳老順，一個是小栓子的媽。

在黑暗中，兩個人往房裏摸。

「朴貴！……還不進來，……呵，外面是誰呀？」屋裏的女覺得有點兒發毛。

「噫……呀。」房門開了，正是那個女人，連白裙也沒有繫。

「還我兒子來！」

小栓子的媽一把抓住了女人的臂，就是一菜刀。還是真快，膀子掉下來半個。

「救命呵！噢，噢，噢！……殺人了！噢，噢，噢！……土匪……警察！」

「不要叫！」一連兩菜刀，砍下了一隻胳膊來。

土坑上的老頭子看着不好，想要爬起來。吳老順覺一步跳上去給了一刀子。

「呵——噢！」刀子從脊椎骨的旁邊扎進去，弄了老順一手血。

「殺人了！噢，噢，噢！……」還是那個女人的叫喊。菜刀都砍鈍了，還是沒有

死。

「真廢物，老娘兒們！……真狗食。」

老順一面罵着小拴子的媽；再添上了兩尖刀子，老頭兒哼不出氣兒來了。

「噢，噢，噢！……殺人了，噢，噢，噢！」

「砰——砰，砰！」外面打門的聲音。

「警察都來了！你這娘兒們，……真狗食。」

小拴子的媽往旁邊一閃，他就給了那個女人一刀子。

「仆咚！」女人倒下，斷了氣。

「砰，砰，砰！」

「好了，仇算報了，誰他媽的也不怕！」

小拴子的媽靠着牆打顫。

「砰，砰，砰！」

「快開……跳牆吧！」

「娘兒們真狗食，……再也不跟娘兒們共事，砍得那樣慢！」

「沒關係……一命換一命……」

忽然一個念頭來在老順的心裏：

「他們都是一起的；我的事他們不管，他們却來……好。雜種！反正一個死！」

吳老順想到這裏他不肯自首了。

「走，砍一個夠本；砍兩個賺一個！」

他在頭前走，老婆在後面機械地跟着，一出房門，她癱臥在地上了。

牆頭上有一個人影，

老順跳起就是一刀子，

「呵呀！——仆咚！」一個警察了了賬。

第二個跳下來膀子受了傷。

三個，五個，八個。

老順被人家抱住了。

「沒關係，哥兒們！殺人償命！」

小拴子的媽躺在地下打喊。

「那也是兇手！捉起來！」

寂寞的夜，安靜的夜。幾個警察叫囂着，好似戰勝者傲視他們的俘虜。

四鄰的看家犬都吠起來了：吳老順一聲也不響。

「在這有磚有瓦的地方，真就敢明火！」鄰人在夢中醒過來。扯來被頭把腦袋包得緊緊，急急地又睡過去了。

風 波

下了一夜的大雨，煩熱並未退去。清早太陽一露面就如同一團火，把這古老的都市烘成一個大蒸籠。濕，悶，天邊還未走散的大塊灰雲，有如這籠中的蒸氣，一團團的在翻滾。

今天是會考的日子，會考的日子也如天氣一樣，大家都在焦燥；學生們焦燥，委員們焦燥，軍警們焦燥。

不錯，這樣焦燥不是一天的事情了，假若有人能從暮春的時候往前想個少半年，便會知道這焦燥是有歷史的。

爲了勉強學生讀書，所以要會考；明明知道學生的功課不會好，所以也要會考。大家都知道這半年來就沒有什麼人讀書，然而這書爲什麼沒有人讀的理由，却是無暇去追

求的。青年人因為過分的煩燥，曾作過幾次的狂喊，結果受了鞭打，坐監和疾病的侵襲，他們的憤懣本就無從發洩，何況又要在酷熱的陽光之下把他們關起來！不幸事情的發生是誰都能感得到的。然而，事情定了就得做，特別是這種事情更不能馬忽，當事者自然是要煞費苦心的。

終於，時候到了，就是今天。

第×區的主試委員舒君健是個督學，四十多歲，生得矮胖的身子圓腦袋，黃面皮，笑的時候眼睛眯成一條線，着起急來又像兩隻小黑洞。不過他是老實人，而且覺得這次會考本來是多此一舉。本來麼，大家爲了逢迎差使，都存着對付的心理，雖然美其名曰改善會考的方式，其實是對付着混過去便算交差，這年頭的事情多半如此。

舒主委總算是一個勇於負責的人，一面想着當一天和尙撞一天鐘，一面又深感着作事的不易。

頭天晚上舒主委冒着大雨，提着戰兢和感歎的心，足足忙到午夜，第×試場才算籌備完竣。清早他強自睜開眼睛便到局裏去見局長。局長說：

「不要怕，一切都沒有問題，武裝警察都準備好了，一個解決十個。」

他昨夜本就沒睡好，盡在想：「明天也許會挨打的，我的頭髮，我的嘴巴，我的眼鏡，我的……啊呀！」半個黑夜都是從夢魘裏度過來的。現在呢，他覺得局長這樣的佈置週到，大有關心屬下的意思，他感激得一顆心要從口裏跳出來。

「唔，是。」他答應了一聲，便急急坐車到第×試區去。

他憑着身上一張蓋着大印的紅綢條，安然的進了試場的鐵門，回身看，在鐵門洞裏擁集着約莫有三十個武裝警兵，彈袋圍在身上，槍口上插着刺刀，在包圍着這幾像的監獄的大門。他不用想就會知道，這試場的應考學生約莫有三百。

試場的建築是宮殿式的，他便像裏面的君王。一進大廳便有許多紳士模樣的人迎了

上來，他們都是監試委員；李先生，王先生，馮先生，顧先生，還有一個連名字他都知道的是黃光第。

大家見面，照例是一陣寒暄和點頭。

「舒督學真早，哈哈？現在還只七點五分，哈哈！」黃光第因為是這借用試場的地主，所以首先開口。他的像貌和舒督學簡直是南北極，身量又瘦又長，大眼睛，四外有着一圈青色，頰下有幾根鬍子，走路時拋着大的步子，真有點兒像漫畫裏的王先生，舒督學呢，可以說是小型的毛三爺吧。

所以，舒督學每次見着這位黃先生都有着一點尖銳的感覺，心裏想，造物爲什麼這樣的要把戲，人與人中間何必要這樣的不同！

「諸位更是早。」舒君健甞了甞趕緊說，黑洞似的小眼睛又成一條縫了。「還沒有學生到？」他無心地反問了一句，其實他早知道，七點半入場，七點二刻點名發卷，八

點起考。

「舒督學，不是還差廿五分鐘嗎？您請坐吧，天太熱，路又不好走，看您大褂都濕透了，呵，您真勞苦！哈！」

說話的是小滑頭樣的馮先生，這幾天他老是想和這位舒先生說話，因為一則他是主委，二則又是督學。可是他再想說時，舒主委忽然像沒有聽到他的話，攔着說：

「好好！我們再到試場裏面看看吧。」

於是大家便衆星拱北辰一樣的擁着主委走出去，馮先生也只好沒精打采地跟在衆人的後面。

時針指到七點半。

原來靜得像廟宇一樣的第×試場，現在如同藏着一窩蜂。會考的學生來得有點奇突，不是一個一個的，而是成着大羣，三百多人入門的前後相差不過廿分鐘。

舒主委覺得有點兒怪。告訴每個監委都要多留神，黃光第也摸着鬍子心裏在着急。經過點名入場的手續之後，並沒有什麼異動，學生們貼貼服服的，都在準備他們的筆墨，或低頭細讀試場的規則。

天太熱，大塊灰雲也緊着滾，太陽雖然時出時沒，就這濕熱的味兒也就夠受的，學生們流着汗被塞進這樣一個大熔爐。

「今天大概可以平安度過了，不會發生什麼事情吧？」發完了卷子，舒主委向着王監委問道。

還沒等王監委答言，馮監委便從旁邊鑽過來，

「不會的，不會的，託大家的福，特別是託您的福，哈哈！」

這樣倒弄得王監委僵住了，趕緊把「只怕未必」這句話嚥下肚裏去，在幾個監委分好了試場之後，舒主委便拿了題紙到第一試場去。

一進門，學生們成排地坐在位子上如同噤口的寒鴉。幾個照料員必恭必敬地站在場屋中的四周，在向他行注目禮。

他走上講台，幾個人分了題紙發下去。他猛然抬頭，學生們的眼光像六七十隻火箭向他射來，黑黝黝，亮熒熒，可怕，於是他轉過頭去，深感到人生路上的威脅太多，容易受得到，不容易想得到。

正在他轉頭的當兒，忽然底下發出來的命令式的聲音：

「撕——呵——撕！」

撕的一聲，一本卷子撕了個通天。

於是，像有預謀似的，撕撕的聲音響成了一片，學生們都站起來，亂成一團。

「反對會考！」有人這樣叫出來。

「我們到大禮堂開會去！」

「不要亂！好好的考試！……警察！」

這時學生已經擁出試場門，監委和照料員也衛護着舒君健溜了出來，老舒的眼睛再也不是是一條線，而是兩隻小黑洞了，汗像水泉似地順着額角流下，他的嘴裏有如發譁語：

「真糟——真糟——真——怎麼好！」

他眼見其餘四個試場裏的監委們像飛鳥脫籠般地逃了出來，後面的學生也江水開關一般地往外湧，前院跑動着皮鞋聲，成排的刺刀耀着光。

「一個武裝……十個……」舒主委的腦裏浮動着早晨局長講話的餘音，他的腦子陡地壯了起來。

「好學生，願意考的學生往左邊站！」他用十分的力量喊。

真就有的學生往左邊溜，兩隻大手把他扯回來，有的鑽到考場裏去，鑽到警察的羣

裏去，像要哭，

碎卷紙滿天飛舞像出喪時的撒紙錢，墨盒，毛筆，丟在地上，沒人管，真夠個亂！委員的喊叫，軍警的吆喝，學生的謾罵，組成煞那間的交響曲。

誰都沒有辦法，委員們不能充分發命令，警察有槍不敢放，學生們一時也集不到一起，但是毆打委員是辦不到了，因為每位身後隨着兩名帶盒子炮的保標，真要在太平無事的時候，這個味兒可算透着足。

一陣紛亂過去，學生終於在曠場上集合，彷彿要開會。主委和監委們急切沒有辦法，也只好去開會。只苦了警察，不知怎樣才算對，只有跟着委員們的屁股走。

太陽又藏起來，陰雲聚合。天上壓着一片黑雲，曠場上壓着一片黑雲，委員們的臉上邊壓着一片黑雲。他們聚在大廳裏，在警察的翼護之中，揮着扇子，像在躲避酷暑中的暴風雨。

大家的眼睛都集中在舒主委的身上，好像在他身上能找個辦法出來。

終於噏了一陣之後，舒主委還是沒有辦法，但是他却對大家說：

「現在，第一是要報告局長的，趕緊打電話，鬧到這樣子，我們沒法負責。……第

二，第二，……第二，還是讓他們在這裏，還是趕他們出去？……」

「不能讓他們出去？」馮監委發話了，「讓警察分頭把他們圍起來，檢舉裏面的搗亂份子，抓起幾個來便能老實了。……我們不能讓他們隨便這樣，這是侮辱！……」

「略……」舒主委神色很猶豫；馮監委的話便也打斷了。

「我看這事情用強力是不可能的，而且局裏也未必願意生事。」王監委不負責任地說了一句。

「唔……」

「隨他們搗亂也是不成呵！也得想辦法，得想，一說話的是顧先生。」

十分鐘過去了，是沒有什麼辦法的。舒君健是個老實人，他只有隨着大家的噏聲。「唔」……下去。同時外面的噏聲要比大廳裏的噏聲大到好幾百倍。

黃光第是一個比較有辦法的人，他看見大家在這樣的事態緊張中還只一句一句地說着不中用的廢話；同時他又是這個試區的地主，深怕風波弄大了，他這學校會有損失的。於是他嗽了兩聲說：

「無論如何，是不能容許這樣繼續下去的，可是手段也不能太用強。據我想，我們不能發令逮捕他們，也不能任他們在這裏隨意開會，所以，我覺得應當勸告他們照常考試，若不然便請他們出去，不能在這裏攪鬧，我想，在局長未到之前，這樣辦，穩當些。」

大家覺得只有這是折中的辦法，馮盛丞放棄了他的意見，舒主委也點了頭。

誰去講話呢，都怕挨打，看那麼黑壓壓的一片！

結果是由警察採用散兵線包圍的方法，然後把話對他們說了。

他們答應走去，不過要把那藏在試場裏的，藏在廁所裏的，藏在……的少數人拖了出來，一同出去。但是警察不許他們自由行動。同時藏着的人怕挨打抵死也不敢出來，所以他們只好整齊了隊伍，走出鐵門去。

鐵門在他們的身後砰然一響，回頭看時，隊伍裏面竟缺了五六十人。他們是要考的，偷偷地溜了。

於是這隊人又趕緊往裏衝，要企圖把他們拉出來，但是警察的壁壘森嚴，衝進去是不可能的。他們不走，在門外咆哮，叫喊，衝鋒……終於他們的武力不夠用，警察向天上開了空鎗，他們都跑開了。

舒君健擦了擦臉上的汗，他覺得這是完了，不光是第×區的會考完了，他的督學恐怕也完了，他又感到了人事之不易。

「舒督學，還有六十多人要求考試。」一個聽差進來報告說。

「不是都走了嗎？」舒督學驚愕了，眼睛怎樣睜得大也是兩隻小黑洞。

「不，這些是好學生，這些是要求考試的。」

「呵，好得很！」舒督學的眼睛又快成爲一條線了。「讓他們入場去考，重新發給他們卷子。……呵，我還要去講話。」

十分鐘以後，舒君健被兩個警兵送到台上去。他說：

「我很佩服你們！不苟同，有見解，這才是好學生，真正的好學生？安心考試，我要特別向局長提出來的。呵……」

他想了想，還是這幾句話：掏出錶來看，已是十點二刻了，他忙着說：

「趕緊作題，延長時間。」

這六十幾個人是舒君健的笑劑，所以從台上走下來，他的眼睛還能夠保持着「一條線」

的。他想這也許可以算做他飯碗上的一個重要的鋸子，別的試區也許還不如這裏呢：一撕，一砸，一跑！他馬上對於別的試區抱起幸災樂禍的心理來。

十一點過去了，一場還未考完。

「局長到！」聽差又來報告。

舒君健趕快跑出來，見了局長。說了許多自疚的話：學生們怎樣搗亂，軍警們怎樣維持，委員們怎樣的力盡筋疲……最後還是責備自己無能，請局長諒解苦衷。好在人未全走，還有一部分，在這裏安心考試，請局長多加獎勵。

局長不關心地聽着他講話，沉默了一下，然後緩緩說道：

「這不奇怪，你放心吧，別處差不多也都這樣！可是也都沒有停考。」

舒君健彷彿馬上被人鬆了綁，從心裏感激那六十幾個學生，好像是他的大恩人。過了一會兒，留場考試的學生派代表來見局長說，考試完了，不敢回去吃飯，因為

怕挨打，聽說一打就是半死，請局長想辦法。

局長聽了馬上到試場去訓話。他首先誇他們是真正的好學生，他們這種表現，是他辦教育以來最高興的事情好好考試不要緊不必出去吃飯，由官家發給飯費每人五角，可以吃小館，喝汽水。……自然是叫人送來。

於是這羣考童歡天喜地，彷彿投降的逃兵受了過分的優待一樣。而且考完了，省一筆電影費；而且，……哈哈，他們都覺得滿意了，都覺得勝利了，

雨始終是沒有再降，天氣依然悶熱。因為改訂了時間，五六個委員，三十多警察，六十多學生，直耗到黃昏七點半鐘才算考完。

舒主委依然提着一顆不安定的心，急急跑到局裏去見局長，聽說是到市府去了，再到市府，知道又有飯局，他焦燒得流着過量的汗水。不過聽裏面人說，各試區確是多少都有些風波，他略覺放心。

到家裏已是十一點，一天的過度疲勞使他不能立刻入睡。他起來站在窗前看月亮，時而露出，時而被黑雲遮住，而且露出的時候終是較少。他歎息了，他歎息自己受命運的捉弄，比那衝不出雲圍的月亮還要可憐。

這一夜，他多半是在噩夢中度過，此外就是睜着那兩隻黑洞一樣的眼睛。

第二天早晨，趕緊買一份報紙看消息，上面載着說：

「……各試場情形良好，考試順利……應考者共×千人……」

「天哪？這……原來我的試區也在內呵！」他驚異地歎息了。

一九三六年，六月。

巡禮

降了一夜雨，把湖山洗得碧油油的，想是暑氣已被蕩開去了，於是約了清到城外去遊山。

江南天氣對於北方人真是不習慣，你想雨後要帶來些涼意的，其實太陽一露面，便似乎把人放入一個大蒸籠。代替爽氣的却是無邊的水氣，撲到人的面上，一揮手就是汗淋淋的。煩燥的空氣，煩燥的心！

清是在江南生活慣了的，看見我拿着扇子，便露出有意的狡猾的笑。他用手巾頻頻拭着額頭，彷彿在譏笑我拿着扇子也無用。其實空間沒有一絲風，扇子也帶不起一絲風，而且濕漉漉的。

「這傢伙，真討厭，」我笑了笑，把扇子插在褲袋裏。

他不響，脚步格外加快了。

到什麼地方去，或應走那條路，我都和碰運氣一樣的摸不清。我只知道城外是有着帝王的墓。偉人的墓，將士的墓，在羣山的環抱中。

我隨着清的脚步往前走，一面揮着汗。

轉過城牆，穿出竹林。開罷的槐花散落在水塘裏，像萍葉，像榆錢。

脚步起處，青蛙像一顆小石投到水裏去。什麼都安靜，空氣也一樣。

越過一帶楓林，便是柏油大路。這條路如同一隻都市的臂膊伸入了林野。

遠遠望去，在山環中隱現着紅牆黃瓦，那是十足封建氣味的順陵。再遠看便是青白交映的偉人墓了。我想是在他們生時流了萬人的血，灑遍他們的黃金寶座；在死後，還有萬人流着汗，遺留下這典麗的藝術，供後人欣賞。於是我悟到這偉大的藝術之下，葬埋着萬人的魂靈，也要和名山名勝同其偉大。

繞過音樂廳，穿出一帶青翠叢林，那峨然的將士塔便在眼前了。在迫人的暑氣中，我昏忙地看見塔上的每塊磚石有如一個猙獰的人面，向我苦笑。

「這地方你來過幾次了？」清老是默着，我便問他。

「數不清」。他的語聲懶懶的。

「就沒有什麼異樣的感覺嗎！」

「感覺是有的，却沒有什麼異樣。」他用手杖輕敲着路邊的小石塊，神氣顯得很愜

靜。

「唔？……」

我覺得茫然，稍一作思，就聽他說：

「你還不懂嗎？人類生活就是這樣，歷史是在逐漸地告訴我們。」

他是一個史學家。人殺人，人吃人，人因人得名譽，人因人得死亡，……想是他比

我熟習得多了。

經過墓門，我不忍進去，天也熱，每一片樹葉都似向我噓着火灼一般的嘆息。我無言，和清坐在水邊的石欄上，揮着汗。

「喝汽水啦，先生？」

猛地由欄杆後面轉過來一個人，驚得我一抖。

我側過身去看，原來是一個面貌黧黑的小人物，提着小小的一隻冰桶，裏面是些大大小小的汽水瓶。

這現象馬上給我一個刺戟，彷彿把久已忘却的事情忽然憶想起來，我覺得口渴的要命，彷彿身體裏面的水分早已被熱力吸收盡了。

「喝！」我只說出了一個字。

於是清也不期然的和我同時把一個瓶子舉在口邊，囁囁地喝下去，像奏細樂。

冷水入了肚裏，精神稍爲一振，我暇逸地打量這小人物。他的面型不似一個江南人，紅中透着黑；身體短小，瘦得像一隻猴子。在眼角和頭際有着很深的黑皺，前胸陷入去，兩腿有點兒屈。他是一個飽受風霜的人。樣子雖然像個五十歲的人，眼光却並不低垂，而且時時閃動着光，發着火。

「老板，生意好呀？」清忽然問了一句。

「哪裏，湊和着度命罷了。」

「聽你說話不像此地人呢？」

「江北人，徐州府。」他的話裏含着惘然的意味。

「來此幾年了？」

「我嗎？十年出頭了。」

「家裏也都來了嗎？」

「哪裏還有家，咳！」他嘆息了一聲。

「都沒有消息了！」

他的眼裏發着漠然的光，彷彿面前鬱鬱的青林掩住了他的眼睛，和家鄉隔絕。

「老家還有人嗎？」我插入了一句。

「沒有消息了。原來只剩下一個父親，現在不知道還在不在。去年老鄉來，說是

正在鬧痰喘。呵，……」

他彷彿想了想又說。

「先生，我們家原來也是過得的呵。二十多畝熟田！」

「現在還有吧？」我問。

「還有？恐怕只有欠賬了。我出來的時候，當賣得只有二畝多了。……好好的誰願意出來。沒有家的苦味，先生們恐怕還沒吃過咧！唉，有法活，誰願意離開家，死了都

沒人管。」

「回去種田吧，種田也不成嗎？」清又問了。

「種田？哪裏有田種？就是種了，也吃不飽，種田能活着，出來做啥？家裏的窮人早就沒飯吃了。」

「你在這裏還有別的事情做嗎？」

「沒有。有事就不會來賣汽水了」

「你是怎樣來的呢？我想不會是來賣汽水的。」

「當兵來的。跟着孫大帥。」他頓了頓又說。「那是因爲江北常鬧旱災，租稅又重，不能活了。父親說，當兵去吧，不然也得死，當了兵，混好了，也許弄個官兒作，弄幾個寬綽錢化。可是，你要記住，咱家沒有當兵的人，弄了錢，趕緊回來，贖出地來，還是做莊稼漢。於是就是出來了，到現在錢沒弄到手，還只吃不飽。從前是沒有臉

面回去，現在簡直想回去都不能了，將來呢，也許連想也就不敢想。」

「那麼，大帥在這裏的時候，你就沒有弄個官兒作作嗎？」

「弄個官兒。那是容易的事情嗎？誰都想作官兒，可是官兒哪裏有那許多？就是有，也得先讓小舅子們，馬弁們，小白臉子們去作，還能輪到咱的頭上嗎？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

大家沉默了一刻。天上的白雲遮住了太陽，樹底下青陰陰的，泉水從石縫下流過，穿了一道又一道。

「大帥走了的時候，你爲什麼不跟着回去呢？」清又不耐地問了。

「大帥？他的性命都幾乎逃不掉，還顧得我們嗎？別看打仗時候替他賣命，一吃敗仗，誰也顧不了誰。」

他喘息一下，擦了擦頭上的汗，接着說：

那一次，聽說又打回來了，伙伴們高興的不得了。大家想也許會有飽飯吃。誰知道，也是天意，將將渡了江，便被人家全給打散了，大帥也只逃得一條性命，那樣能打仗的大帥，都不成，真是天意」。

「大帥打仗的時候你親眼見過嗎？」

「怎麼不？大帥老是騎着他那匹黑馬在前面，拿着指揮刀。我看見過大帥的那匹馬，人牽着，直流汗；可是我沒有見過大帥，那不是容易見到的。」

「你還想大帥嗎？他已死了，被人用槍打死了。」

「呵，罪過，罪過，他會死了嗎？那個好人！被人打死的？怎能夠？聽說他還念佛呢？」

這傢伙的神經好像遭了強烈的刺戟，淚水在眼眶裏打轉。可是經我鄭重地把清的話證明了以後，他反到安靜了。

「唉，孫大帥是好人，怎麼會遭了這樣的惡報。呵，大帥待屬下好極了，無論到什麼地方，不能讓兵士們沒有錢用。可惜如今他真個死了。」

「當時你沒有參加戰爭嗎？」清隨便問道。

「沒有。我一直就看山，看守這座陵廟，那時也只有這座順陵呀。錢雖然沒有多少，還算夠用，又沒有危險。沒什麼事做，白拿一份餉；就算是坐山虎了。唉！」

「現在呢？沒有問題吧？」

「哼，沒有問題？失業五年了，」他歎息地說，「已經是五年不能不賣汽水了。」

「再來一瓶，」清彷彿發了善心一樣。

「你不是多年的坐山虎嗎？」我一面看着清囁囁地喝他的汽水，一面問。

「坐山虎又有什麼用？山又不是自己的。是公產。誰作主子，就得歸誰。」

「總得體恤你這看山的老人呵！」清喝完了汽水，擦了擦嘴，打趣也似地問道。

「唉，一朝天子一朝臣呵」。這小人物彷彿在緬懷他的故國。「大帥是北方人，所以要我們江北人來看山，其實這山還要什麼看不看？不過是位置人罷了。現在呢，換了主，看山的也就都是三江人和兩廣人了。」

天上的雲漸漸聚攏來，由白色變成烏黑色，同時也彷彿向他的臉上聚攏一樣。

「一下都換了新的，地理也不熟習呵。」清說。

「自然也是慢慢地換，一次換幾個，換來換去便都完了。……可是就是這樣，他們也並沒有完全熟習，不比我們「老油子」，山有幾個孔，夜裏都能摸得到。果然事情來了，比如前年一個×國人失迷在山裏，全中國都着了急，全山的人都在搜索，哪裏有個影子，後來多虧我們的一個舊日伙伴，綽號叫做登山虎的，他在一個隱密的洞裏把那人找到了，得到賞金却是大家都有分，其實那個隱密的山洞還是我告訴他的。」

「所以現在你就賣汽水了。」清彷彿覺得這場談話還不到完結的時候。

「可不是。唉，賣汽水也不容易呵。從前在將士墓門外出攤子，衛兵是舊日的同事，雖然不是同鄉，多少也有些照應，買賣還不算壞。……後來就不成了，有上邊的命令不叫賣，他們也沒有法子。我當然不讓他們爲難，所以落得現在這樣子，提一個桶子，東溜溜西溜溜，像一個叫化子，又像賊！」

「做買賣怎麼像賊呢？」

「唉，先生哪裏曉得！這樣賣也是不許的，也得偷着，讓他們看見彼此都不好意思，因爲他們是命令在身的。偷着出來，看不見，也就算了，反正彼此心裏都知道。呵，先生們，雨來了！」

抬頭看，果然是陰雲在頭上亂滾，天際有一閃一閃的電光。

「怎麼辦？清！我們又沒有傘，也沒有避雨的地方，」我匆急地說。

「不要緊，到我的小屋裏去躲避一下吧。好在這種雨是一下就會過去的。……我的小

屋離這裏不遠，也不過四五十步，轉過那一帶松林就到了。」他說着用手向西指了指。

果然，我們急匆地穿過林子，小屋就在面前。

天上時而飄下幾顆雨滴，隆隆的聲音逼得越近了，我們跑進了小屋，傾盆的大雨就在我們的身後落了下來。

小屋只有一間，黑洞洞的。牆角下鋪着一張破草蓆，上面有一條摺起來的被子，另一面則是一個熄滅了的火爐，爐旁一塊板上放着一些鍋碗之類的東西。屋中間是用木板釘起來的一張桌，有兩隻破凳子，屋內雖然簡陋，却不怎樣髒。

於是在雨聲中，主人肅客入座了，他自己却坐在草蓆上。

「你這屋子很不壞。」清點頭讚美了。

「哪裏？怕先生們嫌髒！」主人說。

「新蓋的嗎。」

「前年蓋的，十年來所剩的只有這點點了。」

「呵？這是你自己的嗎？闖得很！」

「先生不要取笑，這是窮人避風的地方，見笑了！」

「多少錢蓋的，這棟房子？」

「二十多塊錢。」

「老板不是很闊嗎？」

「哪裏！現在蓋不起了，這是人家幫我的錢。」

「現在每年總有不少賺頭吧？」

「咳，每年都負債呵，」

他停了停，彷彿在咀嚼着苦果，然後說：

「就說賣汽水吧！也得現錢取貨，賣不出去也不准退。城裏賣一毛五，他們批發却

「要一毛八，所以到我的手裏便不能不賣兩毛了。」

「那麼冬天呢？」

「冬天就沒辦法，靠着夏天剩下一點錢，每天吃一頓飯，還可以度命就算了。」

「夏天當然剩得不少呵！」

「哪裏會；這本錢就是借的，每天得出利息，還得要保。」

「利息很大嗎？」

「當然不算小！借十塊錢，當時要扣去一塊，就剩九塊了；每天要出二毛的利錢，

一個月本利就是十七塊，你看看重不重？」

「到哪裏去借呢？」

「就在前面六里河，姓宋的。」

「這樣的高利貸，官家就不管嗎？」

「錢不是能夠通神嗎？……而且誰讓你沒有，誰讓你借人家的？這還不容易借到手呢！窮人就是活着難！」

外面的雨聲更大了，屋裏講話幾乎都聽不見，眼前是一片漆黑。

「這地方就沒有小木借債處嗎？」我想到各城市裏都設有這種機關的，爲的是救濟貧窮的小販。

「怎麼沒有？」

「爲什麼不去借？」

「那更難。」

他看我們帶着疑惑的神氣，便解釋說：

「你們以爲那是小販的恩惠機關，錯了！那個錢是不容易借的，借錢出利自然很平常，何況利錢不大！不過，那怕借一毛錢，也得要殷實的鋪保，而且錢到手也得要費些

週折的。私人借款雖然利錢大，可是馬上就拿錢。」

他停了停又說：

「公家的事情大家都是對付，就說裏面的職員吧，借出錢去每月也領薪水，借不出也領薪水，反正賠賺與他們都沒關係，可是借錯了手續，或被人拐了錢去，他們要負責任。你想他們肯容易地把錢借出來嗎？……呵，對不起，淨顧着講話，忘記待客了。」

他忙着拿了兩隻杯子，從一隻瓶裏倒出來涼白水，說：

「先生，這是煮過了的，你們都講衛生，我自己是喝冷水的，這開白水是爲待客的。」

「不要客氣，我們還是喝汽水吧。」我說。

汽水一下肚，稍覺有點兒涼意，身上濕漉漉的，這是因爲外面在下雨。

「夏天總會有些剩餘吧？一清還是一味地引逗這主人說話。」

「十幾塊錢吧。可是那麼長的冬天呢？什麼事情都沒有得做！十幾塊錢算什麼呢？」

「從前一定還有些剩頭的。」

「從前的事情更是提不起了，」他的眉頭皺在一起，面孔更加黑暗了。「每月十幾塊錢，自然是吃不了的。不過老鄉來了，怎麼辦？得找一個住處，開一份伙食，……沒法子時候，還得替他做一套衣服。替他找事，找不着，還得給他盤費回家。這樣來誰還受得起，所以我發了很，弄到一筆錢，才蓋了這個小屋。」

「這裏一定還養着一位老板娘吧？」清近於故意開心了。

「老板娘，取笑了。我始終就沒有娶過老婆。」

他苦笑了，在這苦笑之中深藏着人類的悲哀。他又說：

「窮人度命還來不及，娶老婆不是受罪嗎？再養幾個孩子，我的天！都等着餓死

嗎？先生，餓死的人是可憐的，我小時就看見過餓死的人，一輩子都忘不了他那張可怕的面孔，那是我們村裏的王小二，父母都死了，他是個白癡，沒事做，後來他餓死了。我去看驗屍，嚇，嚙着牙，白眼珠往上翻，吓人得很！」

彷彿戰慄了一下，兩分鐘以後才恢復了甯靜。

「不瞞先生們說，我一輩子都沒有荒唐過，那是罪過，別看我當過兵，我是不胡來的。」

外面雨聲停住，雲隙裏射出白色的光。

「我們該走了，打攪了老板好半天。」說着由清付了汽水錢，我們便走出屋去。」

「沒事再來玩，先生！」他送了出來。

我們謝了他。穿過松林，地下滑溜溜的。

大片的陰雲已推向東南去了，西北露出了蔚藍的天。泉聲流得更緊了，把許多小石

塊沖開去。林叢更加賣弄它那質樸的風姿，吸引那跳躍其間的小鳥。

我的遊興也好似被大雨沖洗無餘了，感到倦怠。

「回去吧。晚上你不是還要過江上車嗎？」清看出了我的倦意提醒說。

「唔……」

我一面咀嚼着這次出遊的收穫，踏着新雨洗過的路，離開這崇偉的山林。

狂 人

聽說陸飛的病已經好多了，便約了振華同去看他。

陸飛是我自小的同學，十五年前的朋友，除了振華之外，只有他一個。最後的分手還是八年前的事情，波浪一排排的像似大機器的輪齒，只幾次的起伏便把一隻大船驅向海洋中去了。他在船上揮着手：雖然看不見他的眼裏是否有淚水，但是那張嚙然若喪的面孔，已足使我幾乎孩子般的哭出來了。我低下頭，看堤下海水中的倒影，像狠了心一般的，任那無邊的海水，把他從我的身邊拖開去。

我們三個人中間，振華的頭腦比較機械而且樂觀些，我則是趨近理智，陸飛最年輕，最富情感，最有錢，最有勇氣，也最不幸。

他受命運的鞭策出國以後，我心裏彷彿丟了什麼東西，縱是理智也征服不了悽惶，

振華譏諷我說。

「真夠理智了，溫情的唯物論者！」

我說不出所以然來，也只好任着他那譏諷和嘲笑了。

七八年間的變化真是使人吃驚呀！振華老早就到日本去學製藥，我却拋開了學醫投身到流浪的生活。

去國以後，陸飛常是有信來，知道他常在勉強中掙扎，苦惱的日子比較多。然而，他的所學是什麼，什麼時候回來，却一字都不提起；不過，這我却知道，他大概是學些不中意的功課，過些不中意的生活，提起來覺得痛心，四年以前，書信忽然斷了，我真不知道像陸飛那樣最好寫信的人何以這樣地寡情。

七八年來，我在殘酷和狂暴的洪流裏起伏地過着被動的生活，看見了人類史中向無前例的奇蹟，善與惡，美與醜，粗暴與機狡，人道與非人道，……所以，有許多幼小

者，男的女的，流爲死亡，殘毀，煩悶，歇斯迭里。……！

「暴風雨的前後，海燕也會兀走着厄運的！」我常是這樣想。但是我並沒有想到陸飛，更想不到他比別人的命運更是悲慘。

前年春天聽說他要回國，結果在日本的振華却回來了，仍是沒有他的影子。去年春天他真個回來了！有一天他的弟弟陸肱急急地跑到我的房裏，雖然只是暮春時候，却跑得滿頭是汗。他喘息地說：

「我——哥哥回來了。」

「事先就沒有信？」

「沒有。家裏邊想不到這樣突然！」

「好嗎？」

「一個醫生和一個看護送他來的。」陸肱的面色凄然了。

「他病了嗎？」我大吃一驚，立起身來，又跌坐在椅子裏。

「他瘋了！他……」他幾乎不能成聲。

「天哪」我幾乎暈過去了。「怎能夠？……這能！……那樣的好人！」

「二月間，不知受了什麼打擊。瘋了。又罵人，又打人，人家沒有法子，特別託人把他送回國來。」眩鳴咽地說。

「你見着了嗎？」

「沒有，昨天我還在學校，他一來到就被送到城外別墅裏去住了。我今天回家才知道，還沒去看他呢。」

於是當天我約來振華，由眩陪着到城外去看他。陸家別墅在城外二十里遠近地方，屬於名勝區內；但是那時候我們誰也沒心腸去領略路旁的景物，任那汽車把我們向那悲慘的地方拖去。天下着小雨，路旁的柳樹垂着頭，忍着淚。

那一天我們費了很多手續才和那位專聘醫生交涉好，允許我們進去看。

醫生特別囑咐說：

「當心，快些出來！他會打人的。」

於是我們只能看一下就走。是何等悲慘的景象呵！他仰臥在床上，手和腳都套着鐵環子，像一匹陷在阱裏的野獸。他的睛眼瞪得滴溜圓，冒着凶光，多年前的溫和都已消失了。

「嗚——嗚——嗚！」他吼起來有如一頭獅子。

八年前的老朋友和自己的親兄弟都不認識了，也許他會看成敵人的。他想用全身力量掙扎起來，要撕碎或吞噬了這三個來客。

「嗚——嗚——嗚！」

他焦急了，像得不到充口的食物的野獸。

振華和我彼此看了一眼，低下頭，盡力把眼淚嚥下肚裏去。

「走吧！」振華低聲說，

我點了點頭，悄然走出去。

「嗚——嗚——嗚！」身後還送來吼叫聲。

從那次以後我再也不敢去看他，並不是不敢，其實是不忍。我眼見青年人們被壓迫，被虐殺，送感化院，坐牢，他們的精神在某方面說來却感到痛快，因為他們覺得這種遭遇多少是有些意義的。陸飛的遭遇表面看來雖是很舒服，一個常常陪侍的醫生，一個看護，三個聽差，……然而自由是絕對失掉了。爲了「無所爲」的原故而失掉自由算是最悲哀而不值的。

陸飛就這樣，由別墅搬到家裏，由家裏又搬到別墅，三個聽差跟着，有如流徙犯人的解子。

我一直沒敢去見他，却時常到他的住所打聽他的病狀；就是在他稍爲清醒的時候，我不求見，也不讓那解子們傳達我的來訪。

陸飛是地主家庭中的一個孩子。在邊塞區，地主和官僚是有着固結關係的，所以他父親就坐了官；官是富人的代表，自然他的家裏便一年年地更有錢了。陸飛自幼却是家庭的叛徒，不滿於家裏的豪奢生活，於是跑到遠遠的一個都會裏去讀書，因此便與我和振華斷熟起來。我和振華出身於貧家，自然對於富豪的生活有着一種成見；但是這却無礙於我們的友誼。

他常是看着我倆嘆息說：

「這樣才是真生活，像你們才是真人！我過了十七年牢獄生活，像被銅鏽腐蝕了的屍體！」

十五年前中國社會開始蛻變的時候，畸形的人物是到處可以見到的。看見他們有時讓你很容易地想到弗羅貝爾，屠格涅夫，或左拉等人的小說人物。他們常常想從自己的天地裏跳脫出來，這就難；所以結果多半是走着悲劇之路。

陸飛就這樣。常是苦悶着，蕩着他那春潮也似的激情。

課餘散步的時候，永是我們三人一起。春天沿着滔滔江水的沙岸，一脚下去，濕漉漉，岸旁一帶碧森森的矮柳，裏面放出輕脆的百靈鳥叫。冬天帶着漫天風雪來了，掩蓋了沙岸上的綠柳，掩蓋了柳叢中的青茵；我們也是一起踏着遠足的漫步，把腳印留給積雪，待春風溶化。

就這樣，我們度過了四個春秋。

事變來了，打破了人生的美夢，安逸的生活是不得長久的，就在第五年的夏天，發生了海上慘案。

這慘案，不用說，誰知道在中國現在의 思想和政治運動上它是一個時代的轉變線。最初因爲中國人受了欺凌和虐殺燃起了民族敵愾心的火燄；後來又進步成了弱小民族解放運動了。

這種波濤一時間震蕩了全國，就在我們讀書的這小小的角落，也掀起了愛國運動的巨波。

一天晚上，當我們三個人又走在江岸上的時候，都不怎樣快樂，心裏像蔽着一塊雲。

「我們不應當這樣閑逸下去了！」振華說，他垂着頭好像在看那隔江映落水底的燈火。

「真的，人家早都幹起來了！我們怎還這樣不中用？」陸飛向例是急燥的脾氣。當夜我們草草作過計劃之後，我深深感傷了，我感傷這四年共同生活就要終結了。

可是我沒敢說出口來，怕陸飛的意志動搖。又怕振華見笑。

當真，從第二天起，那種四年如一日的安定生活便結束了，各人都緊張起來，興奮起來，活躍起來，陸飛說：

「當我今天早晨醒來，照照鏡子，幾乎都不認識自己了！」

在運動激烈的幾天，陸飛的表現最勇敢，同時也最勞苦；兩個星期的工夫，他那豐腴的面頰，瘦成了兩個深深的凹陷，同時兩隻眼睛更是燈也似的炯炯了。他生活於羣衆中間，每天跑着冗長的路，特別是在黑夜。

終於大的運動暴發了，陸飛爲了支撐四五千羣衆的原故幾乎喪掉了性命。這時我們三個人，誰也顧不了誰，四天以後，便都在這個城市裏消失了踪跡，從此，這個城一下銷沉到今日，直到全城的人們做了敵人的俘虜。

我忍饑，受凍，爬牆，跳火車，……終於在二年的飄泊生活之後，才遇見了振華。

他的像貌改變了。臉是黑的，眼光是陰沉的。

我們互相敘了離情之後，我問他：

「陸飛呢？」

「當時我倆是一起去河濱的，呵，那樣的大雪！我們不認得道路，又沒有錢，沿着鐵路一直走了一天一夜！手脚都凍裂了！呵，真想不到還能活到今天！」

「後來呢？」

「後來，……陸飛說是他有事，非走不可，在一個深夜裏，我們便互相握手離別了。……他是一個做大事的人！」

這一年，振華因為家境的逼迫，便東渡去學製藥了。

第二年暑假，振華從日本回來，互相訊問着陸飛的消息，大家都搖頭。

「這個人也許早已死了！」振華歎息說。

我們倆靜默了十分鐘。

一天晚上，沒有月亮，我和振華坐在書房裏正討論着一個問題；一個人影蛾子一般地飄進來了。

「呵，真想不到，」我心裏想。原來飄進屋子裏的却是陸飛，雖然他的個子稍大些，面色又老了些，可是憑着他那滿面的熱情，我就認定他是前幾天還令我們替他靜默了十分鐘的陸飛。

「呵，陸飛！」振華喊道。隨着我們倆每人握住他的一隻手。

真是陸飛呀！陸飛並沒有死，可是他却沒有幾年前的那樣十分火熱了。熱情是有的，裏面却藏着冷意，就摸他的手，也透着冰的氣息。

「陸飛，你從哪兒來！」

「你這幾年到哪兒去了？」

狂 人

「安靜吧，坐下講。」他彷彿比我們沉靜多了，雖然從前他是那樣火爆。「我還是我……你們覺得我這樣走來很奇怪吧？也許以為我死了！……」

「你什麼時候來的？」振華不能忍耐了。

「先別忙！」陸飛舉起他的手，表示安靜。「聽我慢慢說。可是……呵……我若是今天找不到你們，我們今生就許見不了面。……我來到這裏有半年多了。……我沒有找你們，要怪我，是不是？我沒有自由呵！我沒有自由呵！」

「入獄了嗎？」振華驚疑地問。

「怎能夠？監獄還不是我們家裏的一樣？就說進去了，兩個鐘頭以後，我父親一個電話，不是就可以出來嗎？」

不錯，他父親那時正在這裏新任總監，我們原來知道。

「其實也是監獄！不錯，是監獄！……就是我的家呵！」

「喂，先不要亂講吧！」我也覺得不耐了。「我麼離別得這麼久，你究竟到哪裏去了？生活怎麼樣？到你家裏去打聽，也說不知道。……到底是怎樣，應該從頭裏說！我們真以為你也許……」

「不在了？是不是？」陸飛笑了笑，「不錯，我應該從頭裏談起。不過，太多了，一時說不完。最初二年裏我過着很有意義的生活，至少是充實的。不過，這，我想現在不要說，因為沒有那些工夫，我明天得離開這裏。」

「什麼？離開！」振華說。「什麼話？」

「是，我要離開，不離開，除非死！我現在是沒有自由的，你們相信吧！」

「還讓他一個人說吧，振華。」我說。

「我想前一段的事情暫時不說吧，假若我還能再回到這裏來，我再說好吧。」陸飛深深歎息了。「我先說最近的一段吧。」

於是他慢慢講下去，我們倆聽得幾乎下了淚。

原來那時他因為過度的勞苦害了風濕病，他不能做事，由朋友們拿錢把他從七百多里遠的地方送到河濱去養病。病好了，出了院，沒有錢化，沒有事做，他感到煩苦。聽說父親在河濱作行政長官，家裏人一定都在這裏，碰到頭，怎麼好他積極準備離開這地方，只好到朋友家裏去借錢？朋友當然都是窮的，錢哪裏有那末現成？他在晚間跑了好幾天，終於借到了。

這一天早上他滿心高興地從朋友那裏拿了錢來，到車站去買票。他走着想：

「這就好了，離開這裏就好了！」他打算到穆格登去找事做，有朋友的介紹信。

他走在柏油路上，道旁列樹都像對他含笑，他忘情地向前走。

「嗚……嗚……嗚……」一輛華麗的汽車對着面開過來，他緊想躲開：他往東，車也往東，他往西，車也往西。他賭氣不動，車子就在他的面前橫住。

車門一開，跑下來兩個帶盒子炮的。

他想：「這回可壞了！」

「飛兒，到哪兒去，上車來一齊走吧。」

他吃了一驚，這聲音怎麼這般熟！

抬頭看，壞了，正是他的父親。他四外巡了巡，逃不了，只好上車吧。

上車。坐在父親的身邊。父親那種不怒自威的樣兒。使他發顫。

父親不說話，兒子不說話，讓那汽車的輪子把他們往前拖。

這樣，他便被關在家庭監獄裏，沒有斥責，沒有辯解。

父親的代表吳老伯來了，向陸飛說，換取自由的條件是結婚；不知什麼時候。他父親已替他定了某委員的女兒。

他不肯，說「這條件不能接受，是否還有別的？」

「……………」

他要出國留學，上德國。

「這樣安分的讀書還不成嗎？」

「不成，」父親考慮了十天，又用五天的工夫和朋友們商量。給「這樣答復。却還有轉圜，「不能上美國嗎？若願意便有商量。」

他不願意。但不願去受那金闕王國文化的洗禮，這樣一來，許把已往都斷送了。可是他也不知道父親是不肯讓他到德國去的，那時候德國還沒聽說有什麼希特勒和「納粹。」

爭持了半年，老頭子倔強的很。千方百計都不成，同時陸飛的自由沒有了。

最後他想，這樣下去也不便當，一個沒有武力的兒子怎樣抗得過一個有武力的父親呢？美國就美國吧！

正在這期間，他的父親又升了官，所以他也隨着被「解」到這裏來了。至於出國的手續是容易的，只要父親說一句話。

「你們知道我是沒有自由的人呵，雖然表面上還要比自由的人關得多。」他廢然說，面上浮着苦笑。「比徒刑更難耐，漫長的日子，細細地，輕輕地，割碎你的靈魂，放在動物籠裏，每天喂牛肉的野獸比落在陷阱裏的野獸苦得多呵，因為它連脫逃的希望也沒有。」

「那麼今天晚上你這一踫可真不易呵！」振華說。

「可不是，」陸飛說。「其實我早知道你們在這裏，不過我沒有自由，找你們做啥。而且……你們是我父親最恨的人。」

「這又是什麼原故呢？」振華問道。

我趕緊攔住他說，「這還不很簡單嗎？想想陸飛的現在自然會明白的。」

「可是，我明天要動身了，若不是明天動身，今天還不會讓我來。我們還能再見，假若我回來。」陸飛悽然了，嘴唇有些兒發抖，面色有些兒發白。

直到他匆匆走了的時候，我們幾乎都沒有說出什麼來。送他們門口，看見兩衛兵和一輛汽車。

我們決定送他到海濱碼頭。正如這故事開頭所說，我們就那樣眼看着他被「解」出國去。

八年來，消息像藕上拔絲，漸漸斷。再看見他的時候，只有眼睛瞪得滴滴圓，叫起來：

「嗚——嗚——嗚！」

關於陸飛的病源有兩種說法，是由他的家人和親友中傳出來的；一種說法是因為四

次應考博士的落第，一種說法是曾經演過戀愛悲劇的。這兩種事情也許有的，却不能算做是主要的原因。陸飛的靈魂深處有着深刻的創傷，只有我和振華知道一些。他究竟因為什麼會流於瘋狂，只有他自己才能夠說得出來；不過，縱是他好了，也許這一生他會不肯說呢，因為從前他就曾這樣一盃盃地呷下他的苦酒。

讓這病症的來源終於成爲懸案吧！但是我記得，我記得在他出國前夜裏所允許我的事情，就是假若他回家，要把他最初一段生活講給我聽。現在他雖然回來，我却失望了。我幾次想今生是否還有聽見那段生活的機會。

人悲哀到極處的時候，什麼也不要說，什麼也不要想。我就在這種心情之下混過了一年。

陸家的聽差來說，說是陸飛想念我們，請去看他。問他的病狀說是好了一半，有時明白，有時胡突，談話的時候，有一半是明白的。人家說話他也聽得懂，熟人也認

識。「他心裏明白。」

「我早就以爲他心裏是明白的！」

於是我便給振華打電話，半點鐘以後振華來了，我們便一同去看陸飛。

到了他的家，原來是錯了，三天以前他移到米家街的新房裏，於是我們又趕到米家街。

最先接見的還是那位專聘的醫生，他是有要求和客人預先談話的權利的。我們也願意和他談談，打聽打聽陸飛的病勢。

「好了麼，大夫？」我先問。

「好是好得多了，除根却不易。」醫生說着搖了搖頭。

「有時還明白麼？」

「明白的時候多，不過有時明白也說胡突話。」

「他這人想是有着精神傷害的。」

「不錯，傷害很深。現在他怕提起是國家，家庭，和女人。」

「呵，……」我彷彿挨了一針。

聽振華接着問：

「飲食起居還有條理嗎？」

「有時好發脾氣，別的都和常人一樣。發起脾氣來，怪得很，要來飯菜，丟到痰盂裏，然後再要，然後再丟，有一頓飯，他這樣幹了八次，可是當時他並沒胡突，只是說，這不好，丟了它！」

「這却有着復仇的意味，」我心裏想。

「先生們和陸先生是朋友，我知道。」

「不錯，小時的同學。」

狂 人

「你們見他是可以的。不過他有些奇怪的地方，除了不能談國家，家庭，和女人之外，還得看他的顏色。他若一瞪眼，你們就趕快走，不然跟着就要罵起來。你們要看他的顏色……」

「那末我們去吧！」振華有些不耐煩。我們站起來，一個聽差陪我們出去。

「呵記住，……關於國家家庭……」身後還有醫生那苦口的婆心講話聲。

我們隨着聽差走近那所謂狂人的會客室。這間屋子雖然不怎樣講究，也不零亂，彷彿它的主人並不是狂人一般。靠着牆有一張沙發，兩端是兩張安樂椅，於是我和振華便坐在椅子上，把沙發留出來給主人坐。

聽差說主人在樓上。等一等就下來。

在無聊中我的眼睛在四壁掃了一週。最刺目的却是對面牆上掛着一個尼采的浮雕像，底下有一張長條桌，上面擺着一個花瓶，裏面是鮮紅的一叢花。迎面門楣上是主人

親筆寫的字：「求無自由書齋。」

不願再看什麼了。振華低着頭，我望着天花板。

一陣皮鞋聲送進來要和我見面的屋主人。握了手，三個人一起擁抱，感情的激動使我來不及辨析主人的面貌了。在迷惘中，我覺得和我擁抱的並不是一個狂人，乃是一個熱情真摯的弟兄。

我清醒過來，看陸飛的面孔並未清癯反而豐腴了，去年面色黃焦焦，現在却有些紅意。眼光並不散漫，却是熒熒的。

「我很想念你們！」陸飛坐在沙發上說，左右看了看。

「你近來好些嗎！」振華問道。「我們來問過多次，總是聽說你不能見人，所以便去了。」

「這我都不知道。沒有人告訴我。其實我原來就沒有什麼病。因為我好說他們不愛

聽的話，所以他們便宣傳說我瘋了。哪有那回事？……他們要把我造成一個狂人作為報復！不錯，是報復！」

「那些事還是不想為妙，好好養着。」我攔着說。

「老大哥，怎麼還說胡突話，我還有什麼養的？只能增加我的病吧！」陸飛像着急。

「近來飲食都好嗎？」我用話遮開。

「還對付，只是心裏悶，有時明明肚裏餓，看見飯就來氣了。我想，我真不幸！為什麼偏是我有這樣的家呢？我在外國考畢業的時候，一想到要回來，很高興，再想到我們家，馬上頭暈起來，幾乎不能下筆了。對付着算通過去了。可是後來一次，兩次，三次，……我便失去知覺了。」他的面色顯得非常可怕。

「你現在能看點書嗎？」我想還是和他談別的。

「不怎麼想着。」

「打棒球嗎？」

「不。」

「沒有什麼消遣嗎？」

「可以說是沒有。」

「出去走走嗎？」

「倒是常出去。不過沒意思得很！後面老是跟着兩個保鏢。任憑你打他，罵他，他也不走，還和我笑，不，譏笑，你們想，一隻鳥被人用繩子拴來在街上架着走，好受嗎？唉……上南海，上東海，（他是這樣說的）上北海，身後兩個保鏢，如同狂人的記號，告訴人說，瘋子來了，遠着點！哈哈！」

「這樣想也沒有用處呵，陸飛！」振華勸道。「玩玩是有益處的，勿論什麼事病好

狂 人

了再說，」

「假若說這樣就算病，那就沒好的日子了。我覺得這一病，清醒了許多。不但是從前的事情都和在目前一樣，並且看見什麼更明白了。同時也脆弱，好發氣。」

我們談了半點鐘的話，誰能覺得他是狂人呢？假若說他是狂人，恐怕天下就沒有真人了。

陸飛拿了一枝紙煙，劃着火柴，噴出一口煙來，迷惘地說：

「我搬到這裏來，離開我的家稍好些。我家裏沒有一個好人呵！你們也許不知道。除了我母親之外，沒有好人呵！地位最高的要算是獄官，他的力量最大，役使着幾個獄卒宰治全院的囚犯。母親和我是囚犯，姐姐作了幾年囚犯死去了，弟弟們都到國外學刑法，預備回來做補獄官。不願作獄官，就得作囚犯，我就是個樣子。我每天都想着打出這牢獄；可是天天看見有些囚犯自投到獄官的脚下，求他收容！」

他彷彿陷入沉思。過了兩分鐘，他又道：

「去年我一回來，便見了獄官，人家對我說這是父親，要行禮。我便氣了。」王八且，」我說，「他是獄官，哪是我的父親，我的父親早死了。」於是不知他吩咐一聲什麼，便把我關起了。……呵，我悶得很，前幾天我大鬧，他們又把我送到他拘留所裏來了。」

他的眼光有些發直，過度的刺激，使他恢復了病態。我看了看振華說：

「我們走吧。改日再來看你，陸飛。」

「不能走！」陸飛翻了翻眼睛，像是又平靜些，「我想念你們。我還有話問你們。」

我們只得重新坐好，門外的醫生直向我們送眼風，我們覺得很窘。

陸飛一枝枝連着吸紙煙，他自己坐在濃厚的烟氣裏像一尊塑像。他嘖嘖不休地談

着，也有活人的事情，也有死人的事情，顯見神經是少有點兒錯亂了。

他瞪了一下忽然問道：

「小朱，你們見到她嗎？」

小朱原是陸飛幼年的好友，感情是很深的。

「沒見，」我們只能敷衍回答了。

「真可氣……在美國，她就不理我！……我想殺了她！呵，我……」

其實小朱早已嫁了人，就沒到美國去過。

「殺她！」振華只好隨着他說。

「呵，我八年沒有回來，國裏也有些重要新聞嗎？我要收集這種材料，你們知道嗎？」

看見他是犯了病，誰還敢說什麼！只好敷衍他說：

「近幾年沒有什麼。」

陸飛的脾氣不好看。

「你們真不知道嗎！當真沒有什麼？我想你們胡說，九一八，一二八，你們也不知道嗎？國土變了顏色，也不知道嗎？我們家鄉換了主人，也不知道嗎？……呵，你們怎能那樣胡突，你們胡說呵！」

這局面真是難以應付了，我急切找不着脫身的方法，那個醫生的影子還在門外不住晃動。

「你休息吧，陸飛，我們過幾天再來和你講。」振華蒼然說了。

陸飛點了點頭，臉綳得像一塊鐵板。

我們，走出門去，各人拭着頭上的汗。醫生絮叨地說：他今天精神不好，一句明白話也沒有。

我們到巷口外面去找車子。在路上，振華問我道：

「我看陸飛真摯的很，還不算好嗎？」

「天下是非顛倒的事情多得很，豈祇一個陸飛呢！……過於真實的人和狂人相差有多遠呢？」

「呵，殘酷的世界，呵，殘酷的人類！……」振華說着上了車子。

「那一段生活不知什麼時候，才能講給我聽呢！……」我的腦子裏輪轉着這一個問題。

中 秋

隱隱的砲聲。

小七坐在屋簷下看月亮。

空中有零碎的雲屑，把一張青灰色的天幕補得極縷；於是，小七就想到母親那件天穿在身上的惟一的旗袍。

月亮有時鑽到雲的後面，就如圓臉上輕輕蒙上一層薄紗，有時鑽出來，彷彿像一顆大的燒紅的煤球。

不錯，今天是中秋節；月亮若是不明，會挨得多少罵！

但是罵月亮不明的人，不會是小七，是些裝得滿肚子月餅和水菓的人，因為他們滿足了食慾之後照例要「趣味」一下的。

小七沒有吃到月餅，甚至沒有人給他一粒月餅屑，所以他坐在屋簷下，夢想月餅的偉大有如中秋的月亮。他想咬，一口，一口，咬不着，他低下頭去，看地面的小石或一顆反射月光的沙，久久地，想什麼，沒有人知道。

小七今年八歲，排行第六，也是第一。

這緣故是要費解釋的。他家裏很窮，爸爸替人家種田，家裏常是吃不飽。八年前，他的媽媽生下來第六個孩子。她想：「生得太多了，怎養得起！叫小七吧，」意思是告訴子孫娘娘說：「不要再來第七個了。」結果真個就不來了，她因為多產生了病。老天彷彿特別照應他們家，小七生下來的第三天，大兒子就因為拾馬糞被馬踢死了。二、三的沒飯吃到關外去當兵，沒有生死的消息；其餘兩個前年被×軍演習的流彈打死了。所剩的只是小七，也是老大，人家都說：「這孩子的命真硬！」

小七默想了一刻工夫，抬起頭來又看見那個月亮！小七惶惑地歎了一口氣，枯黃的

小臉上掩着早熟的皺紋，皺紋裏有東西好像煤灰。

爲什麼今年過節沒有一塊月餅吃？小七不能理解這個問題。他只看見爸爸在十天前已是着了急，冷颼颼的秋天，還要常常拂去額頭的熱汗。

爸爸的口袋裏沒有一文錢，却有一棵鎗。那棵鎗不甚大，又黑又亮。爸爸擺弄它的時候，常是離開媽媽好遠，並且嚷：「小七到你媽媽的身後去，小心走了火！」爸爸常說，這棵鎗就是他的命，沒有它是不成的。

過節前兩天，爸爸清早就出去，深夜才回來；媽媽病在牀上，支着病體應付放印子錢的人。小七想：「這種人真可恨，爲什麼偏到我們家裏來？南街趙家的瓦房多末闊，一去準得有錢給。他們爲什麼不去呢？」

她問媽媽，媽媽說他還不到懂事的時候，不告訴，小七心裏悶得要死。

爸爸晚上回來，苦着臉，看媽媽在落淚。小七的肚裏俄的難過，却不敢說話，眼光

從媽媽的身上移到爸爸，然後再移回去。

在使人心痛的沉默中，各人咀嚼着自己的苦味。過了半天，媽媽拭了拭眼睛說：

「賣了吧，那棵鎗，……不然，債主逼得真難受！至少也能過個團圓節，……你每天那樣早出去，這樣晚回來，兩頭不見太陽，像個賊似的！……」

「賣鎗！」爸爸的眼睛瞪得牛樣大。「鎗是我的命！死了也不能賣！要賣早就賣了，李老好有一次拍着我的肩膀說：『大兄弟，賣給我吧，要多少給多少。』我都沒答應，沒有一支鎗，這一村的安靜就差得多！……債主有嗎關係，沒有錢，也不要人的腦袋。」

小七不大懂這些話裏的意思，只是想：

「爲什麼不拿這棵鎗把債主都打死呢？」

他不敢說出來。但是他的心裏懷着單純的忿恨，他忿恨債主。他想，他沒有月餅吃

全是因爲債主的緣故。

今天小七起得很早，天上還有星子。他一睜眼就聽見爸爸的屋子裏有人說話。他知道爸爸還沒有走，不過他很疑惑。

「爲什麼這樣早就來了客？……」

他偷偷爬了起來，披上小襖，輕輕從屋門溜到外面去。秋晨的冷風真可以，小七一出門就來了一哆嗦，他趕緊把頸子縮了縮，往爸爸的窗子底下蹭。

天是灰色的，東方天邊處，雲霞像隻錦雞漸漸啄去空中的星子。爸爸屋裏說話的是個男人。

「這一定是債主，」小七發恨地想；却又不是，仔細聽好像後街的王老叔。小七來了好奇心，站在窗下，大氣兒都不敢哼。

「劉大哥，」是王老叔的聲音，「這個消息確實的很，他們定規是今天夜裏或明天

「早。……」

爸爸沒有聲音。

「還聽趙二爺對他的管事說，」王老叔又繼續說了，「劉老順若是再狡賴，告訴××人先收他的！」大哥你想，這事情總得有個辦法呀！……」

聽見爸爸的歎息聲和遠處的鷄鳴聲相應和。又停了停，「彭！」爸爸好像捶了一下棹子，說道：

「媽的，真不讓窮人活着！……老兄弟，你知道，我們這幾棵傢伙都是性命換來的，……其實也不是不肯捨掉，不過我們這野地方，沒有這幾棵傢伙，簡直就得出事。他們淨擠兌人，是不是，老兄弟，他們也不缺鎗用，××人可以賣給他們，要多少，有多少，他們有錢的人何必惦記着這幾棵破傢伙。」

「大哥，這不光是村裏紳董和官面兒的主意，他們不過也在背地裏弄鬼，聽說這原

是××人的意思咧！從前三韓人不是廿五家一把菜刀嗎。王瘋子那天告訴我說，關外東定縣一帶也是這樣辦法的。……」

「不，……也許是的。這裏却不管呀！還沒有換旗子。」

「不會？你可放心了。王瘋子說過收鎗是沒有錯的，緣故是××人不怕官兵，怕老百姓，怕胳膊粗的哥兒們。……」

「說起來也真怪，」劉老大搶着說，「王瘋子倒底是怎樣一個傢伙？人家都說他瘋，我看不一定。他常會說些奇怪的話，後來却都應驗了。」

「他那裏會瘋！他常是幫助人，勸解窮人不要跟窮人打架，夫妻不許吵嘴，……他他是個好人。這次的消息也是他告訴我的，要我來找你商量。」

「事情是要辦的。主意却沒有，……要不還是去找瘋子吧？……」

「呵——泣——泣！」小七打了一個嚏噴。

「誰！」爸爸很嚴厲的聲音。

「我——我。」

「這樣早在外面做什麼？還不快到屋裏去！」

「唔——」小七又溜回屋裏去，找補了兩下嚏噴。

天亮了，太陽從東方推出來，小七看見窗上有條細細的白線，漸漸地長，漸漸地長，成了一片三角形的光色，好像一塊烤過的鍋餅。

「就是這樣，去找瘋子吧，節也不過了……」爸爸和王老叔一面走出院子去，一面說。

究竟是什麼事？以小七的意識的能力是不能解釋出來的。

小七的爸爸名字是劉老順，是一個樸實的農民。原來他是一個自耕農，有幾畝地，

夠吃的。自從順縣這地方變成了戰區，他的生活就恐慌起來，每天應付暴征和雜稅，他甚至不能靠賴這塊土地養活他自己了。結果他不能不把他那可愛的土地出賣，來過一過佃戶的生活。其實無論他怎樣努力和生活的苦鬥，窮困是不肯離開他一步的。

兒子們若都活着，也可以幫幫他的忙，不幸又死得只剩一個八歲的小七；可是他想到兒子多了也要多吃飯的，他便咬牙說：「還是死了的好！」

小七的母親長着積年的病，使他失掉了一個好助手。幸虧他們夫婦的人緣兒好，親友和隣人們時常幫他們的忙，所以也還可以對付。

三四年前因為運氣不好，這順縣便成了戰區，每年只少都有一兩次戰爭的恐怖襲來，人心是特別惶急，給中國人納稅，給外國人竄馬，給「亡國奴」騰房子，給……苦得很。日子久了，大家也見慣了，又加去年組織了特別行政機關，表面看來好像天下太平似的，背後弄些什麼鬼，質樸到和傻子差不多的鄉民誰還能理會得到？中國人也好，

外國人也好，只要不欺人就成。

劉老順却不能因為這暫時的安定而脫除他的厄運：由於妻病子幼和租稅的壓迫而走到負債的地步。端午沒有心情和力量吃粽子，中秋沒有心情和力量吃月餅，在老順是平常的事情。

中秋節的早上發覺了更不幸的事情，真賽過火上澆油，××兵聯合當地的民團到民家來收鎗。

老順是有一棵鎗的，這是由於從前鬧逃兵散匪被他們激下來的，民間這種半公半私的鎗多得很。在這種年月，民間有鎗是很平常的事，不然就是窮到像老順這樣人家也免不掉遭遇綁架和竊盜的威脅。所以他愛他的鎗如同性命一般。

小王聽得了這駭人的消息，天沒亮就來找他，小王也是有一棵鎗的。他們知道這件事不是一個人辦得了的，村子裏這類鎗很多，應當大家想個辦法；所以他們去找王瘋

子。

這些小七如何懂得？他所知道的只是爸爸有一棵鎗，王老叔也有一棵鎗，……王瘋子呢，是一個做小工的，最喜歡小孩子。王瘋子沒有家，自己住在地頭上一個小棚裏，有了錢就幫着沒有吃的人買米，沒有錢也沒抱怨過。

小七祇知道這一點點。

爸爸走了，小七整天的苦悶着。媽媽在牀上呻吟，呻吟得小七心裏發酸。在中午，他咽下昨夜剩下的一碗冷飯。

隱隱的炮聲。

這聲音從早晨就隆隆响個不休，小七疑惑是官軍和土匪開了火。想一想又不是，大過節的，哪能有閑心打仗呢！小七想了半天，不能解釋。

太陽向西斜下去了，小七倚在門旁看往來的行人，呆呆的，一切都覺得木然，隣家的董二伯領着他的兒子小三從市上歸來，手裏提着蒲包，小三的懷裏抱着一尊缺了一個耳朵的兔兒爺，爺兒倆的面上紅撲撲的。

「吃了嗎，小七？」

「吃了——了，」小七把胸膛挺了挺。

「看，我們才從市上回來，市上真好！」比小七還要稚氣的小三驕傲地說，看了他爸爸手裏的蒲包和自己懷裏的缺耳朵的兔兒爺，又看了看小七。

「唔……」

這對於小七顯然是一種侮辱。他心裏想：

「什麼希罕！老爺不要你那蹩腳的兔兒爺！」

「隆隆。……隆隆……」又是隱隱的砲聲。

「二伯。這是什麼聲音？可是祭神呢？」小七問。

「噫……少說閒話，孩子！你不知道這兩天不好嗎？××人演習……離這裏有二十多里路。」

小七打了一個寒顫，他想，爸爸可別往那個地方躑，爸爸帶着一棵鎗，不是頑的！他沒有說出什麼來。

「小三，不要弄掉了兔兒爺！……快來吧。」爺兒倆急急的逃了。

西山收去了落日的餘暉，天色已入夜了。月輪從東方推上來，紅得像染滿了鮮血。爸爸仍未回來，媽媽睡了，這樣淒慘的夜！

小七心裏有事，不能睡，蹲在窗子底下看月亮。月亮往上升，越來越小；小七的肚皮越來越往裏抽。

爸爸還不回來；月亮已升到中天了。

「彭彭彭！」外面有砸門的聲音。

小七開開門。面前站着兩個保安隊，保安隊的身後，有幾個晃動着的影子。小七沒有工夫細看，急忙說：

「找誰？」

「找劉老順，」一個人說。

「找你爸爸，」保安隊中有一個人認識小七。

「我爸爸——沒在家。」

「這孩子胡說，進去看看！」另一個人說。

於是這羣人蜂羣似地進了院子，一共七八個，小七仔細看，後面的人穿着黃軍衣，帽子上纏着一條紅布。他靠在牆上打哆嗦。

他們一進屋，母親起了呻吟的聲音。在迷茫中，小七聽不見屋裏說些什麼話。

一分鐘之後，這羣人又湧了出來，腳上，背上，發着鏗鏘的聲音。他們各處搜尋，馬槽後面，草垛後面，煙囪後面，……然後一聲不响地又湧出門外去了，彷彿沒有看見小七一樣。

月亮漸漸往西斜，遠處起了雜亂的犬吠聲。

隱隱的砲聲。

小七從迷惘中醒來，冷汗漫了全身，像是才從水裏出來一樣。神智一恢復了孩子的心急劇地跳動起來。他想了想方才的一幕，想了想早上的一幕，他漸漸有些明白了。

「這事情與爸爸是有關係的，他們也許來要那棵鎗。」

小七想到這裏，替他爸爸担心，他想這時爸爸也許在王老叔那裏，也許在王瘋子那裏。

「他們不會到那些去搜嗎？……我爸爸的鎗是在身上的。」

想到這裏，小七眼前彷彿現出了爸爸那堅實的身形，被人搶了鎗去，鞭打得渾身是血，還在咬着牙犇笑。

突然小七好似得到了新啓示，不顧母親在屋子裏的呻吟，出了街門，發狂一般地向西跑去。

轉過董家的西牆，就是一片野地。今年節氣早，莊稼收制的也早。有些高粱被割倒，成束地臥在地下，有幾顆還是孤另地立着，在靜夜的微風中往來地蕩。月光凌空灑下來一片白沙，把野地上一切東西的輪廓顯得更明晰了。小七看那一束束的高粱臥在地下，黑忽忽地像戰場上的兵，颼地一陣微風吹醒樹頭的宿鳥，似乎在喊：

「臥倒，預備放！」

小七迎着月亮往前跑，像一條天狗趕着要吞噬月亮。

野地裏有一個人影，在成束高粱網中間，蹲着身子往前走，小七的頭髮根往起直

豎。

「有鬼！」小七心裏想，腳底下感着不得勁兒。

「小七嗎？」那人影發出低嘶的聲音。小七一哆嗦：「我是王瘋子，不要害怕！」

「王老伯呀？」小七的聲音哽咽，心裏的跳動漸漸慢了。

小七往王瘋子那面湊，王瘋子往小七那面湊。

「蹲下，小七！你這孩子真大膽！」

小七蹲下了，心中有說不出來的驚恐。

「你大晚上的出來做啥？」

「找我爸爸。」

「有事？……」

「有人到我家裏去搜過！不是好人，我去給爸爸送信。」

「是七八個一羣人嗎？」

「是。」

「方才過去，到小王家裏去了。那裏有好些人，你爸爸大概也在那兒。今天早晨他到我這裏來過，我不放心，現在去看看去。你回去吧，孩子！到那裏誰也管不了誰。」

王瘋子的眼睛發着光。

「不，我也去！」小七說。

「咳！這孩子真嘔人。那麼，你就站遠些，不要露面才好！」

「唔……」

兩個人急急地向前走，彎着腰如同偷莊稼的竊賊，跨過田壟和小溪，跳過車轍和泥潭。小七不再害怕，因為身邊有王瘋子。

犬吠聲漸漸繁密，漸漸近了。

黑黝黝的一座小院落，在眼前顯現，從牆裏伸出一棵歪脖子樹來，小七知道那是小王的家。

越過一道壕溝，小院落更清晰了，小七看見了門口那架磨盤。再走幾步，看見門口擁擠着好些人，在月光底下，彷彿有些帽子上也纏着紅箍。

「到了！輕聲些！」王瘋子發出了命令。

小七點點頭，翹着腳向前走，同時看見王瘋子的手插在口袋裏，彷彿摸着什麼。忽然院落的門口嘈雜起來了：

「你們好好交出完事，這是命令。」

「媽的屁！老爺偏不交！」

小七打了一個寒顫，「這是爸爸的聲音啊！」

「不要說話，躲到那草垛後面去！」王瘋子把小七往草垛後面一推，自己便溜到牆

角處藏起來。小七在一轉身的時候，看見王瘋子從口袋掏出來一個黑忽忽的東西。

小七不自覺地蹲在草垛後面往外看。門前擁擠着很多人。彼此爭吵着，彷彿就要衝突起來。他幾次想要跑過去找爸爸，身子却又僵硬得不能聽他的使喚。

忽然「拍」的一聲，不知是誰給了誰一個耳光，接着槍聲就起來了：

「叭！叭！叭！」

在一陣騷動中間就倒下了好幾個。外面的五六個人往後退，臥倒，預備放。在門際，在牆頭，隱着好幾個人。描準着牆外。小七依稀能看見牆上露出一支粗臂的是他的爸爸。

「碼的，要我們的命，……要你們的命！你們這狗！」裏面人罵着，一面放鎗，地下的灰土翻起多高。

外面的人又有幾個不動了，把鎗丟在一旁。小七恨不能搶過鎗來，再打他們幾下。

突然外面的人有一個舉起鎗來向牆上瞄準，小七在惶急中喊不出來。

「叭！叭！」牆上的粗臂退回去了。接着那個放鎗的人也丟了鎗在地下亂滾。

小七聽見這第二聲的鎗聲是從牆角發出來的，他一看，王瘋子還蹲在那兒。牆裏面落下去的自然是他的爸爸。

「爸……」

小七不知怎樣從草垛後面跳了出來，接着「叭！」的一聲，小七的臂上一涼，一麻，便躺在地上，他看見那大的月亮漸漸從頭上壓下來，漸漸大，漸漸大，使他喘不出氣來，他閉上了眼睛。……

隱隱的砲聲。

煉

一

拖着重載的火車沿着鐵軌向前爬行，喘着氣；呼呼！應合着車下隆隆的嘯響。

雖然是初秋天氣，炎熱並沒減退，太陽光像條火龍，晒得鐵路兩旁的沙粒顆顆要暴跳起來。地域是屬於北溫帶，可是在夏秋之交，便會充分地顯露着氣候的大陸性：任他到晚上怎樣要加上一層薄薄外套，在中午却會熱得讓人喘不出氣來。「秋後一伏」麼，鄉下人都知道；立秋以後若沒有這樣酷烈的太陽光，高粱米是吃不到嘴的。

火車加足了它的馬力向着目的地飛奔，彷彿要逃開這炎烈的Ordeal，可是坐車的人總會感到它是緩緩的，緩緩的，有如熱帶沙岸上拖着長尾巴前進的爬蟲。

三等車裏靠着窗子坐着一個年青的旅客，一隻脚着踏一雙皮箱在打瞌睡，車子每一震動使他的頭幾乎偏向窗外去，再一動，又是往回一傾斜，生出來一種自然的節拍。顯見這位客人不是從哈長線沿路上來的小政客或小商人，爲了他們那可憐的溫飽，不能不冒着暑來坐三等車；他乃是一個跋涉長途的旅客，看他眼皮底下的一片青便知道了。

嗚的一聲汽笛叫，全車旅客的精神一振。青年人也睜開了眼睛，以爲是火車到了站；看了看結果不是的，他失望地聳了聳肩，又垂下頭閉上了眼睛。

這青年人生着一副昂然的像貌：長長的臉，兩腮深陷；在炯炯的兩隻大眼的周圍，睫毛根根地豎着，整齊而又清楚；面色是蒼白的，頰上不見絲毫的血色；年紀雖然不到三十，前額的頭髮已禿上去了一二寸，所以面孔顯得更長了。身上穿着極講究却又不大的新的西裝，衣袖近肘處彷彿經過長久的磨擦而發着光。從各方面看來，這個人是一個飽嘗鍛煉並且久在書齋裏用過功夫的人。你若仔細看他的腦後，平平的枕骨表示他原來是

這裏的土著，外省人決不會有這樣平的腦勺，甚至還要隆起一塊硬硬的疙疸；但是要從他的態度，舉止……上看，却似久久受過不列顛禮儀的沐浴。類如整潔，挺胸，聳肩，常常整理衣褶，雖然天熱也不肯解去他的領帶，……在在足以表示這人的習慣不像此地人。

車子陡然經過一道橋梁，「刷！……亮亮亮……亮！」青年人像似一驚，睜開眼，向窗外看去。這條河他認得很清楚，是淮河。他的家原來就是從這裏遷到摩登城去的。現在正是秋泛的時候，河身顯得特別寬，一眼望去，黃湯湯，沒有邊！他想起泰姆士河，想起倫敦橋，想起倫敦霧，異域的風物好似一條引線往回牽繫他的心。但是他這次回來不是因為在國外沒有職業，不是因為父親和母親想念他而拍去的電報；他原是別有所圖的，他常是想，人若光爲了吃飯，舒服，甚至養兒子，掙家業，而去生活，而去努力，是太沒有味道的事情。他回想離開家鄉之前的一段生活，真是有味，——可以供人咀嚼三日的。現在完了，他沒有重過那種牛活的機會了！然而，他的眼珠馬上轉了幾

轉，想，時候還要來的，他並沒有失望。

忽然，他的幻想被車軌的聲音震散，他又想起馬上到了家，父母的慈祥面孔，朋友們的溫熱的手。

「快到了，」這聲音從青年人對面座位上傳來，好像未長成的雄鷄嘶啼，又沙，又啞，又重濁。

青年人凝了凝神，看到對面坐着的旅客。真是怪樣兒！腦袋前後扁起來，扁得幾乎要剩一半了，像孩子們玩弄的「鬼臉！」面色灰黃，扁鼻子，眼珠子彷彿要突出來，滴溜溜的來回轉。年紀有四十左右。穿着綠褲子，白紡綢小褂，上面掛着一根銅錶鍊，口袋裏裝着一把短小的黑摺扇，在京城到摩登的路線上，這類人是常見的。他們沒有衙門辦公，沒有鋪子做生意；但是他們老像吃得飽，不花錢坐火車，而且在車上專能欺侮鄉下人。

他看見青年人投過眼光來，便得到了說話的機會。

「遠路旅行不累嗎？」他知道這條路上很少遇見這樣的旅客；於是他想這是從滿洲里？莫斯科？……

「還好，有點兒發倦，……不大累的。」

「從滿洲里來？」他的眼裏閃動着窺伺的光輝。

「不，從倫敦。滿洲里是在路上經過的。」

這個怪人物聽了，覺得有點兒失望，這樣是問不出什麼來的。他的眼珠轉了轉，掏出扇子來搨了搨，又問道：

「恭喜是——」

「我是個大夫，是學醫的。」

「呵，學醫，很好的行道呵！」這彷彿引起來他的興趣。「一副藥就是一塊多，……」

我從前也學過醫，念過本草綱目：黃氏八種，……呵，老兄行醫，好得很，我們是同道。……」

「不，我學的是西醫。」青年人彷彿有點兒不耐煩。

「呵，我錯了，說話沒有譜兒！」陌生的坐客一面說，一面揮着扇子，「是學西醫，是從倫敦留學回來。倫敦是英國的大地方，我在小學教科書上讀過的……呵，貴處是——」

「原來是澆水人，現在遷到摩登城裏了。」

「原來是老鄉！呵，幸會得很！」他的腦袋搖起來像一面瓢，說一句話，故意咧咧嘴，露出他那顆長着黑鏽的劣質金牙。「我也是澆水人，方才經過的那條河，不錯，我還在那河邊上撈過魚的。……現在嘛，真是不堪回首了！」

他又咧了咧嘴，搖搖頭，極力要表示出多少的酸味來。這對於整齊而機械的這位青

年簡直是一種不可言說的討厭。

青年人把眼光垂下去，裝做假寐的樣子，默數着車輪轉動的次數——Kwong-Tang

Tang-Tang。……

「還沒領教，您貴姓？」那位怪客覺得這是引起談話的最好的發問。

「姓謝。」

「台甫呢？」

「只有這樣一個名字，——謝質平。」

「啊，好得很！……我賤姓蔡，名字是卓文。我們是同鄉呵，以後要多親近。……

我這裏有個名片。」

他把名片遞給謝質平，姓名的旁邊有一列官銜：××軍司令部特務科翻譯官。

「啊，……」謝質平有點說不出話來，他想不到回國來首先認識了這樣一個人。但

是彷彿又有什麼東西在他的腦子裏轉了一下，他趕快含笑說：

「失敬得很，您原來是位作官的人！」

「不敢當。」蔡卓文彷彿要擺擺架子似地，搖搖頭。「當着別人我是不露的，你我是同鄉，所以才……」

謝質平漸漸減退了已往討厭這位怪人的心理，談話便入了軌道。

「我新回來，老兄多照顧。」質平說。

「幾時出國的？」

「民國廿年夏天，現在是民國……」

「不是民國。」蔡卓文幾乎要用手去堵他的嘴，「老弟，」他不再叫老兄了，「當心，我總比你癡長幾年，不許那麼說，那是犯法的……遼東國，這才對，今年是廉道二年，懂不懂？」

謝質平紅了臉，他覺得一回國就弄了大岔子，是大失敗。他並非不知道，而是沒有說慣。

於是他趕緊抱歉似地說：

「承老兄指教，四五年沒有回國，一切都生疏了。」

「好！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你走在街上，這樣說錯了，就得挨打。現在不像從前了，老弟！」

他彷彿是得了勝利，腦袋更是搖，汗流的也更多，他一手是手巾，一手是扇子，忙個不住。口裏叫罵得更加厲害，唾沫星子四下飛濺。同車的人都把眼光移注過來，但是，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個什麼樣人，土著的眼睛裏是揉不進沙子的，於是一個個低下頭，不再來理他了。

「老弟，你不知道，三年前這裏就不許叫民國了，就叫遼東。是新改的名字。年號

是共和，去年……呵，不錯，去年春天……」他想了想，「大概是三月間，新皇帝便卽了位，頒發了詔書，哈，我都背得下來：『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我國肇基，國號遼東，於茲二年。原天意之愛民，賴友邦之仗義，其始……』」（Kwang-Tang-Tang-Tang）呵，真討厭，……『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而生民有欲，無主乃亂。』（wangk-Tang-Tang-Tang）討厭，很長，改日再念給你聽吧。」

這時車子轉了灣，從後面望到那車頭，如同奔泉的馮馬一般，發狂地向前飛跑。煤烟從上面突出來，遠看就像一道馬鬃。漸漸地，煙裏的炭粒從車窗飄進來。蔡卓文的汗手在身上撲一下，便是一兩條黑線。

「坐三等車就是這樣壞，沒有紗窗。」蔡卓文嘆息了。

「可不是。」謝質平淡地回答了。

「老弟，府上現住——」

「小西門外，文萃里……六號。」

「不，不是文萃里，是文慧里，我敢說，那一帶我熟得很。」

「我也說不清，家裏寫信是那樣告訴我的，我也不知道。」

「那也許，小地名多得很多，在文慧里的東邊？南邊？……也許有，也許有。……可是，提起文慧里，最近出了一當子事情，不錯，就在最近。」

謝質平的心裏一動。他知道文慧里有一個學校叫做文慧學院：他還有幾個朋友在裏面教着書。他問：

「什麼事情呢？」

「說起來，話就長了。」

老蔡興奮起來，彷彿得到說話的機會便是終身幸事一樣，頻頻搖着他那瓢式的腦袋，唾沫星子噴濺得更厲害了。

「文慧學院一個姓關的教員被人生生地打死了！」

「姓關，呵，叫什麼名字？」謝質平彷彿要盡力把他的驚惶掩藏起來。

「關不然，不，是關不然，不字底下放一橫不是念「Pei」嗎？」

「呵，果然是他！」謝質平沒敢說出口來，同時他感到要暈倒。可是蔡卓文並不因此減少他談話的興味。

「原來是這樣一當子事：三年以前時局變了，許多機關都被×人接收過去。文慧學院是一個洋人立的學校，所以暫時也沒去理他。誰曉得這樣倒出了亂子！有一個教員，就是關不然，他公然在裏面宣傳×化組織反遼抗×的團體這還了得！就被人報告了抓到司令部。問，不說？打，還是不說；灌煤油，涼水，抽筋，……還是不說，結果學生被打死了。」

「啊呀！」謝質平的頭仰在椅子背上，面白如紙。

「老弟，暈車嗎？天太熱！」老蔡從口袋裏掏出來一瓶仁丹，質平却也醒過來了。

「啊，對不起，我真有點兒暈車。」質平極力掩飾着。

「來點兒仁丹吧，一下就好。」他強迫着質平吃下了幾粒。一看，好了不是，……
殺人我看見過許多，打死人我還是初次見過，可怕呀，老弟，我親自給他當的翻譯，我都替他着急，說了不就完了嗎？何必受這個罪？……我親眼看見的，棒子一落，全身筋一起抽動，漸漸棒子上都沾着血肉了，人已經不像人形了，抽，往一起抽，結果像一條被打死的蛇。……」

謝質平兩眼望着窗外，沒有言語，眼睛彷彿被風吹得水汪汪的。

火車速度漸漸緩下來，遠遠望去，漆黑一片的雲霧中有些筆直的黑東西向空矗立着，偶然有一二座近處的建築物，還能看清樓頂上排列着一些水鳥狀的東西。

「這回可來到了，」老蔡說，用手巾擦了擦臉。「老弟，我們說個體己的話，才回

國小心些！『鬼兒』就恨留外洋的。」

「請放心，」質平說，「我們學醫的，都本分得很，除了治病，不問別的，老兄多關照就行了。」

「能老實，那就好，我們都是同鄉，碰了頭，很難辦。……『識時務者爲俊傑，』老弟到這裏來說說不得了。……你想，容易嗎？我原來是給原樸洋行跑外，事變以後，我會……呵，我會兩句××話，……咳，不容易呀！」

汽笛連續鳴個不住，彷彿警告人說「陷阱就在前面了！」

「老弟，不瞞你說，我有口癢，……還有點兒病，將來還要奉求的，」老蔡好像有點兒窘。

「不要緊，不是外人儘管找我去。」質平慨然答應了。

火車終於停住了；旅客潮水也似地往下擁。

「再見吧，老弟！」

等到質平和他的朋友丁生握手的時候，丁生是約定來接他的。已找不到老蔡的影子了。

「蔡卓文到底是誰呢？」質平想着問丁生，又被別的話岔開了。

這時，赤色的太陽已落在西山頭，有一片紫金的雲彩要接它到山後去。多年不見面的朋友初次相會，彷彿有許多話，却又說不出來。只見他們並肩出了站台，走過廣場，把長長的影子投在寬寬的邊路上。

二

謝質平是一個有思想而且有歷史的人。他的家裏本來很窮，質平從小學畢了業，便沒有錢繼續讀書了。他仗着健全的身體和強固的毅力便在一個小印刷局裏做了學徒。那

時他才十四歲，父親剛剛失了業，所以他每月還得把點點的上銀分一半送到家裏幫忙他的父親。

這期間，他受到了相當的教養，並且造成一種冷眼，孤寂，和倔強的性格。終於，在三年特種教養的環境中，他努力苦學，由印刷原稿上得來許多關於社會暗黑面的知識，使他成了一個頭和手都比較健全的人。

父親的運氣轉過來，謀到一個比較不錯的職業：家裏馬上成了小康，弟弟也上了學，想到已往質平所受的苦楚，父親心裏很不忍，商得了質平的同意，他便在十七歲上恢復了讀書的生活。中學畢業以後，他便到一個教會學校裏去學醫了。學醫是質平的心願，他想這樣既可以解除無錢的病人的疾苦，又可以藉此做些與大衆有益的事情。

但是在他學醫的這一階段中，生活的巨浪開始在他的身邊激蕩。「五卅」過了，「三一八」過了，……使他在矇矓的單純中清醒過來，計算着清白靈魂上的沾污，發動奮

激的感情，改了急進的步調向前走。終於他不能不走出了解剖室，拋棄了藥劑室，割病室，……他拋棄了一切。

這期間，他隻身走到北方冰雪區內。沿着柏葉江往東去；然後再到芍藥江流域，考查民情風俗，辦了幾個農民學校。重又走開，到東山裏，看煙田，在木幫裏住了個把月，過了一夏天的「排木」生活，他吃了許多幾乎是人間所未有的苦子，精神上却得到許多人間所希有的快慰，他不久便要成爲一個極健全的人了。

母親病了，丁生來信告訴他，丁生是學校唯一和他通信的人。他想，不能不回去；他很愛他的母親。他偷偷地溜回了摩登城，誰也不知道，只有丁生去看他。母親沒有病，是丁生搗的鬼。

「我的事情都壞在你的身上了，特別是我的生活！」他抱怨丁生了。

「其實不怨我，」丁生自己辯護了，「你看這二年來伯母的精神減損了多少？」於

是丁生又說，質平走後，學校裏都想他。特別是外科主任斯蒂芬教授更替他惋惜，常說，「謝質平是我們學校的 Cream」所以丁生的意思是勸質平再入學，「把課程學完了將來不是多一種工具嗎？畢業以後不好隨便去做什麼！一個樣！」

質平原沒有再吃回頭草的決心；不過再一走，父親和母親就得急死。沒辦法，只好由着丁生吧！出於意外的是：藉着斯蒂芬教授的力量，沒有到兩個星期便復了學。在這讀書的期間裏，他決定什麼都不談，靜候着三年期滿。

第二年丁生畢業了，秋天由學校送到愛丁堡去研究「公共衛生」，一年的工夫便回來了，見面自然有說不出的歡喜。又過了一年，質平修業期滿，外科主任很歡喜他，公然派他即刻到倫敦去研究骨科。

「去吧。」他想，「一切事情回來再說。」

他將到了倫敦，就聽說遼東的空氣不好；但是他覺得中國的空氣向例就是不好的，

並沒有想到會有什麼意外。

九月中旬在報紙上看見遼東起了大變化的消息，在他真是如同一個夢，並且後悔這一次不應該出國。

「若不出來到底會有點用處的，可以把我幾年前的生活拾起來。」他自怨地說。

兩個多星期以後得到丁生的快信，說得更淒愴了：

「……家國淪喪，一切均非我有；現托庇於『洋』翼之下，苦痛萬分。……弟妹等已由貨車南下，伯父母在此間，有我照顧諒不妨事，……安心工作，勿急返；急則害！……」

這樣一封信並不能解除他的懸念，懸念他的父母，他的朋友，他的國家。然而他沒有法，他不能回來，因為丁生說是沒有用，而且也有合同的關係。

他強提着一顆焦燒的心，在倫敦挨過了不到四年的光陰，這中間，強烈的刺戟幾乎

把他攢成了一隻蝟：調查團的無用，淞滬的憤慨，玉關的殘暴，西峯的壯烈，……他受不起，他幾乎陷於急性的 *Stigma*。他向倫敦上流紳士們講演，同情是有的，但是他們都是教徒，認為這是上帝所降的災禍，也許是由於人們的不敬，耶路撒冷從前也會遭過洗劫的。他們相信將來自有轉好的日子，惡人會遭惡報的。但是，他們對於他們的鮑爾溫和萊頓是極信任的。他們希望質平學成回國以後，不僅醫治人的肉體，還要醫治人的靈魂。

「要有獅子的胆，婦人的手，和仁人的心！」在某一個宴會中，一個八十七歲的老紳士給他這樣的忠告，認為這是一個作醫生的必需的條件。

「這不夠，」質平想，「應該是獅子的胆，鋼鐵的手，和殉道者的心。」質平準備着要作一個熱誠的殉道者，却不是保羅。

他煩悶，想念他的家國，他覺得有很多的事情待他回去做，他不願意在倫敦作一個

舒服的食客。

在給丁生的信裏；他曾這樣寫道：

「我每日想着回去，沒有凌空的翅膀，願我的嗔氣化爲雲，向東方流。……鵝步式的教育我覺得太難過，每個星期早上還得戴上高帽，隨着一羣昂着鵝一般藤子的老紳士們老淑女們到教堂去，有多麼苦！他們的懷裏是使人得救的聖書，我的是重憂！……」

終於他完了工作，他回來，他自己往陷阱裏跳去，他要受試煉。

在車子上遇見了丁生，丁生的心裏充滿了歡喜，他的心上如同壓着一塊鉛。

質平一到家裏。便聽見了許多痛心的故事。

××兵一來，學校便遭了殃。男學校的學生都被趕散了，裏面駐了兵，女學校呢，大家懷着驚恐，閉了大門。有一天，女學生們都睡了覺，——據說校長和軍部交涉

好了，沒有事……忽然有四個吃醉酒的兵士，跳牆進了宿舍。學生們都沒有起來，抖做一團，兵士們便躺在學生的對面親膩地問：「你多大年紀了，不要怕，好好睡覺，孩子！……」

這個學校第二天便提前放假了。

小孩子更是苦，時常在街上被人逼得直哭。有些幼稚園或是小學裏的孩子，好好地走在街上到學校裏去，突然有人從後面拍了他的腦袋，問道：

「你是哪國人？」

「我是中國人。」這是自然的事情，孩子是不會在倉促中應付事變的。

然而這就不對。孩子是被打哭了，第二天，家長便被拘留到軍部裏，從此，家庭裏便實行了一種新的教育，父母每天要這樣訓練他們的兒女。

「你是哪國人？」

「我是……遼東國人。」

「你愛遼東國不愛？」

「我……愛。」眼淚在孩子的眼圈裏打轉，却不敢落下來。

咳咳，可憐的孩子！可憐那些純潔的靈魂！

有一天傍晚，國旗落下去了，第二天再也不上來，却換了一面別樣的。爲這個，孩子們又得被強迫學會了許多新的術語。

「不久該是五家一把菜刀了！」母親嘆息說。

質平的心裏像有千百隻蟲子鑽咬着。

第二天清早醒來，外面就下雨，推開窗子看，天上像洒着漫無涯際的墨水，簷頭的雨水像成串的珠子滴下去。

憂鬱佈籠在質平的臉上；他心裏想着許多的事情。這些層層壓積的念頭有如天上的雲，沒有法子從裏面打出來一條光明之路。

「老弟，……小心些！『鬼兒』就恨留外洋的！」

扁腦袋的人影在質平的腦裏閃了一閃，他的渾身就是一哆嗦。

「不能因為怕噎死就不吃飯呵，質平用鎮定克服了靈魂的戰慄，吁了一口氣，關上了窗子。

「噠噠噠噠……噠！」外面一陣雨打油傘的聲音。

「好大雨！」丁生跑進來，脫下雨衣，拂拭着零亂的頭髮。

「明天去見斯蒂芬吧。」丁生說。

「今天。」

「這樣大的雨！」

「下雨算什麼！在英國天天下雨，大家也玩玩，也做事，難道忘了？」質平笑了。

「郭老保還要見你呢，」丁生說，「他說過好幾次。人雖然老了，精神還是那末好。」

「他是一個教迷，見了面便耶穌基督的，老是那一套。近來還做點什麼，除了研究他那肺癆病之外。」

「做得不少。前年國聯調查團來的時候，呈請書，報告書，死傷損失統計表，都是他一個人幹的。……現在沒人提起這回事了，他那時奔走得要命，老頭子，力氣白費了。」

「現在呢。」

「現在正組織着集腋團，是專門幫忙窮苦學生的。由他的朋友和慈善家們每月捐很

少數的錢，現在每年可以幫忙三四十個學生讀書了。」

「這還算是一種事業。……那，……我就去看看他。」

於着質平和丁生冒着雨到斯蒂芬家裏商量完了外科的事情，便去拜訪郭老保。

三

在摩登城的醫學界和教會圈裏沒有不知道郭老保的。其實，他的真名並不是郭老保，而是郭保羅，因為他的年歲大了，大家對他懷着某種限度的敬意，便替他改了這樣一個稱呼。看他原來的名字，使你立刻知道他是一個耶穌教徒，不錯，現在摩登城教堂裏七十多歲的聽差都能講出來從前郭保羅作禮拜的故事，都記得他已往是多末虔敬的教徒，在歐戰的時候他曾爲傷者和死者的靈魂作過一連三夜的祈禱，那時他才三十幾歲。

現在他已是五十多歲了，對事情還是那樣熱心，對人還是那樣誠懇，對神還是那樣

的虔敬。十年前他從英國回來，成了摩登城的肺癆病專家，在陵山開了一座療養院，就醫的人很多。他一面是著名的醫生，一面是教會的長老，當然很闊。可是這個人並不因此而自滿，他覺得目前的榮譽和事業都是上帝給他的一種試探。「要我們勝過試探，」不光是魔鬼的，上帝的也一樣。所以，他在維持生活之外，確也有些善舉：例如貧苦病人的免費治療，興資辦學一類的事情。然而，因為他不想得到一個慈善家的頭銜，所以人家認為他不過是一個好醫生，好教徒而已。他現在還作着質平母校的董事兼肺癆科教授。

四年以前，在一個漆黑的秋夜裏，摩登城的市民都沉入夢鄉，睡得很熟。這城市發生了連續的重大轟聲，也許是悲嘯，靜夜的空氣攪成許多激蕩的漩渦，喘息聲，鐵器聲和奔走的脚步声，組成恐怖之夜的交響曲。然而，市民却未醒覺，仍在沉淪於粉紅色或金黃色的美夢裏，說着幻境的嚙語，……等到清晨的陽光把他們喚醒的時候，惺忪的眼

睛已爲當前的奇蹟所驚愕了。

人們在大驚之下，陡然看見山河易了顏色，這幾乎是從他們祖先以來所未曾夢到過的事情，他們也和祖先們一樣，每天作夢，夢到的都是些奇幻的仙境和黃金的世界，靠賴這夢，安慰他們歷代犧牲在黑鐵時代之下的疲勞。現在一夜的鼙聲把他們一切的夢境都毀掉了！他們驚覺要開始在黑鐵之下作二重奴隸了！他們開始對於他們的田園，產業，山水，名勝，表示無限的依戀，然而晚了，這是幻夢欺騙了他們！

於是三十年前白種人屠殺之下的逃難又重現於今日！青年人拋棄了田園，拋棄了父母，……像蕃薯或玉蜀黍一般裝滿了一列列貨車，向南開去，頭上有隆隆的聲音，時而還投下一兩顆爆裂彈。貧窮的壯夫趁空都溜到山裏去，當土匪。剩下的老弱只好在順民的旗幟之下，赧着顏，偷彈着苦淚，結束他們的餘生。在一般人的視線之外，在黑暗的角落裏，在深夜的地下室裏，林木叢裏，也有一些血性的漢子在做着另一種事情。

郭老保以那樣的年歲與地位，遭遇這種事變，他的生活態度要和上面所說幾種生活都不相同的。那一夜，敵人發瘋的一夜，他整夜一個人醒着，他不願驚動家人，恐怕那樣一來更加慌亂，他看見一團團的火花在空中飛舞，配合着震耳的轟聲，他只有默然地向天祈禱。

次日，太陽出來，大家明白了真像，全家亂成了一團。但是他想這恐怕是一個劫數，不是偶然的，好人和壞人都是難免劫數的，載在聖經裏面的先民以色列人也曾經過這種劫運，全能的耶和華和子耶穌基督都不能立刻把惡人消滅，因為這是命運，善與惡要待人死去或地球毀滅以後才見分曉的。所以他主張應當安心，讀書的讀書，做事的做事，只好等待着天命。

但是這種理論不能征服他的兒子們，終於在第三天上，他的大兒子昭理偷着上了貨車，向南逃下去了。二兒子昭智和女兒昭慧年歲小，所以還沒有什麼表示。

老保對於昭理的出走仍是持着放心的態度。他說：

「人各有路，這是上帝的旨意。」

雖然，老保也並不是絕對樂天知命的人。他覺得這不過是暫時的劫運，應該有它轉還的日子。但是情形一天天的不對起來，一天天走上滅亡之路了。

他親自看見軍政領袖們在車站上鞠躬迎請××軍官，百姓們四面圍着如同看葬儀，或看宰牛一樣，傻子似地張着大嘴。他突然感到連自己都是蠢材！不錯，他是信命運的，但是却得有身份；現在他覺得是呼籲公理的時候，不是絕對做奴才的時候。

××兵蠻橫地到他的醫院裏打鳥，到他的住宅房上做軍事測量，使他感受極大不安和不满，他的心漸漸離開了「命運」而需要公理了。他想，自己的國家是靠不住的，但是世界上有許多文明國家，在某方面看，他們似乎是秉承上帝的旨意的，也許會來懲罰這野蠻民族吧！但願如此！

終於在×軍一天天向北向南開展的時候，國際間起了干涉的呼聲了。這顯然是中國向國聯呼救的結果。

「這才是救亡的根本辦法，」郭老保對人說，「世界上惟一代表公理的機關伸手了！看，是非不久自會分明的！」

他趕緊聯合許多摩登城的長老和教授，黃色的和白色的，向日內瓦拍了一封長電，這筆錢是他自己出的。

××軍部因為對於「洋氣」多少還有點兒顧慮，所以沒理會他；同時日內瓦的國際聯盟也沒有雇用那許多的祕書來答覆類似老保這樣的呼籲電。當時的電文太多了，想見國聯也沒有為這小事加添預算的能力與必要呵！

終於，中國人以膏血獻祭於調查團而歡迎他們上岸了，以世界上最無出息的手段求助於世界最無出息的人者就是當時的中國人！將幸福建築於別人的身上，而不費力以

求得便宜，這是中國人做事的原則！惟有這樣才是禮義之邦的風度，才覺得雖然被人誣爲懦怯和無能，在公理正義的口號之下，中國總會存在的。

這種思想同時也佔據了郭老保的心。

時候是深冬，白雪掩蓋了人類歷史上血污，大家都有天下純潔之感。國聯調查團不久要出關了，郭老保的精神鼓舞起來。

喜田的軍隊佔據了金州，多孟的軍隊佔據了烏鱗河，沿途沒有敵抗的軍隊，只是土匪多，本來麼，中國向來是土匪多，何況這非常的時候！同時列強干涉的空氣也濃厚，不久就要封鎖東京灣。於是中國人的腦子被希望塞得要炸裂，都說遼東事件是國聯的試金石，而且國聯根本就是一塊金子，不成問題。

這樣的意見嚴重地佔據了郭老保的心，歇斯迭里地，他逢人便講說這件事，而且批評說。

「……說『國聯不會管，』說『無利不起早』的人是多末淺見呵！除了主張公道維護世界和平之外，國聯還有什麼用呢？就說利害關係吧！也不能沒有！你想，東方的石油業，長江的經濟權，英國能不趁火打劫嗎？北方的礦山，遼東的土著資本，美國能忍受嗎？還有蘇聯，蘇聯也要伸手的。還有……總而言之，只要英美一瞪眼，那不就等於國聯嗎？」

郭老保忙得不開交，聯絡當地的教會紳士，——這些是常被外國人看得起的人物——跑穿了英美公使館的門檻，徹夜趕製報告書和請求書，等着調查團一出關，便要去表彰一下民氣。同時他又把這些事情寫信告訴質平，要他在英國鼓吹一點空氣。

但是在調查團還未出關的時候，質平的回信來了，說：

「國聯是帝國主義進攻殖民地的聯軍總部，萬不會幫忙弱小民族的。……軍縮馬上就要來到，他們不願失去××這個大的勢力。……歐洲的糾紛一天比一天多，列強都懷

膏異心，各自爲利。請想，國聯的根基是建築在什麼上？……」

接着又一封信說：

「在英國，宣傳是無效的。在老頭子老太婆的身上所得的只是祈禱，流淚，……這會有什麼用呢？一般貴族新聞紙上的輿論是：甯願失掉這部分勢力和利益，也不要助長中國民族復興運動，因爲這是給蘇聯造機會的。」

老保看了這兩封信很不痛快，青年人的思想太偏激了。他是在大英帝國住居好久，那偉大的民族是他素所敬佩的。何況，第一流的英國紳士萊頓文恰是調查團的主席！

「青年人是靠不住的，特別是他們的講話。」老保嘆息了。他也不耐煩的提着一顆希望的心，期待着。

果然，調查團通過了警戒森嚴的金州來到慶豐城了。遼東的百姓覺得彷彿中天出了太陽。

不錯，調查團是到處受歡迎的，他們是和平的天使。中國人發了國帑來款待他們，只願從他們的口裏說出一句話：「你們是被人欺辱了。」不是犧牲巨萬的金錢買這樣一句話，還是什麼呢？結果這樣一句話也不能痛快地買得到，明明是一大塊土地失去了，可是彷彿還要研究研究應當不應當失去，對於這樣一個和平到幾乎要死的民族，還要勸它再和平些！但是接見民衆代表的時候，他們却再三聲明，要替中國申明正義。

紳士縱然是巨騙也常是到處受人優待的。調查團來到遼東，一樣也有外交大樓，高等飯店，招待團和代表團。

但是在這裏却不像在中國的那樣公開。所謂外交大樓是裏外都佈滿了便衣的密探，飯店裏也是一樣，陪客的多半是些新從東洋回來的青年紳士，用着說慣了「狗雜野馬死」的生硬的舌頭來勉強說着西洋話。至於當地民衆代表也多半是這類欽定的人物，縱是間或有些西洋氣味的遼東代表，是要經過搜查才許進去的。調查團整天關在高樓裏做

調查工作，他們的生活和古時的太史公或編年記者差不多的。

遼東的人民却對他們懷着大望。覺得這一年來的苦日子不次於地獄生活，切望着這羣洋紳士的救援。

郭老保忙得像一陣旋風。他不分晝夜地趕出一份報告書，按着調查團委員的人數，用打字機複印了幾多份，並且還附了一份意見書，說明這殘酷事件是中國紳士和西洋紳士親眼看見的事情，這些紳士都是篤信宗教而且向例不說瞎話的。

於是他就滿城跑着去找人簽字；他看見中國紳士用顫抖的手指簽字，聽到外國紳士用動聽的語言講幾句同情見憐的話。他的心裏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然而，無論如何，東西是有了，也簽了名，郭老保的心裏感到相當的慰安。於是他就到外交大樓去投遞；可是所得的結果是遭了拒絕。

「做什麼？」一個侍役問。

「摩登城紳士代表要見調查團的委員。」

「代表都來過了。」

「唔？……」

砰的一聲關上了門。

老保怔了一陣沒有法子。他只好跑到英國領事館，請託英國公使替他轉呈。這自然遭了誠懇的允許；但是是否轉呈了，只有上帝知道。

調查團終於走了。帶走了郭老保的希望，據說他們到北海灣去作報告書，結果是無從知道的，所知道的只有外交部的開支上增加了不少的數目字。

從此以後遼東民衆受了新制度和新習慣的壓迫，如同在炭火裏生存一樣。有的人常常由夢中醒來，摸摸自己的腦袋是否還在腔子上。

郭老保的生活也日漸陰沉了，他看不見半點光明。

他漸漸感到質平信裏所說的話是有些道理的，漸漸覺得不能以「少不更事」來抹殺一切青年人。他漸漸明白了在詐欺的人類中找不到信心，公理，正義，人道的可能性。

不能再靠賴別人了，他想，還是要靠賴自己。他蹲在這裏沒有辦法；出走，既沒有決心却又有深重的依戀。

組織集腋團就是在這時候。他想，自己老了，沒有多大用處，應當盡力幫忙年青人，年青人是有用處的。他把希望放在年青人的身上了。其實，所謂集腋團，根本沒有什麼組織，不過是幾個自己受過苦而又懷着憫人思想的教授，醫生，長老，牧師們聯合在一起，每月拿出薪水的百分之幾，幫忙當地的貧苦學生罷了。我們沒有奢望，也沒有最終的目標。

質平回國的消息，郭老保早就知道，他對於這件事懷着希望和担驚的心理，他彷彿

覺得有什麼星火也似的東西，要在質平的身上化爲皓月般的光輝；又一想到這樣的處境，以及與這處境尖銳對照着青年暴躁的心性，他的靈魂裏像似吹滅了一盞燈。

一天，他看見丁生，說：

「謝質平快回國了，我想見見他，……不過……難說……他沒什麼問題嗎？……不會有什麼問題嗎？……不過……我還是要見見他的。」

丁生負責地答應了他。

四

驟雨才過；大街上像洒了一層油。各巷口嘔吐出來黃色的或灰色的污濁的積水，像似驟然得到舒解的病人，靜靜地無力地躺在那裏？沿着大街的兩旁有些帶鐵窗的圓洞，像監牢收容囚人似地。貪婪地吸入這些急流的污水。

雨後的風帶來些樹香，使行人清冷之中更感到爽意，電線和沒有關好的百葉窗，嘩嘩嗖嗖地說着這大街上的歷史；不錯，它們雖然沒有什麼古遠的年齡，這街上的現代史要算他們最爲熟習的了。

質平和丁生走在這條街上；鏡子一般的柏油路上投出他們領長的影子。

他們才從外科主任的屋子裏出來，身上多少帶着些濕漉的涼意。雨住了，天上的濃雲像被什麼東西給劈開，向四面翻滾。

「快有太陽出來了，」丁生說，看看腕上的表，針指着十點十分。「還早，再用五十分鐘的工夫，我們便可以走到陵山療養院了。」

暫時是一陣沉默。兩人急步往前走，一面留神腳下的泥潭。

走到了丁字街。丁字街是出城的要路，往東就是城門，往南是舊帥府，現在改爲外國司令住宅了，往北是到兵營往來的要路。

「喂，你知道嗎。質平？」丁生突然說。

質平驟然吃了一驚。

「這條街是個古蹟呀！事變的時候，北營的將士從這裏繞道跑出南門的。」

「他們就那樣安然地跑掉了嗎？」質平苦笑地問。

「唔，因為當時還沒有受敵人的追擊。」

「不是。我問的是他們真就沒有抵抗嗎？沒有敵人追擊就退却真可笑！」

「呵……你哪裏曉得，」丁生躍過一道小水流，喘了一口氣。「豈止沒有抵抗，甚

至都是徒手出來的。……槍械都入了庫，加了鎖，從容退走了。」

「什麼意思呢？」質平的手杖敲在路邊的階石上。

「命令呵，不抵抗的命令呵！……聽人說，當時有許多將士都是一面走一面落着淚

的。」

「這真是奇怪的國度裏面的奇怪的命令！」質平憤憤的自語道。

「有什麼奇怪？」丁生訕笑着說。「那裏不也是一樣嗎？」丁生向前面指着說。他們已走到城門邊，從門洞裏窺見遠處一排一排的煙囪。

「你說的是兵工廠嗎？」

「唔！……」

進了城門洞，行人比較多，積水也比較多。丁生感到了說話的不方便，等到他們倆三腳兩步跑出門洞的時候，丁生的言論又是滔滔然了。

「誰說不是兵工廠？那天晚上並沒有落在敵人的手裏。裏面的人一面向北平打電報，要命令：一面佈置好了，放了哨，打算敵人要來，便拚他一拚，甚至到不得已的時候，大家都不要命了，點起火來。……」

「到底呢？」質平插了一句。「都白說了吧？」

「還是命令呀！第二天下午命令來了，說，把一切都封鎖入庫，和平退出來，就要繼續辦交涉，……將來都要照數歸還我們！……」

「混蛋！」質平的手杖打在路旁的一棵樹上，水滴紛紛落下來，他倆緊跑了兩步，丁生的帽子都弄濕了。

「看你這冒失鬼！」丁生抖着他的帽了說。

「到底退出了，到底沒有歸還！……是不是？」

「當時人們何嘗不知道？不過這是命令呵！」

「命令，命令，……呵，你看，這片景緻有多麼美！……呵，我真愛它，我真愛它，」

他們說話的時候，不自覺的已走出了城廂之外，再往前，便快到陵山了。這時面前的景緻很好看，惹得質平叫了出來。

這城外有一個叫做文昌的大湖，一出城廂，在柳林的間隙裏可以看見白亮亮的一片。湖水的東南方有從北繞來的一道山脈的尾巴，走到底便成了這陵山。陵山的得名大概是因爲上面有皇陵的，五六里地遠近，你便可以看見那嵯峨山頭上的陵頂，種植着二百多年以前的一棵古松。湖西面是一羣煙囪，——兵工廠，再往北便是整天軋軋噲噲的飛機廠了。

雨洗湖山顯得碧油油的。面前這條路，排列着兩行鑽天柳，往前通到山脚，山上的金頂光輝和湖光映襯，很是有趣。陰雲被傘狀的陽光撐到天邊去。這只有緩行落後的淡雲堆，繞着山腰纏過去，好像戀乳的嬰兒。湖裏的水鳥還在叫：

「下了算！下了算！」

「瞧，還在『下了算』呢！沒完嗎？……」丁生拾起一顆半濕的石子向湖水那面打去，然而夠不上，不知落在什麼草叢裏去了。

太陽一出來，就覺得發熱，而且這兩後的熱，像把一塊熱水布蒙在臉上，又熱，又不透氣。丁生的大褂繫在雨傘上了，質平却用手杖挑着雨衣，一面用手巾擦額角。

「多麼倒毒的天氣呵！」他一面擦汗一面說。

「快到了，」丁生說。這種黃沙路反倒比城裏好走，水都早由溝渠流到湖裏去，地上無泥潭，而且不起塵土。

兩人沿着列樹路往前走，北面起着軋軋的聲音。轉過頭來看，彷彿飛起一隻灰色的大鳥，翼翅上現出兩個紅色的圓光。

「又起飛了，是××的飛機吧！」質平不經意的說了。

「不錯，現在這裏還有別人的嗎？……不過，這原來都中國人用錢買來的呵，那一次完全都給人家留下了。一架都沒短少，封起來，留給人家了。」丁生唏噓地說。

「不會給點着了嗎？難道都死人！……那一次飛機廠失火……」

「又來了，」丁生攔住他。「方才不是講過兵工廠嗎？都是一樣的。……咳，這些『嚴禁重地』原來都是替外國人保存什物的！」

丁生嘆息了，好像以這嘆息噓出他那深深的悲哀。質平一言不發地向前走。每一步都像使出了十分的力氣。陵山就在眼前，還是不易走到，望山跑死馬麼，真的不錯。

「那麼，中國人呢？」質平突然問了這樣一句。

丁生愕然停了步，他不知道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我說，中國人就這樣忍下去了嗎？就這樣行尸一樣地活在這個城裏了嗎？這多年！」

「這自然也有些不甘心的。其中死掉了些，跑掉了些，——自然以入關爲多的。」丁生說着又走下去了。「剩下的多半是混吃等死的人了。」

「都在等死嗎，如同你和我？」

「那倒不見得。有機會我當然要走開的。」

「唔……」質平不同意這樣的說法，可是他又用「唔」字掩過去了。

「給××人用的自然也不少，想來是沒飯吃，沒法子，……其實還不都是『牌位』，要聽人家隨便處理的。」

「你認識蔡卓文嗎？」質平的發問多半是突然的。

「呵……想不起來……」丁生直着眼看他。

「我在火車上遇見一個人，他是什麼翻譯官，是我的小同鄉，澆水人，討厭透了！……不過……翻譯官，我覺得這是值得注意的，……不是好人呵！」

「我雖然不認識這個人，可是這類東西都可怕的，原來差不多都是流氓。他們會上幾句××話，專會虎老鄉，他們有時比『鬼兒』更要可怕，你知道，這地方一封信就許要了一條命！你和他很熟嗎？……」

「在火車上認識的。他先和我扳談起來，我本來不理他，後來聽說他是幹那個的，我又不能不敷衍他了。聽說他原來是在洋行裏作 Boy 的。」

「這就不是好人了！」丁生說。「他們原來是被人家看不起的，可是一朝得了勢，很容易要行着報復手段的。」

質平思索了半天，忽然說：

「他說還要『借重』呢，恐怕也許要治病。」

「那就經不清了！」丁生說着看了質平一眼。

兩人一面說着，走過一個低低的山角，山角處是濃陰一片的叢密松林。別樹到這裏像似已是盡頭，可是突地一轉灣，便又向山坡上伸展開去。往上看，山徑有些崎嶇，兩旁石罅中似有小水流斷續地在往下穿行。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淙淙的泉聲，和山鳥啼晴的聲音相應和。太陽更加强了它的光輝，樹葉射出來濕漉漉的淚光。

他們一上了山坡，感到一種突然的爽意。在密陰底下行路，小石塊在腳下來回滾動，有些滑。

「轉過這帶林層，就是陵山療養院了。」丁生一面說着，彳亍地往上跑。果然，又走了一箭來遠，看見了林角處露出來一片半宮殿式的房屋。他們好似都有了希望，急步地往上走，沒有五分鐘的工夫，他們已在那座堂皇的療養院的門前用手巾揩拭額頭的熱汗了。

經過了簡單的投刺和通報的手續之後，他們被領到一個精緻的客廳裏。客廳的位置很好，居高臨下可以俯瞰摩登城全景，文昌湖像一面鏡子，兵工廠的烟囪像一尊尊的大砲向天際轟射。鐵的飛鷹仍是在盤旋轉，在嘶叫，彷彿在搜尋它的捕獲物一般。城市呢，好像睡午覺一樣，表示着十足的倦怠。

三四分鐘以後，那像似陳查禮的主人郭保羅先生踱進來了；黃黃的典型東方人的面

孔，燕尾式的黑鬚，誠懇，謹慎，剛毅，溫和，處處都有力量。

因為是熟人，首先自然是照例的寒暄。大家落坐以後，郭老保當先開口：

「這樣天，讓你們受累。……賓平剛到麼？昨天……前天？」

「昨天下午。因為聽說您思念他，所以急急來了。」丁生代答說。

「不敢當。……不過因為你要回來，也想着談談。其實……其實……談談也是該得的，這裏太寂寞了！……其實……其實……也沒有什麼，……我們都像死人了。」

郭老保的眉頭皺在一起，若有重疊壓積在他的心頭，手指不住在鬚角上撫來撫去。

一兩秒鐘過去，他又振起精神問道：

「回來留在醫院裏嗎？……到別處去？……」

「原來計劃是回到這裏來的，所以沒作別的打算。」賓平恭敬地回答說。

「可怕呀！不信你問丁生。你這樣的年歲，這樣的能幹，生在這樣的時代，……」

呵……願主保佑……你沒想進關去嗎？那邊機會也很多，你的功課學的又好！」

「我早就勸過他，而且院長也會要介紹他到公聯醫院去，郭長老，他不肯呵！」丁生加入了。

「長老，郭老師，」質平心平氣和地說，嗽了一下。「我不是不能到別處去，我不是不知道這裏不安全；……不過，我是這裏的人，這裏的土地，人，……一切都和我有密切的關係。……假若還和往日一樣，大家過着太平舒服的日子。到別處去自然毫無關係的，人還能夠死吃一個地方嗎？不過……我，我是吃這裏秣米長大的人……」

質平的聲音有些嗚咽了。大家都低下頭去，郭老保心裏說了一串「阿門」。質平又振了一下，繼續說：

「……現在這地方遭了塗炭，本土的老的少的都像在烈火裏面扭絞掙命一般，……我不肯就這樣爲了自己的安全，隨便拋棄了他們。……固然，走了也並不算爲惡，誰也

不能說是不義；可是，這些年，不知走出去了多少人，而且鄉間的父老把希望完全放在他們的身上，希望他們帶了光榮回來，甚至還有一些人準備用熱血作爲這光榮的代價。……但是幾個年頭過去了，他們沒有消息，原來他們不但沒有回來解放這裏奴隸的勇氣，反而作了另一種新奴隸，和原來一樣，吃飯，睡覺；娶老婆，生孩子，……任那勇敢的人們在山裏，森林裏怎樣忍飢，鬥寒，他們完全把故土忘了，忘了臨行時候壯烈的誓言。……咳，我覺得人一離開這裏，漸漸就會變壞的。」

「他們也算有氣節的，他們恥食周粟呵！」丁生說。

「到處都是試煉，主還是早早收去了我們才好！」郭老保嘆息了。

「恥食周粟其實也是錯誤的。縱然算是愚忠可嘉吧，也未免有些可笑，何況他們並沒有到首陽山去採薇呢！」

「稍爲有點智識的人，都不願意和敵人合作，我覺得不合作，就是在這裏也無妨

的。」郭老保好像給質平的話加一個註解。

「不合作也不容易，有時因為不合作，他就要逼問你爲什麼，結果還是難辦！」丁生這話是經驗之談。

「其實，活在這裏，消極抵抗是不中用的。這種態度像明末遺民一樣。雖然老子表示不合作了，兒孫却無妨去考狀元，這是可憐而且沒有下場的。所以若是自己持着孤高，而令兒孫受着他們的沐化，結果還得死不瞑目。……所以我覺得青年人在這裏最是危險，特別是胸無城府的青年。」

「若依你說來，走了也不好，在這裏也不好，不是麼。」丁生覺得他的話太矛盾，問道。

「所以我主張真想做的人是不能走的。讓那打着旗子吶喊的人走吧，讓那純潔無瑕的青年人走吧，應當有留在這裏的人呵！」

「那當然就得做事情。」丁生說。

「那當然！」質平剛毅地答道。

「事情不好做啊，」郭長老嘆息了。「你不知道關丕然……」

「啊，關丕然！」質平心裏一驚，老蔡的扁腦袋又在他的心裏一閃。

「你不認識嗎，質平？」

「怎麼不認識呢？老同學。……爲什麼呢？……」

「讓丁生講給你聽吧。」

「回頭我再講吧，故事很長，反正是給人活活打死的。」

「啊，可憐的關丕然，願他的靈魂平安！」

郭長老垂下頭去，不知低聲說了些什麼。丁生不知爲了什麼原故，用手巾拭着眼睛。質平向窗外看去，遠處旋舞着兩三隻「鐵鷹」的影子。太陽已過了中午，地上的水

氣被蒸上來，這樹顯得有些迷離。他的心裏想着遼東的事情；關丕然的死，郭長老的祈禱，丁生的淒楚，在他這利那的心情中是不存在的。

當天，他們在陵山療養院吃過中飯，急急回城去了。

五

賈平走出了割病室，心裏覺得空虛。

上班兩個星期了，無味的很。他想，就這樣便算完了嗎？病人在肋上生了一個疽，是需要割治的；於是他就得用那「婦人」的手，輕輕劃開皮膚，再往下劃，血流得較多了，還得用箝子夾住小血管，然後，一刀一刀地，漸漸看見活跳的心臟在膜裏面簞動了。……

這樣便算完了嗎？這個人活在世界上，除了有錢之外，就沒有其他的特點。也許是

漢奸。誰知道？然而他有錢，這醫院又是爲有錢人而設的施捨機關，於是他便有指揮賈平割病的權利了。

「這假若是抗敵的後方醫院呢，」賈平想，「那就有意思了，解剖刀揮起來也會帶着風聲的，那有多末寫意，多末壯烈！」然而他也知道那時割起病來也許活不了這許多，雖然覺得寫意而且壯烈，因爲治病究竟是一種安閑的事。許多精深的學理都是從安閑中研究出來的，而且是預備着替那些安閑的人物治病。

「那末，這行道幹着有什麼意思呢？」他簡直對於自己的事業懷疑了。可是他又想：懷疑也不必這樣的過火，不久也會別有所用的。然而他還是沒有別的辦法，還是每日每日地，在富人的胸部，腿部，頸部，……小心翼翼地一刀一刀地割。

風聲險惡也是一件使他值得懸心的事情。關不然案子結束了以後，××軍又把「肅清」的命令展期六個月。

這暫定的六個月——其實也許是六年——是難度的日子，使遼東的中國人都有一個均等的試煉的機會。在這試煉期中，當地人反而更覺可怕。中國人向例歡喜踏着別人的腦袋走上天去的，這樣的好機會還肯失掉麼？雖然是處於同一地方和同一地位的人，大魚不也可以吃小魚麼？於是書信告密，眼線，困人，……就多過了黑夜的天星。外國人在這些事情上表現了十足的輕信，其實這輕信也是有道理的：若是真叛徒當然正好，否則也不過是冤屈了那些橫豎早晚也要冤屈的無辜。

在非常時期應當善於應付環境；假如是胸懷大志的人，更該是不動聲色，因為這樣便可以等待着時候的來到。——這是丁生的意見。質平對於這種道理早已明白；不過他是一個憎恨虛偽的人，而且也不主張等待。

「等待，到什麼時候才不等待呢？」時常因為這句話使質平和丁生幾乎打起來，雖然彼此是老朋友，結果總會鬧得臉紅頸子粗不歡而散的。

「質平就是這種脾氣，」丁生時常對自己說。他實在是敬服他的真摯，却又爲他擔着心。

質平提着空虛的心走出了割病室，不知道往哪裏去。秋老虎已漸漸退去，涼風把庭院中的葉子染成黃色了。片片的流雲成着沒有行列的羣往東方急驟地馳去，彷彿怕那不久就要來到的冬天把它們僵凍在天空裏。

「還能逃出天空去嗎？」質平感到流雲閃避行爲的無聊了。

出了醫院的大門，一片荒涼景色橫在面前。河裏的游艇早已收去，評書場和影戲場只剩了坦平的土臺，——在細流的河水中遭受着遺棄與波打。水裏失掉了頭顱的荷梗，根挺立，在刀鋸似的秋風裏，好似在低語着什麼不平。往遠看，百杉嶺依然如昔日的凄豔，在起伏的坡坨間，杉葉和柞葉都染成了丹色，一條一條的，彷彿遭了鞭打的血痕。

「不錯，都是一樣的。」質平垂下頭去。「這更深刻地象徵着人類的命運。……我

做了些什麼事呵！用了這樣多的光陰，這樣多的力氣！」他的思潮這樣一轉，幾乎喊了出來：「我治病，我治病究竟爲了什麼呢？除了拯救凶手之外，……還不是把人們治好了可讓他們重新受鞭打？」……

「救活了罪人讓他再去受罪！真是罪過，真是罪過！」他真個脫口喊出來了。

他這喊聲並沒得到什麼反響，背後遠遠的却有人在喚他：

「謝大夫！謝大夫！」

他神經地轉頭去，沿着河邊長堤跑過來一個人。

原來是張風。是質平的同學也算是他的學生，因爲他現在正聽着質平的「骨學。」

張風是個小人物，兩隻眼睛鬼漬漬的。

他拚命般的追上了質平，滿頭都是汗。

「病房裏出了問題嗎？」因爲他們從前並不十分熟，質平覺得驚訝了。

「不是的，不是的，」張風一面喘息地拭着汗，兩隻眼睛更透着鬼瀆瀆了。

「慢慢說，到底什麼事？」質平彷彿擺出師嚴的架子來。

「學校——被——搜查了！」

「什麼時候？」質平的心裏突然一跳。

「方才不久，十點鐘的樣子。軍，警，帶紅帽籠的，穿便衣的，來了一汽車，從宿舍後門進去，斷絕了交通。羅依森先生出來問，他們只說，『你是外國人，沒有你的事，』然後挨屋搜檢；床底下，字紙簍裏，破襪子堆裏……沒有搜不到的。……」

「到底搜着什麼了？」質平着急地問。

「什麼也沒搜着。……結果帶走了三個同學……三年級的魏鏗，汪昨非，一年級的何丹。……」

「什麼罪呢？」

嫌

「沒說，……也許有人給寫黑信了。」

「這是必然的，必然的呵！」賈平彷彿猛然有所警悟。「犯罪不必有證據。意識犯罪有什麼證據呢？……嚴格說起來，現在遼東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有着犯罪意識的。……呵，百分之八十，恐怕還不止，還不止，……」

「意識裏面的東西還算證據嗎？」張風的睛珠轉了轉。

「你想，失掉了國家的人沒有不對於他的國家有深刻的懷念的，這懷念就得算犯罪。……他們很明白，連偽證都不用造。」

「這件事怎麼辦呢，大夫？」

「我沒有方法。我自己都沒有保障，還要……」

「找找外國人吧？」張風攔住說。

「只好如此，……不過，外國人也是不大好使的。」

「……………」

「我還是趕緊去找了大夫吧。你回去，和同學們去見見校長。」

質平說完了話急急走去，好像張風在身後還在說着什麼，興奮之來使他幾乎不能理解；彷彿一個巨大的冰塊當頭壓下，他打了一個寒噤，垂下了頭。

……………

質平依然整天地忙着：在割病室，在試驗室，在講堂，……有了剩餘的時間還要到處去跑。隔幾天回到家裏，母親還要問：

「沒什麼事嗎？」

「沒有。」質平常然不便把心中話說給母親的。

「風聲很不好，你也要小心些呢。」

「唔。……」質平也不加絲毫的辯解。

然而母親的話確是有點兒道理，情勢真個有些嚴重了。學校遭了搜查之後，醫院也常有陌生的人——說着極不靈通的中國話的人——來調查了。捉進去的學生至今還不見出來，質平和丁生跑遍了一切的一部，「一切洋人的家，沒有辦法。風聞這三個人死却沒死，然而受着許多極刑，誰知道他們在半瘋狂中講出些什麼！」

丁生去見郭老保，知道這三個都是他供給着的窮苦的學生。郭老保說：

「事情難辦，我若一出頭，不更惹出一些說法來嗎？……這是命運，不是人力可以免除的。」

丁生雖然心裏笑着他的迂腐，却也覺得真是沒有辦法。

「我們走吧，」有一次丁生對質平說。

「走到哪裏去？」

「回國呀！」丁生玩笑地說。

「難道再作一次亡國奴嗎？……這……我已夠了！」

丁生一笑，心裏想着別的事情，也沒有再理賓平的話。

霜降早已過去，木葉紛紛落下，時候已是逼近冬天了。遼東的法網的冷酷殘暴早已超越了未來的隆冬。人們含着恥辱和憤激走進去，然後再帶着重傷和悔罪走出來，其實這樣走出來的人還不及那永遠沒有走出來的人的一半。

這種輕易加人於罪的事情，據官方的私意不過是一種考驗，不一定是真要犯罪的。常常以恐怖震動着人心，以免發生異圖，確是征服者的心理。

於是一些無辜不青不白地被投入了這可怕的熔爐，究竟是「爲什麼」或「怎麼樣，」自己都弄不清楚。中學校長，小學校長，以及牧師，傳道士，教員，……陸續地去嘗試這種新的教養，恐怖的雨洒遍了摩登城。

刑罰呢，也不像二十世紀文明的刑罰，除了像山裏土匪所用的「撥肋條」，「灌洋油」，「灌辣椒水」……之外，還有更新的刑具。

東壩小學的校長被捉了去，據說是因爲一封信，（鬼知道）廿天之後出來了，躺在床上，不能起來。人去看他，慘極了，胳膊，大腿，前胸，後背，都沒有皮了，眼睛像瘋子的一樣。

據說，他受盡了一切酷刑還是沒有口供，他們便領他去嘗試那新的刑具，新刑具是一架木籠，却又不和那示衆的「站籠」一樣，四面裝好密排的釘子，釘尖向裏，裏面的空間將能夠站得一個人。站着當然沒什麼，却不能動，一動就得碰上釘尖。誰的腿能夠永遠站着不發痠呢？

這位犯人被引到裏面去，關上了門，他看見密排的釘子四面截來，却又不近身。起初，感不到什麼，漸漸，身上的舊創隱隱作痛了，骨節發痠了，週身的脈管緊張起來，

後來簡直立不住了，渾身如同要癱倒一樣。然而癱不倒的，你一動，便戳到釘子上，刺骨地痛。只好站着了。時候一久，頭暈眼花，全身發顫，全部神經痙攣，臟腑全部懸提起來，一切肌肉都緊縮；於是涕泣屎尿都出來了。身子癱起來，掛在許多釘子上了。最後，已入了半死狀態，他只好說：

「你們讓我怎樣供，都怎樣供吧！」

他求着急速死去，人家却偏不許，還要他出獄養傷。肉體的傷痛是可以養的，精神的傷痛怎樣辦呵！他已成了半狂人了！

「這真可怕，」質平聽了這故事，覺得心臟漸漸地縮緊，同時窒礙了呼吸。「真是可怕的時代生在可怕的國度裏了！」

彷彿大難就要臨頭似的，質平的心一天一天地覺得笨重了。其實他對自己的懸心倒輕於對別人的同情。夜裏風沙掃到窗上，「殺！」他會從夢中醒來，彷彿面前就出現了

沒有腦袋的，遍體鱗傷的，胸口流着血的鬼影。

「這不是可笑嗎？科學家不應該這樣的。」他清醒過來，拂拭着額頭的冷汗，輕輕地嘲諷着自己，但是再遇到這樣風聲鶴唳的事情，那種恐怖的心情又鬼魂也似地出現了。

總之，質平常是下意識地感到不吉的預兆。

一天早晨，天上如同淡淡的蒙上一層白紗，日光弱到幾乎穿不透這白紗層，冷風像刀子一般，雪霰在空中飄舞。質平常早已起來，還沒有到醫院去。忽然丁生氣急敗壞地跑了進來，還沒有摘下帽子來，便喊道：

「怎麼辦？郭老保被捕了！」

質平常從丁生的眼裏看見了過量的驚恐，彷彿郭老保的被捕是一件大有關係的事情，他故意冷然問道：

「今天嗎？」

「今天早上四點鐘，天還沒亮。……他家裏打電話來……」

「捕到什麼地方去，還不知道吧？」

「不知道。……呵，醫院裏說是××軍司令部，……也不一定……」

「那……這樣，除了我們先託人到部裏問問之外，是不需要任何急躁和發神經的。……這種事都算不了什麼意外。」質平極力鎮靜地說。

「還有，你應當先到什麼地方躲避兩天……」

「又來了。原先我不回來好不好？……丁生你要耐性些！應當做的事情多的很，是三十六着中最漂亮的一招就夠了嗎？」

質平笑得像鷺鷥聲音，丁生生上一陣發悚。

「那末，我先去打聽吧，」丁生說。

「好吧……不要慌，鎮靜是成功之母，慌起來會誤事的。」

丁生在質平的諄諄勸告聲中，點一點頭，仍是慌張地走出去了。

「快了！漸漸來了！」質平的頭低下去。

三天以後，郭老保事情清楚了。押禁在××軍司令部，罪名是「反遼」罪名是這樣定的：

「你是哪國人？」問完了名姓以後，繙譯官又這樣問道。

「中國人。」郭老保從容地答。

「你是××黨嗎？」

「不，我是基督教徒。」

「你反對××嗎？」

「當然反對。」

「調查團的文件都是你弄的嗎？」

「不錯。」

「你們同謀一共有多少人？」

「只有我自己。」

「說謊！」

「你看我是說謊的人嗎？……我是基督徒。」

「你的話都可靠嗎？」

「當然可靠，上帝可以作證的！」

「你知道你的罪名很大嗎？」

「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死後要有臉面見上帝的。」

「押起來吧！」××法官命令說。現在究竟該着怎樣判決還不知道。

又過了一個星期，張風也失蹤了。

六

大雪漫着山野，「爬犁」在江上飛跑，樹頭上積着兩三寸厚的冰花。新年近了。

在西僑區，聖誕節的點綴是何等的極盡匠心呵！家家都以不小的價錢從農民手裏買到才從山中砍下來的小松樹，埋植在庭園中和客廳裏，上面裝好了各色的蠟燭，紙條和糖果，準備到了聖誕節的晚上，在頌詩祈禱的時候，遙祝故國的康甯。

醫院裏的病人這幾天也是喜形於色的，他們知道教會的大典不久要舉行了。到了日子，將會有些慈善的老太婆，小姑娘，贈給他們一些東西——糖果，小手巾，小聖誕老人，……——安慰他們這些長久臥病的孤寂的靈魂。

廣平的心裏却沒有快樂。他想時候快要來到，遼東人最末的命運就在眼前了。

「這樣是不成的，」他想，「我得離開這地方，……往南去嗎？……當然不，那是沒有出息，……要往北去！……我爲什麼這樣的猶疑呢？……鋼鐵的手……」

廿五日早晨，天還沒有亮，有人把質平的臥房敲得山響。半夜敲門在大夫們看來是很平常的事情，因爲急症求診是天天都有的。所以質平泰然地起來把衣服穿好，開了門，門外站着一個聽差和一個面孔很生的青衣人。

「有急症嗎？」

「外面有人請大夫去，有要緊的話說。」青衣人說了。

質平心裏怦然一動，彷彿有些明白；但是事已至此，說不上不算來，只好走出去。

一到會客室，更爲恍然了。黑壓的十幾個，有的是使衣外國人有的是武裝的遼東國憲兵。

「什麼事？」

錄

「請謝大夫到軍部去談話。」一個武裝憲兵說道。

「好，我就去吧，……我得穿上外衣。」質平說着走到更衣室裏去。

過了兩分鐘，聽差把外衣拿來，質平穿好，窗子外面有丁生的腦袋一閃，隨後便有另一個聽差給他送進一盒烟，低聲說：

「謝大夫把烟忘記了。」

質平的心裏一動。不會吸烟是誰知道的事情，……那末，這盒烟顯然和丁生是有關係的。

「好吧，」質平接過來塞在口袋裏，然後出來，接着便被這羣人擁着上了汽車。

時令正交冬至，天明以前乃是「小鬼噉牙」的時候，質平雖然穿着皮大衣，仍是覺着發抖。車子開足了馬力，在朦朧中兩邊的房子便向車後倒下去。大家都不說話。彷彿車窗縫隙帶進來的晨風，噤住了每個人的嘴。

沒有十分鐘，車子便停住了。質平從車子裏出來，天還沒有亮，隱約中看見這「部」的左方有一座龐大的，黑巍巍的建築物，頂上彷彿立着一個十字架。

他暫不去想這究竟是什麼地方，機械地被人擁進門去。走進的時候，還有武裝兵士要了幾次口號，才得過去。

終於他們來到一個過道，旁邊有一個門，裏面亮着綠色的燈光。一個便衣人進去了，啾咕了半天，然後出來說：

「先到招待處去，午間再問吧！」

質平又隨着他們繞過幾層小院落，到了一帶小屋，他們讓質平走進去，留下一個兵，看守着。

這時天光亮了，凍雀在簷際鼓噪，屋子裏雖然有火，却是奄奄一息的。質平的身上發緊，脚下發僵。

看守兵抱着槍直要打瞌睡，却又不肯睡去，時時用着倦眼賊溜溜地向賈平這裏看。

「翹吧，老總？」賈平同情地問道。

「翹，」那個兵懶懶地答道。「昨天夜裏沒合眼，今天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脊樑才能貼着床呢？」

「你們比我們苦得多呀！……吸煙嗎？」賈平忽然想起來一件事，手插在口袋裏，却不曉得後邊這一句話倒像似一杯白蘭地酒給了對方一種深深的興奮。

「你是當大夫的，比我們強，……不過，有煙應當在這裏緊着吸，若是倒靈定了案，押到裏面去，是不准吸了。我不是那種厲害人，我還有點人心，……老實說，這看守兵不過是人家的一條狗，能夠幹別的，那王八旦才幹這不是人的事情呢！……我們都是一國人。」

「你真說得對，老總，……來一支，」賈平把一支「白金龍」遞給了那個兵！那兵

就滿面笑容的接了過去，然後轉到爐火那裏，把紙烟伸到爐裏去。

質平利用這機會在烟匣裏搜索，好容易才看見畫片上寫藍色字：「莫忘老蔡，勿得罪，要利用！」質平的面前彷彿閃着一線光。

這時看守兵還沒有燃着他的烟，看樣子真着急。質平便走上去說，讓我來吧，他把那張畫片就火上燒着，然後抽出來替看守兵燃了烟，然後自己也取了一支吸上了。

質平本來不會吸烟，一進口就嗽得要淌眼淚，看那兵士倒吸得很泰然。

「近來案子很多？」質平問道。

「多得很。都是糊塗案子。……爲什麼要抓，誰也不知道。……反正是抓完了你們，再砍我們。」

一個兵竟覺悟到這般地步，使質平大大的驚異了。他又聽那個兵繼續往下說：

「等一下，就過堂，……現在我們都很客氣，過完了堂，定了罪，那就兩樣了！……

告訴你，不要怕，有的就說，沒的就不說，不要亂說，該怎樣就是怎樣。……若是把話說錯了，比什麼都厲害！……這裏的非刑，嚇！……比槍斃都難受！……嚇！」

太陽升起很高，照在窗子上，從玻璃透過來，質平就坐在這陽光裏面，這是他平生第一次覺得陽光的可貴，他想：

「盡量的享受吧！這許也是我最後的太陽了！」

隔壁一個院落，響起來叮噠的鐘聲，質平一抬頭，原來昨夜所見的高屋，竟是南門外的大禮拜堂，這聲音是招呼耶穌的門徒來作慶祝式，不久在樂聲洋溢中，聖徒們快樂的魂靈就會隨着這廣大的音流飄到天國去了。郭老保是不在的，大家一定要藉着這個機會深深思念他。教堂和司令部的對照是何等尖銳啊！質平覺得這裏是地獄，不，還是說煉獄好，因為他希望不久就要受到比教堂還要豐富的教養。……

「我要吃飯去了，……你要餓，給我錢，替你帶包子來。……」

「好，謝謝你的好心。」質平的思路打斷了，掏出一塊錢給了他說：「你隨便吃什麼，給我帶點回來就可以，我不怎樣餓。」

眼瞧着看守兵走出去，倒鎖了屋門，謹慎地，察看了窗子，然後去了。這是他的責任呵！

終於在下午三點鐘的時候，質平被傳上去過堂了。

他隨着另外一個看守兵，一面穿行着幾道長廊，一面心裏打着主意，好像小學生應考時一樣的着慌。

一進門，一陣紙烟氣向質平撲來，眼前像是蒙着一層霧。

質平喘息了一下，漸漸的，好似重新清醒過來。屋子裏的佈置很簡單，一把椅子，一張桌。椅子上坐着一個穿黃制服帽上有一道紅箍的軍官；棹子上坐着一個便衣人，一

時還辨不出來他的面孔。

「謝質平到！」看守兵喊着說。

坐在椅了上的軍官點了點頭，然後用着生澀的中國話問道：

「你是謝紀平？」

「是，謝質平。」

「會治病？……共產黨的有？……反對……」

「是，當大夫。沒有人過什麼黨。」質平漠然地答着，一面在想怎樣脫除這場危險，——什麼應當說，什麼不應當說，彷彿他也覺得守經不如從權了。

「王八旦！……共產黨的有！」軍官忽然暴躁起來，似乎也是由於他舌頭的生硬費力。他幾乎要跳起來，喊道：「腦袋！……牆！……」

看守兵好像是受過訓練的，聽了這不像一句話的命令，馬上向質平撲來，拉過他的

膀子。踉蹌地拖到牆根，然後用兩手抓緊賈平的頭，往牆上撞去。賈平很聰明，倉促間要想個應付的辦法，他知道腦袋無論如何硬不過磚石的。他懂物理學，他想應用一種學理來減輕這新刑罰的力量。當他的頭被推着往牆上撞去的時候，他自己也隨着這種力量往前撲，同時却把頭頸部的筋肉緊張起來，減削外來的撞力。果然——

「嘭！」

他覺得腦袋有點兒暈，再來——

「嘭，嘭，嘭！」一次比一次增加了痛楚。可是他覺得老是這樣撞起來也不是玩的，於是他使喊：

「啊呀，……啊呀！」

看守兵似乎看他不起，一面掃，一面說，一沒骨頭！這樣就叫喚了！真沒骨頭！
賈平雖然想盡方法，還是覺得痛得很，暈得很。

忽然掉上的人說：「算了，不用撞了，」跟着他又和那軍官說了幾句，便向前走來。

方纔甦醒過來的質平仔細一端相這個人，他幾乎要叫了出來：「蔡卓文！」可是他又用力把聲音咽下去了。這個人彷彿並不認識質平，直着眼，走到面前說：

「問你話，怎麼不說呢？……你不是××黨嗎？說了就放你！」

「我不是。」質平哪能這樣輕易受他的騙。「我只知道治病。」

「你狡猾就算得了事嗎？……人家說，你組織過『讀書會』，『老弟團』，……」

質平稍微放了心，因為他並沒有提起東山裏的關係來。他倒是組織過學聯會，後又組織過「少年團。」於是他又緩緩地答道：

「當真什麼也沒參加過。」

「放屁！……媽巴子！……」他把嘴裏的紙烟頭向着質平的腦門子拋來。立刻質平

的腦袋上就覺得被火燒了一下。

「啊呀！」

隨着那軍官又向賈平的身上找補了兩腳。

不知爲了什麼緣故，便衣人又向那軍官囁咕了幾句，於是那軍官便向看守兵招了招手，兩人便出去了。屋子裏只留下了便衣人和賈平。

「你認識我嗎？」便衣人突然意外地問道。

「我想是……恐怕……是蔡先生。」

「你爲什麼犯了這樣重的罪案？你知道，『鬼兒』是不講情面的。」

「我根本什麼都不知道，我睡得好好的，……」

「這屋子裏就是我們兩個人，你可不許騙我！……有個叫丁生的說你這人還不錯。」蔡卓文的面上浮着狡獪的笑色。

「你放心吧，蔡先生，……一切都是實話，……決不能白了你這番好心。」質平的心裏也自是雪亮的。

「我告訴你，你這事情是被人攀出來的。」

「誰呢……？」

「你認識郭保羅嗎？」

「那是我們的舊先生，却沒有交情。」質平支吾着。

「咳，郭保羅是不會攀你的，那是一個漢子。……你認識張風吧？」

「不認識。」質平自然不能承認，因為他不知道張風是犯了什麼案子。

「就是這個人把你攀出來了。你說不認識也不中用，他是你的學生。」蔡卓文笑着

說。

「唔……也許……那……你費心對一對口供才好！就是學生，我也是和他沒有關係

的。……他犯的是什麼案子？」

「告訴你吧，他也是反遼的嫌疑犯，不過你却是他攀出來的。」

「這……」質平的眼裏冒了火，心裏恨着張風，又可憐他。

「那由不得你，進來了，出去就不易，……我能盡力的地方，當然盡力，……現在只好屈尊你了。」

「……………」

「告訴你，就是放你出去，你也得離這裏，你知道『鬼兒』不要你們這些知識的人，不然，一次以後說不定還有……」

「唔……」質平心裏想道，「當然是走的，這裏有什麼事做呢。」

「你先被被屈。……不好，『鬼兒』來了！——他警告質平說。「媽巴子，淨瞎說，……明天對出口供來，斃了你！」他說着給了質平一個大嘴巴，質平的臉上幾乎冒

出火來。

「這小子，……」

質平心裏正在要罵，隨着皮鞋聲走進來兩個「鬼兒」和看守兵。「鬼兒」看見老蔡打質平，也跟上去踢了兩腳。

老蔡連忙攔住他，咕噥了一陣。然後命令看守兵說：

「帶下去……押起來混蛋！」

七

囚牢一簇簇地列着，如同四面透天，分着格限的匣子，又如同陶煉野獸性子的狹籠，每一面並列着四個木棚，木棚上「下」着鐵鎖，外面是狹長的甬道，通到更爲黑暗的處。每個轉角處站着兩個全副武裝的崗兵，這裏面終年不見陽光，也可以說這囚牢

的歷史中就沒有寫着「陽光」兩個字。

住在這裏面的人常是被養成一種暴戾性格的。——這與原來的用意不合了。——這是由於和一般人類隔絕，暴戾雖然生於氣憤，寂寞也是要緊的理由，寂寞能夠殺害靈魂，也能把靈魂化為燒起來的火。住在這裏的人自然有些是根本就不能出去的。出去的人本來應該化小人為君子了；事實是恰恰相反，綿羊都變成猛虎了！這就是二十世紀的監獄教育！

近來這地方更加沒有理性了。看見着犯人一天天地增加起來，却又都是刑事嫌疑犯，牢頭的臉相常常是拉得很長的，沒有笑容。在這類犯人身上取得出油水來簡直是作夢了，牢頭心裏很明白。

也許是因爲優待的緣故，質平被送進一間人數較少的牢房裏。

木柵「呱嗒！」一響，質平被推進去了，彷彿他還有什麼話要說，一回頭，一個魂

靈都沒有了。他只好轉過臉來，欣賞這新的環境。這是沒有任何陳設的一間屋子，有一股陰寒騷臭的氣味。圍着四面牆根，踞坐着七個人，彷彿像擺了一盤棋。

「坐在這邊吧！」聲音從靠近木棚的角上傳來，是個乞丐樣子的人物，他說着話往裏蹭一下，把靠門的地位讓給質平。

「什麼案子。……你犯了什麼罪？……」大家用一種關心口吻問着，彷彿見了親人一樣。質平的心裏立刻覺得溫暖起來。等他把自己的官司詳細講明以後，裏面中間一個年長囚犯向那個乞丐樣的人喝道：

「嗎啡！往外去！把地方讓給大夫，……讓大夫往裏點，小心。」

「那我不也一樣怕冷嗎！……他是後來的……」

「扯王八蛋，你算什麼東西，……嗎啡！……你不願意活了！」
那「嗎啡」沒有辦法，懶懶地往外挪。質平倒覺得不好意思說：

「我在外面也沒有什麼，……」忽然覺得身旁被人拉了一下，也莫明其妙，只好陪
着那隻手蹭了上去。

坐久了，質平漸漸看清楚了這個屋子裏的一切，而且是在這七八個囚人中間也劃着
很嚴的階級。

靠裏面坐着的兩個犯人年歲都很大，好像是死囚，都是刑事案子，坐監很久了。右
面有兩個人是小絡，眼睛賊光光的。左面坐在質平的上手是一個江洋大盜，粗壯，凶
狠，腳上帶着鐐子，整天不說一句話。靠着木柵的是兩個扎嗎啡的，他們都叫他作「嗎
啡」，好像是在囚犯中最沒有地位的人。

時光過得很慢，免不得低聲閑談消磨這冗長的日子。大概差不多都是談着自己的一
些往事，當然都是露臉的：例如裏面叫作李四爺的那老者述說從前怎樣用一把匕首殺了
七個人；右面兩個小絡誇言怎樣盜過依將軍的首飾庫。「嗎啡」是沒有可說的，好像根

本就沒有講話的資格，而且大家常是拿他倆尋開心。最特別是那個江洋大盜，他老是不說話。整天撫摩腳上的鐐子，像在思索什麼；有時好像自言自語，隱隱聽到「媽的……劈了你們……」這類話頭。雖然這樣，大家連裏面的老頭子們——却非常敬重他。

每天都是一樣。寂寞也一樣，大盜鐐子的鏗鏘聲也一樣，大家的談話也一樣。寞寂是能夠殺掉人的靈魂的，大家抗拒寂寞的武器却是這千日一般的談話。這不也很可憐的嗎？賈平想。可是當他們每日把舊話談得興高彩烈的時候，好像只有這才是犯人的生命，牢獄中才有活氣。沒有新的生活，生命就會枯掉；於是這重複的談話就成了犯人延着殘喘的最後呼吸了。

但是在牢裏，談話是犯禁的，延着殘喘也是不應該的。當大家談得正起勁的時候，時常因為遠遠傳來的一種聲音便寂寞下來。這聲音好像發自不可知的遠方，「啾，啾，……」像是鐵器敲着石板在昏昏的夜光下——因為這牢裏是沒有白晝的——簡

直是敲着人們的心扉，每一敲，質平的心裏感到一下劇痛。不錯，就這樣，敲斷了多少犯人的生命，或者——把青年敲成了多少白髮叟。

「咄，咄，……」的聲音漸漸近了，漸漸聽出來是有人在行路，屋裏寂寞到可以聽見跳蚤吸血的聲音了。

「媽巴子！混賬王八旦！又犯瘟病了，老是說，不怕老爺的棒子嗎？」這一通臭罵接着便是「咄」的一聲，不知打在哪個木柵上，「老爺不是黃剝皮嗎？不錯，早晚剝掉你們的皮！該死的，混蛋王八旦！」

這一通臭罵一共沒有十句話，他却能夠一直罵出這幾乎有四百味的長巷去。黃剝皮，——牢頭——牢裏住得久的人沒有不恨他的，不過這種恨也只漫然的。像恨環境一樣：黃剝皮其實並沒剝過誰的皮，除了打過嗎啡鬼，和每天照例罵兩通之外，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暴政。

天黑了，裏面也看不出來，只好以「放茅」作標準了。一入夜，牢裏就得上封，上封之前說「放茅，」犯人要去把大小便都辦完，然後，落了鎖，早晨也一樣，天一亮就得「放茅」的，平時犯人要解大小便，要向看守請求，那便叫作「請茅。」

夜裏放茅了，就得睡，像「貼餅子」一樣，一個挨着一個排起來，側身臥着，大氣都不敢出一下。因為晚間是監獄裏最緊張的時候，一動，一言，或者無論有什麼聲音，看守聽見了，進門來就是幾腳。可是急切又聽不到呼嚕的聲音。你想，在陰寒的夜裏，處在這樣一種悲慘境地裏的人們，能夠睡得下去嗎？……

「放茅」的命令一來，知道又是天明了，再過些時候，便是吃飯，有人用盤子裝來些黑色的冷饅首，從木柵外面遞進來，每人兩個，由牢裏有地位的囚犯接過來，那末一點小的兩個，誰能吃得飽？可是第一天質平就沒吃下，送給身旁那個強盜了，「嗎啡」是只能吃到一個饅頭的，常聽分饅頭的人罵着說：

「嗎啡！少吃點吧！好拉屎，誰給你請茅呵！」

「餓嗎……」

「餓着點兒，少拉屎！……」

終於弱者歎着氣忍受了，無言地吃下那一個可憐的饅頭。

就這樣，又是一天。到明天還是「放茅」吃飯，喝水，——也和吃飯差不多——「請茅」，臭罵一通，睡不着……

賈平乍一進去的時候，心裏很慌亂，時常想着他的家，和丁生。丁生好像已在開始活動了，聽老蔡的話彷彿有些影子。可是什麼時候對質呢？說遠就遠！……他的心裏漸漸沒有恐懼了，有的却是悔恨。

這不是把時光白白的消磨了嗎？回國半年了，什麼都沒做，究竟是回來做什麼的？

「……說走，遲遲不走，淨給奴才們治病……真是錯誤！不成的，我得想法脫……」

遼東人是不能離開遼東的，他想。不過必得離開摩登城。他期望着趕快過堂。他想丁生現在也許把吃奶的力量都使出來了。

實在是沉悶，特別是對於焦急的質平，沉悶像一把刀子。他沒有方法排遣，只有和別人一樣的，在地板縫裏捉臭蟲。牆上的血痕不但是佈滿了，而且是重疊起來，像畫油畫一般，描了一筆又一筆。誰能講出這壁畫的內容來呢？……裏面潛伏着的許多人的憤怒和暴躁！

就這樣，一天一天過去，一切都一樣，冰一般的冷，鉛一般的悶，火一般的躁急！……

囚犯的唯一希望就是去過堂，縱是檣斃子，也算有個頭緒，比這慢性的自殺強得多，所以一有人去過堂。同屋的人都興奮起來，期待着，幻想着。過堂的人回來，大家的眼睛便像鷹一樣的搜查他的身上了。等到過堂的犯人垂頭喪氣的坐下去時，一切又都

一樣了：或是講着過堂，或是講着往事，低聲的咒罵便充滿了這間牢房。

這一次，大盜過堂去了，大家的心都在懸提着。久久的，終於他垂着頭回來了，嘴裏流着血手指頭流着血，眼睛裏發着瘋狂的光輝。他向例是不好說話的，大家只好都向他投來同情的眼光。

「媽巴子！只要老子出去，……幹個樣兒，……『鬼兒，』王八旦……要口供……作夢吧！……」大盜的口裏噁咕着，並不是專對誰講話。

屋裏人都不作聲，特別是那兩個「嗎啡」，因為他的脾氣不好。

「不要怨恨了，一質平由於同情的衝動，不由脫口講出來了，聲音很低。「你是一條漢子，這個罪受得不算下賤，是英雄，只要你出去，……」

大盜偷偷捏了他一把，說：

「少說廢話吧！」

質平用力把其餘的話嚥下去了，其餘的人往這裏看了看也沒有說什麼。

這天放過了茅，天氣特別冷，寒風像箭一樣，從木柵隙處穿過來，「嗎啡」們抖着發出哼聲。質平已經凍過四個晝夜了，所以還不覺得什麼。

大盜緊貼質平睡下，腳底下發出細微的鏗聲。「啍！啍！」的聲音又從遠處響了來，囚犯都噤住了呼吸，然後就是那一通罵聲起來了。罵聲過去，一切又都恢復了常態。

質平在朦朧中聽着人們的酣聲，今天不知爲什麼連「嗎啡」都睡得這樣快。忽然有聲音從耳後傳來：

「大夫，」質平稍稍吃驚，隨着就辨出來是大盜的聲音。「今天對不住你，因爲這裏多說話是危險的。……」

「沒關係，」質平輕聲安慰說。「我絕不惱你，我很同情你。」

「我知道你是一個好人，有學問的人，我是一個粗人，有罪的人，……但是我還願意做點好事，不殺我們人，……只要我出去，殺一個夠本，……」

「我明白你的意思，現在做山野英雄也是有責任的。我就是離開這裏，也不能往『裏』去，也是要往北去的。不過……」質平心裏想，大盜的罪案很重，一時怎能出去得呢？

「那更好，」大盜的聲音彷彿很高興，「你要往北去，就提東山好，有人照顧你。我不久就要出去了。」

質平聽着他的話，半信，半疑。

兩天光陰又木然的過去了，迎來了新年。沒有過堂的消息，外面的情形如何，質平也不得而知。

監獄裏也有元旦，囚犯們多少撈着點兒肉食，看守們分着班休息，這天夜裏放茅特

別早，彷彿放了茅就沒有事情一樣。接着那一通罵也來得早，而且比每天特別凶。可是犯人們知道，黃剝皮是想早去喝年酒的。

一陣痛罵過去了之後，便是輕微的鏗鏘聲，大盜閉着眼睛，像入定似地，誰也不去理。

一個看守過來了，是預備睡覺的時候，看守喝得醉醺醺的，提着燈。

「我請請茅，鬧肚子，」大盜向看守說了。

看守答應了他，於是另一個看守跟着他去了。這提燈的看守說：「誰還請茅，免得再麻煩。」賈平心裏惦记着大盜，便說，「我去小解一下。」

賈平沒有大便，只好到小便所，看守在外面等他。這天夜裏非常冷，尿撒在地上如同摔碎了玻璃。他縮着頸子走回來的時候，還是沒有大盜的影子。誰也不敢問誰，一個個貼起來，聽那在甬道遠端的風聲，像野獸嘶吼。

一個更次了，還沒有大盜的影子，大家的心情都有些異樣，特別是質平更感到一種特別的預兆。

忽然聽到「嘩喇……叭叭！」的響聲，接着便有人喊道：

「不好，越獄了！」這聲音隨着冷風的尖嘯向這牢房裏送進了恐怖，然後便是「砰！砰！」的兩槍。

所有的看守和衛兵紛紛出動了，甬道裏的脚步雜踏起來，牢裏却是一點聲音都沒有。

質平想起前兩天大盜的說話是有因的，這個越獄的恐怕就是他。外面亂了一陣又安靜了，一切又都照常，直到第二天早晨大盜還沒有回來。

聽說一個看守受傷了，被犯人用鐮子打在頭上，腦骨破了，還不知生死。又聽說他身上的「自來得」也不見了。那天晚上雖然搜查了全城，沒有得到什麼結果。

質平放了心，他知道這個英雄確是漏網了。

「我沒有這種能力和勇氣！真廢物！」他自己悔恨着。

就這樣，他胡里胡突地往下混去，直到胡里胡突地出了獄為止。

八

在質平出獄的前兩天，郭老保也出獄了。郭老保的出獄非常滑稽。原來他本不想再活着了，所以問什麼都承認了。他是毫無希望的，每天吃饅頭他都以為是「最後的晚餐」，靜待上帝的招喚。

却不料上帝正彷彿想這位聖徒開着玩笑，有一天晚上特別來了一名××軍官，找郭老保。

郭老保坦然地見了他。

「你是郭保羅？」

「是。」

「你的口供都是真的？」

「真的。」

「沒有翻悔？」

「絲毫沒有。」

「那，你寫遺囑吧！」

郭老保放了心，可有了出頭的日子。他想了想，說：

「若是讓我寫遺囑，不必寫，請你告訴我的兒子們，『好好的讀書，好好的信教。』」

「沒有別的？」軍官問。

續

「沒有了。」

「等着明天吧。」

軍官去了。郭老保深思了一夜，檢察了從前，預想了死後。他也久久地祈禱着。

第二天，外面叫着郭保羅的名字，原來是放他出獄。這道理，並沒有聖靈來啓示郭保羅讓他明白。

質平的被釋也是胡突的，沒有過堂也沒有對證，好像是到某天災難當滿似的。不過他一出來，兩件事情得了大白：他和老保的出獄並沒有什麼神祕性。丁生花了二百，陵山醫院花了八百。據說翻譯官都有烟癮，他們在沒有錢的時候，慣於這樣作作壞人又作作好人的。

大雪蓋掩了山野，憂鬱掩蓋了質平的心。這一番洗煉雖然給了質平很大的教訓，却仍有很大的矛盾在他的心裏發展着。這個地方確是難以久居了，半年的工夫。他找不出

來絲毫的路；而且蔡卓文也說過，這裏是不需要知識份子的。××人懼怕知識份子這是事實，看來他們常把無辜的讀書人捉了來，鞭打了，然後放去，使他們每天都覺得不能安全，於是他們紛紛的溜進關裏去。

進關的人多半都是帶着「志士」面孔的，臨走的時候彷彿是在對父老說，你們暫時忍耐着苦，等我們回來！但是父老們整年的作着這歸來的夢，這批人却是永遠不會回來的。靠着別人是不能成事的呵！喊了幾年收復失地不還是口號嗎？這個道理質平早就明白。

自己的病，還得自己來醫治；質平從英國回來時候，就有着這個決心。人事牽掛也可怕，他覺得在這藏一樣的人事裏，作為其中之靈魂的是丁生。

丁生是個熱腸人，他和家庭的關係都是丁生給拉起來的。這次一出來，當然先回去看看父親和母親。父親第一句話就說：

「丁生爲你的事一連三夜沒有合過眼睛呵！」

他感激丁生，同時他也怨丁生。好像這個朋友就是一副鐮子，使他不能從這無聊生活中拔出腳來。他想起「大盜斷鐮子的力量」是他所需要的了。必得要有那種力量，才能弄斷了鐮子，跳出牆去，擺脫這束縛心身的生活。他想着出了神，差點兒沒有聽見母親的話：

「丁生說的不錯，還是走的好，我也放心。」

「唔……」這簡直都成了丁生的代言人了，——賓平一面想。「走的，走的，媽，放心就是。——他想這是偷偷地在抖落鐮子。」

家裏都安下心去要睡覺了，他悄悄地溜回醫院去，爲了合同的緣故，在未走之前是不能離開醫院的。

臘月的北風吹着他往前緊走，聽着脚下積雪的吱吱聲音，大盜的影子在腦後跟着

他。

「要去就能會到他，東山好，強壯的小夥子，……用手劈斷了鐮子，……跳牆……」
賈平像符咒催着似的，往前緊走，和這人世別離了兩個星期，倒忘記了感到新奇。

使他感到一點新奇的却是在回到醫院之後，他感到了異常的冷落。隔壁一向是整夜亮着燈的張大夫住屋，現在竟成了漆黑。一問聽差，原來十二天以前他也進去了。據說中間還保出來一次，打得太厲害了，便回家去養傷，可是第二天，又被人家捉了去。

「還要猶疑嗎？」聽差走了以後，賈平想道。「大盜是勇敢的！……」

這一夜賈平作着惡夢：大盜自己向着胸前來一刀，把心提出來向賈平說：「你還不相信嗎？……早晚在這裏是要被殺的……」昏惘中，聽見些鐮子抖動聲，跳牆聲，放槍聲，嘶叫聲。……

第二天清早，丁生來了，把帽子往牀上一扔，說：

「恭喜，昨夜我可睡了一夜舒服覺。我聽說你出來，我倒溜了，不然我們誰也不能睡。……」

「你吃苦了！」質平感激得要流出淚來。「你想得太周到了！」他幾乎是嚙嚙有聲了。

「質平，不要那樣感傷了，……應當的，」丁生說，「我們不久要走了，我都辦好。我的事規定了，你的事還要在五天以後。」

丁生一氣說下去，都是質平所不懂的話，他有些驚駭了。

「那……什麼事。……哪裏……你……」他吃吃地說不清。

「北平，公聯醫院，我的接洽好了，你的還要五天，我們走吧，這裏不能留了，我們還是在一塊兒。」

「唔……」

無論在哪一方面，質平沒有推辭的餘地。他不能把大盜所給的刺激告訴丁生。他沒有推辭的理由，丁生待他實在太好了，能夠讓這樣真摯的朋友傷心到底嗎？

惟一的希望只是這件事情不成事實。

舊歷年關近了，山上獵來的獐，鹿，和野豬都上市了，人們的口涎流出來。恐怖也在人們背後流着口涎，人却不覺得。

恐怖像密雪一樣的，撒遍了山野，鄉村，和城市。

「肅清」的命令仍是往下延長，期間不知道。

質平想着走，又怕負了丁生，索性等着吧。一件事情不是容易做成的。質平的私心是希望丁生的失敗。

一天，質平將將喝過早茶，在屋子裏休息，丁生滿面喜氣跑了進來，低聲喊道。

「成功了！」

「什麼？」

「你的事情成功了，他們聘你二年……」

質平的頭上不會打了一個響雷！作夢吧？怎能夠呢？……

「我還是不想走。……」質平這話說得太勉強。

「怎麼？」丁生跳起來，眼睛發火，半天說不出話來。過了半晌，才遲遲地說：「質平，你還是這樣倔強嗎？……我相信，什麼事都是先爲你……」他幾乎嗚咽地說不出話來了。

質平的心裏有痛苦在紐結的十分厲害。他想勉勵着對得起自己，可是這樣却對不起朋友了。丁生是給他開關舒服生活的一個人，這雖然是出於丁生的好意，質平現在却不需要了。這道理不是丁生所能了解的。但是假若質平真個嚴詞拒絕了，丁生都許會要自

殺的，質平覺得這還不是辦法，他的眼珠一轉說：

「不要難過呵，我是說着玩的。」

「那，去嗎？」丁生高興了。

「去。什麼時候起身呢？」

「下星期……」

「太近了，我想總得要十天，準備一下，反正是不在這裏過年的。」

「那末，還是快些好，今天星期五，下星期六吧，晚車。」

質平點點頭，

「東西呢？你收拾好了，我給你運了去。然後你再慢慢來上車。」

「就這樣吧。決定走。」

丁生很高興。

在摩登城西門外有兩個大車站對峙着，就是有名的南站與北站。從前往北去的這條鐵路本來是屬××管的，往南却是屬中國管的。現在一改遼東，全是一家了；雖然是一家，仍然分作兩個站，這兩個車站相離最近，在站台上可以互相望見車頭的黑烟，和擁擠的乘客。

這天夜裏南站門前開來一輛小汽車，隨着許多行李和箱子跳下來一個年青的人。這個人是丁生。

丁生和質平約定是先把東西都帶來，而且買好車票等着他的，所以丁生一下車就忙得不開交，買車票，量行李，……終於他上了車，靜等着質平來到。

遼東青年人走路是沒有我們這樣闊綽的，不敢張大了聲勢，怕生毛病。所以沒有一個人來送站。

丁生耐心地等着，心裏因為說服了質平而感到了喜悅。二十分了，十五分了，……

五分了，質平還沒有來，丁生怕了，他以為質平又出了事情。想要退票回去找質平，又怕質平再來，他一個人，不能分身兼顧。真是急得要死……

這時候有一個青年人穿着重裘蹣跚地溜進了北站，默然買了到北江的車票，走進了月台，他什麼也沒有，只有一個小小的包裹。這個人自然是質平。

他從車窗裏遙望南站台上的車頭升了火。冒着黑煙，突！突！他想這是丁生在吶喊。爲了事業這樣難爲朋友，是痛心的事情！

質平望着那列車，心裏充滿了淒蒼，眼裏也發濕潤，心裏說：

「別了，丁生，對不起呵，丁生！我們見面的時候，便是重新對得起你的時候，……我騙你，是有可原諒的地方。你也許想不到我有這樣鬼蜮的心腸，也許以爲我遭了不幸，……但願如此……呵，丁生，別了！……」質平落下淚來。

汽笛「嗚」的一聲嘶叫，北站的車首先移動了。……

一道如墨的黑煙，漸漸地，把兩個朋友隔到更遠的距離。……